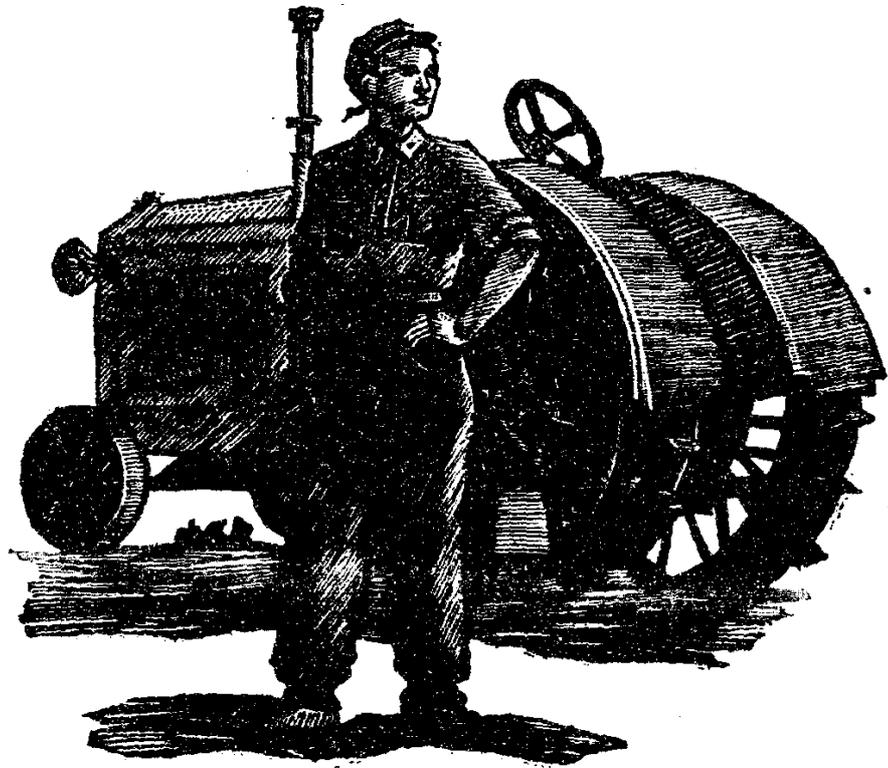


87
105010
11

天 驗

(上册)



考 驗

畢爾文采夫著

汪 浩 譯



著 者 像

太 行 羣 衆 書 店 翻 印

一 九 四 七 年

目次

楔子.....	1
第一章.....	5
第二章.....	9
第三章.....	14
第四章.....	21
第五章.....	25
第六章.....	35
第七章.....	43
第八章.....	50
第九章.....	58
第十章.....	64
第十一章.....	69
第十二章.....	76
第十三章.....	86
第十四章.....	103
第十五章.....	113
第十六章.....	115
第十七章.....	127
第十八章.....	131
第十九章.....	139
第二十章.....	146

楔子

南俄某飛機工廠底總工程師杜斌科早上奉召往莫斯科去，恰在當夜三點十五分鐘時，他就和飛機製造業人民委員一同謁見了人民委員會主席。談了十五分鐘的話。

杜斌科走出斯大林辦公室後，看見有兩個人接着走進去了。杜斌科認得他們當中一個是鋼鐵「大王」，另一個是鍋業「大王」。坐在那裏等候接見的還有三個人：他們是對全國負責製造自動槍，炸藥和採掘煤炭的。

杜斌科乘坐「帕卡」牌高速汽車在首都街道上急馳而過，奔往中央飛機場，在場口崗兵前稍停了一下，就聽見車輪滑得沙沙作響，還向裏駛去。一架「杜」式飛機張起廣闊的翅膀，騰空而起了。

乘客們穩穩地坐好，各自用棉花塞住耳孔。洛柏少校把那機翼上統路交，就交給副機師駕駛，拿出烟斗抽烟去了。洛柏少校是一個受處分的人，他覺得駕駛民用飛機只是他應該誠實執行的一種義務而已。

飛過哈爾科夫時，少校問杜斌科道：「風聲緊急起來了？」杜斌科喝完一杯燒酒，帶着佻皮的眼色望了一望少校。少校把手一擺，拿起他時刻不離的烟斗，裝滿一斗烟，嚥起傷了風的喉嚨說道：「我只是洛柏少校罷了，可是不知怎的，最近巴爾幹的情形，克里特島的戰事總使我不安，說句老實話，老玩着這個「土琴子」，也够厭煩了。」。「土琴子」，他是指「杜」式飛機說的。

他們飛過高加索的蜿蜒曲折的重山疊嶂，在梯比里斯降陸了。第二天少校得到杜斌科一封請求調他到飛機工廠工作的信，隨即駕着他的「土琴子」離開高加索了。他覺得工廠裏的工作較近於他所心願的機務活動，又可以擺脫這種「空中馬車」的職務。

杜斌科在清碧的礦泉旁停了車，伏下喝了一口水。汽車夫是一個格魯吉亞少年，他折了一枝石榴花遞給杜斌科說：「石榴花真好看啊」。路吞上到處都架有建築工人底帳棚。爆炸

805953

轟動山谷。在山嘴上鑿成收斂飛機的飛機庫，這是敵人底重爆炸彈都炸不壞壞。幾所巨大的工廠樓房快要落成，杜斌科已正它接收下來。這類的廠房，大家都叫做副廠。廠房裏暫時是空洞洞的。在不久前剛從山裏鑿來的灰色石頭還沒有粘上工廠煙囪裏冒出的尋常烏烟。

他從這條兩旁都是石榴樹的道路上又駛回山留環繞的谷壩上。這裏有含鹽質溫泉流着。杜斌科害了一場名聞希奇古怪的病，叫做什麼坐骨神經痛，簡直使他整整躺了一個星期，他以爲這是老年病。溫泉治療也幾無效果，可是必須起行，不能再逗留了。

他從那貼靠斷崖上的小車站動身時，有一個碧眼的微弱女子送他。某次他轉回旅館時，在棕櫚地遇見了她。她看見他痛得步履艱難，就來扶他走上石梯，隨後就時常看護他。他倆之間並沒有發生什麼關係，可是在分別時，她伸出嘴唇讓他吻了一下。當火車已在岩石高聳，樹木盤旋之間飛駛時，杜斌科才驚地覺到這次良遇之倉卒可惜。到了梯比里斯，他打一紙情意纏綿的電報給他的愛妻，純潔的宛柳，給那雙碧綠眼睛的女子寫了短短的幾行字，封上一片石榴花瓣。現在乃是百花齊放惹人醉意的五月啊！

在茂干地方，他遇見了一個瘦弱的人，滿頭黑色鬚髮，兩目灼然有力。這就是那個鋁業「大王」，杜斌科曾在克列姆里見過他。他帶了一大批載滿人員材料的汽車來了。他說，他要從那些滿地都是的淡紅石中鑿出鋁來。在這些淡紅石間長着青草，羊羣任意踐踏，真令人確信，自然界竟把這種燦爛放光的輕金屬這樣隨意拋散。人們跳下汽車，就張起帳棚來。轟然一聲，第一次爆炸響了。嚇得羊羣四散奔逃。蒸汽掘鑿機或大杓斗就一灼一灼的把淡紅石塊掘起來，傾到雅羅斯拉夫工廠製造的頭號載重汽車上去。

——德國每年出產三十多萬噸鋁，——鬚髮的瘦個子說。——他們甚至利用粘土來鑄化。好在我國明礬石多得很。杜斌科同志，你現在陪着的，就是將來你們的飛機？

在帳棚裏，他取出了羊奶乾酪，開了一瓶葡萄酒，請杜斌科吃喝。他們談話中說的只是關於鋁的問題。

杜斌科到巴庫時，又遇見了這回瘦個頭。他在那裏訂購鉻，從卡拉、布加茲載運天然鹽水來。他把最主要的軍用金屬鋁和鎂的鑄造工廠建築在靠近熱力根據地的地方，因為鑄化每一噸鋁都要耗費極多的熱力。

海上銀色生浪，似乎沖到了火車輪下。煤油塔到處聳立着，常常遇到地上泥土被煤油浸得黑濕濕的。在那從阿富汗吹來的乾風吹刷了的山嶺上豎立着長管大砲，對準天空。到處都建築有營房和小飛機房。杜斌科看見一架盤旋降落的飛機，正是他工廠中新出的產品。這種飛機還沒有大批製造，就已經出現在裏海一帶了。

——新牌子，——一個坦克兵上校望着窗戶外說道：——製造飛機的人們真有本領。

上校手裏拿着一份黨的機關雜誌。雜誌上載有各種標記符號。杜斌科向上校要來了這份雜誌，看見有斯大林寫的「許恩格斯論沙俄外交政策」一文，就潛心閱讀着。

——斯大林發出了警告，——上校說，——顯然我們的「朋友」有什麼動作了。

上校掏出了一本新「德俄字典」，一直看到馬哈赤—卡拉時還沒有放手。車上乘客大半都是軍人，他們也在研究德文。所有那些少校、中校、大尉等都是被派到西境防軍中去的，他們都在潛心學習鄰國文字。

在馬哈赤—卡拉，杜斌科接到了那個碧綠眼睛女子打來的一份電報，她憂慮他的健康。上校側眼窺見了電尾的署名，就使了一個眼風說道，「噫，偏有這樣的美女居然趕到塔格斯坦來找你了！我在舞臺上看見過她，雖說不上是什麼了不得的戲子，可是談到女子，她却真是一顆「綠寶石」。杜斌科把電報撕碎，帶着惋惜的神情把它一片片的拋出窗外，這些碎片就在陽光下隨風飛舞。他並不能說出這個女子有什麼好處。在天各一方時，他覺得她是更加可愛的。不過打電報到車上來，總像是臉頰相就。然而，這也許是一種誠摯純潔的感情罷。

車上有一個掌管紡織工業的大人物。他是從草原上來的，膚色黧黑，滿身灰塵。載送他的人都戴着毛皮帽子，穿着羊皮長靴。這些人把他送到車箱裏後，就坐着兩部舊了的「高」牌小汽車走了。這個大人物所管理的紡織業能供給幾百萬大軍底衣服，可是還不能令他滿足。他這樣着急地談論毛料，羊皮，彷彿已經到了冬天，風雪猖獗，很快就要穿上皮襖，踏上毡靴，戴上皮帽似的。

在車箱裏，飯堂裏，人們紛紛談到糧食，肉類，菜蔬罐頭，乾菓子，談到補充軍隊的馬匹和製造馬鞍、馬刀、馬勒等種種色色的問題。

人們各有各的緊急事務，忙得頭昏眼花，發密雷，打快電，簡直不能安眠，大家埋怨旅途太長。一有機會離開火車，就坐上飛機走了。杜斌科看見有許多軍事事務的使者，都像他一樣，由那位聖明人物派往全國各地。戰爭的災禍接近了，——急於準備對付它。

在饋水站，杜斌科遇見了他幼時老友特魯諾夫。他是一個騎兵將軍，奉派到烏克倫去的。在各大站上有各列兵車上的指揮官來向特魯諾夫作報告。特魯諾夫是帶着部隊一塊行進的。火車到達羅斯托夫時，特魯諾夫選到杜斌科坐的車箱裏來了，他們一直坐談到他下車的地方，羅卓瓦雅站，談過許許多多的事情。特魯諾夫向杜斌科說過斯大林在軍事學院舉行畢業典禮時的演說。大意是警告軍隊說，和平時期有縮短的可能。

頓巴斯焦煤提煉工廠底煉焦爐和冶金工廠底燃鐵爐騰起熊熊火焰。一團團的煙霧在堆得齊天的炭渣山上盤旋不已。令人猜想，也許是古代斯基甫部落酋長陵墓前簸揚着焚化祭品的煙霧吧！杜斌科服務的那個工廠是為頓巴斯供給鋼鐵和燃料的，這位工程師瞻望着這塊地面，不禁顯出一種兒子似的敬愛神情。

他們兩個老友在濕漉漉的車站月台上閒遊了幾分鐘。最後一次的開車鈴響了。杜斌科此時覺得這位聲譽輝煌的將軍依然是從前那個年少的騎兵偵察員。他們頓時年少了二十多歲，在臨別時作了一次熱烈的擁抱，彷彿從前出發去幹危險工作時一樣。

——我們現在不只是戰友，而且成了至親哩。——特魯諾夫興奮地說，——吉米什終究戀上了你的妹妹丹孃。

——你經過基也輔時，——杜斌科說，——到啟揚諾夫衛營看看，抱抱你的姪女兒。不過要小心一點，不要讓你的將軍制服被她弄髒了啊。

那個碧眼女子又趕來了一個電報，電尾寫着「吻你」字樣。杜斌科看了兩遍後，就想如對付第一個電報的辦法，把它撕掉。可是想了一想，改變了主意，就藏到衣袋裏了。

杜斌科到站時，宛柳在那裏迎接他。她依然是那麼清爽，鮮艷，落落大方，一看見他，就奔向他來。杜斌科抱住她，吻着她晒得紅艷艷的面頰。他立刻忘記了那個「青綠石」女子。他的兒子阿略沙在汽車旁等着，雙手抱住父親的頸項不放。杜斌科就這樣把兒子抱進了汽車，宛柳向他說：「莫斯科打了電話來。這是給你的信件，——她就一大包信件交給他。——可是……波格丹，你以後再看吧。我已經很久沒有看見你了，你又馬上就去忙你的工作麼？」

——他們叫我明天到莫斯科去做報告，——杜斌科說。——你知道洛柏少校已在工廠裏工作麼？

——他在工廠裏工作，——宛柳高興的說道。

——我的親愛的宛柳，看來，愈往下，勞心的事就愈多。我有時恨不得回轉到做學生的時代去……

第一章

杜斌科早上醒來後，把手從被子下抽出來。窗戶開着，一隻蜜蜂嗡嗡地飛進房裏來，往窗戶玻璃上撞來撞去。日光穿過幾株堅硬的槐樹幹，直射到鋪着花漆布的地板上。光線中有許多花粉飛舞，大概這是微風從附近田野中盛開着的蕎麥花和向日葵花上吹來的。蜜蜂又嗡嗡了一陣，飛走了。它那放光的翅膀閃了一閃。

杜斌科睡足了覺，腳痛得不那樣厲害了，作嘔和耳鳴也不覺得了。

在這六天內他會飛到莫斯科，又往烏拉爾，再轉回國來，當然是很勞累的。他在南高加索接收的工廠樓房，現在決定要作為製造新式驅逐機的工廠，他們廠裏出產的重飛機應在烏拉爾設立副廠製造。因為那裏離需用重金屬原料比較近些。人民委員會是這樣決定的。暫時在新廠址那裏除了幾座尚未落成的中央鍊鐵廠樓房，山，樹林和一块不大的長滿了小樺樹和雜着一些樹兜子的野地外，幾乎是一無所有。暫時拿來自寬自解的是：也許工廠無須遷移，也許戰禍會像以前一樣，不會波及到我國來的。在這樣的良辰美景中，那裏個得來想這些事情呢……

——宛柳！——他掀開身上的氈子，喊了一聲。

——醒了麼？——宛柳跳下床來，向他跟前跑去。——我悄悄地整了你好久，你却老是這意瞓着，連臉都看不見。我又想又猜：究竟醒了呢，還是在睡着？……

——你要是拿個枕頭向我一拋，馬上就可以看出來，用不着猜了。

——我怕！近來不知怎的，我怕起你來了。你這樣忙不開交，不是發脾氣，便是愁起面孔。儼然大人物一樣，幹的又是國家大事。

——宛柳，這都是過去的事情。趕快拿手巾來，我就這樣穿着短褲子到湖裏洗澡去。浮浮水，撲撲撲通幾下。

——不行，——宛柳厲聲地指着他說，——那不行，醫生絕對禁止你洗澡，並叫我看住你。

——寬容我一次，永世都不忘記你。

——請求也沒有用。

——哎呀，你真是我的護身人！——他隨手把她抱近跟前，俯首朝着她那嫣然半開的嘴上一吻，——這樣看來，我該成了老頭子一輩人了。不許洗澡！你說的誰？我麼？我是優等游泳家，並且是以前的冠軍哩！

——就是不許你這個游泳冠軍洗澡！

——她說罷，就往床上一鑽，把氈子拉來迎頭蓋住。

——起來！宛柳，起來！

他就動手搔擦她。搔得她一跳而起，哈哈大笑。

——波格丹，够了。和我躺一會兒吧。我們長久沒在一塊，簡直生疏起來了。

她躺著，借口說著。杜斌科伸開他強健的手臂，她就將頭擱到他那肌肉豐滿的臂上。她的栗色頭髮披散在枕頭上，搔得他頸上、背上發癢。他身體感到她的頭髮的搔擦，她的冷冷手背和肥肥大腿的摩擦，頓時起了一種不可形容的快感。他倆已經同居十年了。但他倆之間的情感並沒有冷淡。這當然都是她的功勞。她看見他額上起了一些皺紋，就連連吻著直到這些皺紋消失了方止。

——波格丹，當你同我在一塊時，我不願意你有什麼愁悶。你該好好休息，完全休息。你今天該把你的飛機完全從腦袋裏拋掉。我很快會要嫉妒這些飛機了。

——同意，同意。今天我就專門過一天家庭生活好了。可惜爸爸不在家，不然，我們今天儘可同他喝兩杯上好的葡萄酒。

——我可以同你喝。

——這點我絲毫也不懷疑，當然你能喝……

——那末，你以為你的老婆是個活瘋子嗎？

——差不遠。好，不要生氣。要是老婆不愛喝點酒，還能做什麼老婆。我在格魯吉亞遇見一個女子。眼睛碧綠綠的，頭髮金黃黃，圓圓的肩膀，很好看……

——請不要把你的情人底模樣兒描畫給我聽吧！

宛柳戲謔地打了他一下，並把纖細嫩白的手掌掩着他的嘴。

——宛柳，她並不是我的什麼情人，祇是個碧眼女子罷了。最有趣的是：她總是拚命喝酒，可是從來也沒醉過。有一次她當我面喝了一大杯醉得死人的格魯吉亞老酒，却一點醉意也沒有。

——想必是她那圓圓的肩膀幫她喝了……

——宛柳，不要吃醋，我連指頭都沒有挨她一下……

——我不吃醋，連想都不願想到這上面來……我們起床吧……

他們迅速起來穿衣服。陽光裏的塵埃在房裏飛舞。只聽得有輛汽車風馳電掣般駛過別墅前，把路上碎石拋撒得吱喳發響。在轉向沙泊去的拐角上，汽車叫了一聲。

——那一個傢伙，一清早就往城裏跑，休息休息不好麼。——杜斌科說。

他脫下身上的背心，摩擦着手臂。宛柳望了望他那筋肉發達，顯得熱烈的軀幹。

——波格丹，你很有力。打過人沒有？

——宛柳，你問得奇怪。從前大概打過人，近來却不會有過這樣的事。

——你能把我舉起來，舉到齊樓裏？

他就向她跟前走去。驀地聽得樓下有鎮急的語聲。杜斌科聽到是他母親底聲音。她在那裏極力低聲說着，大概是怕驚醒兒子。可是有個重濁喉音却在大聲嚴重地回答。杜斌科聽見是杜爾加也夫。

他把手一揮：

——廠裏又出了什麼亂子。

——常常這樣。每個星期日都是這樣，——宛柳生氣地說。

只聽見樓梯上一陣皮鞋聲，杜爾加也夫急步走進房裏來了。他穿着一套嫩青色服裝，胸前掛着紅星章。母親隨着進來，阿路沙用厭惡的，驚惶萬分地窺視着，連使女克拉娃也惶駭失色地跟在他後面走進來了。

——發生了什麼事情？——杜斌科問。——廠裏麼？

——同德國開仗了，——杜爾加也夫極力抑住惶急的情緒說。

——開仗？——杜斌科再問道，——已經開仗了麼？

——德國人今早四點鐘時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波里，日托米爾……突然襲擊。

空氣頓時冰冷緊張起來了。戰爭竟然來到了！各人面上都露着驚愕的神色。誰也沒有想把它掩藏起來。偉大的血的考驗開始了。杜斌科知道戰爭是怎麼一回事，彷彿戰爭這個字又把他的青年熱情喚醒起

來了。

——杜爾加也夫同志，你準備好了麼？——杜斌科問。

——準備好了。

——過十分鐘我們便走。我盥洗臉，請你即到汽車房去開出汽車來。我讓汽車夫休息去了。媽媽，請你把開汽車房和開汽車的鑰匙交給杜爾加也夫同志，讓他去開出汽車來…

——波格丹，吃點早飯吧，通通準備好了。

——趕忙吃點可以。

——好。

母親同杜爾加也夫走出去了。杜斌科把緊要文件塞滿一皮包，鎖上鎖。宛柳抱着阿略沙站在窗戶前。炎日照在她身上，她絲毫不覺得。阿略沙也睜着眼睛望着父親。母親和兒子都是驚惶不安的，可是並沒有搞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他們忽然碰到了這樣一樁可怕的事情，簡單說來，就叫戰爭。波格丹走到他們跟前，久久吻着伸向他來的親人們底臉。在這小孩眼中由於這種迥異尋常的親熱，忽然冒起淚珠來了，一顆顆往臉上衣上滾着。

——阿略沙，幹麼哭呀？

——丹姑媽同拉拉住在基世輔。德國人轟炸了基世輔！

十歲小孩第一次說出了這樣可怕的話：「德國人轟炸了..」。這話不像是出自小孩口裏，而是很嚴肅的，經過思考的。難道他兒子底命運也會像他在幼年時候一樣，要挨受苦難麼？他正是爲了要使兒女們過幸福生活，不讓人來驚破他們的甜蜜睡夢，所以才把自己的一生貢獻於製造軍用飛機，好來保衛祖國…他送了飛機到國防前綫。這些飛機正在那裏廝殺着…

第二章

道路兩旁伴着水溝，別墅林立。杜斌科把解輪一扳，輪胎擦着遮泥板一響，汽車就向池泊駛去了。岸邊蘆草旁有一些水鳥站着，鴨子在池裏滾來滾去。一個鬍鬚叢叢的漢子，穿着紅背心，坐在平底小艇

上釣魚。水邊搭板旁立着一個女子，穿着過節的衣服，繫着一塊鮮紅的頭巾。她大概是抽空從那邊屋子裏跑出來漱漱衣服的。兩華少年穿着羽絨襯衫，上罩一件褂子，走到食物攤前，掃興地站住了。攤子還沒有開門，當然還買不到燒酒。這是一個普通的星期日……

——幹起來了，——杜爾加也夫望着橡樹林邊說道。

許多紅軍兵士在那裏架高射砲，掘戰壕，砍小樹作偽裝。有兩個兵士從卡車上卸下密封加印的黃子色罐背到樹叢中去了。一個年輕中尉在那裏測量什麼。他一步一步地走着，擦得光溜溜的靴筒上閃出了一縷縷的反光。遼闊的碧空中浮着幾團白雲。汽車沿着被車輪碾光了的馬路飛駛而去。到了城邊了。在白楊樹叢和槐樹叢之間放着幾大桶汽油，附近不遠，排着一長列卡車。有紅軍兵士身穿新軍服，手裏握着大概是剛從軍械庫裏領來的半自動式的槍，站在那裏唱歌。軍官們在卡車前踱來踱去，隨手調整腰上懸着的手槍套子。槍套大概也是剛發下的，掛在腰上還不大習慣，不很方便。靴子沒有穿純，新衣褲也不很合身。銅盔懸在腰上，似乎還發出油漆氣味。

城裏街道上的行人比平常多了一些。一堆堆的人圍集在到處張貼着的莫洛托夫同志演說詞的面前。杜斌科停下汽車，走到街旁走道上看了這個有歷史意義的演說詞。宛柳和阿略沙站在他旁邊。他的母親綽綽，安得列也夫舅舅坐在汽車裏。他們同他一塊回轉到城中住宅裏。這時他深深覺到有使自己親人貼近左右的必要。德國突然侵犯的消息使他很為家庭擔憂。

——爸爸，真的打仗麼？——阿略沙問。

——真的，——他回答說，就把他抱上汽車。

——婆婆，真的打仗呀！——阿略沙說着，就磨起發白的嘴唇來了。

可是城市的外表仍如往常一樣。坐在街旁擦皮鞋的人有節奏地敲着刷子，無軌電車和公共汽車往來不息，電車鈴聲一陣陣響個不停。看門人沖洗走道，小孩子們在沙堆裏掘掘挖挖。

店鋪前出現了結隊買東西的人。

杜斌科把家裏人送回城中住宅後，即馳往工廠去。車上計程錶轉動間就轉到了十二公里。杜斌科在工廠門前發出了汽笛聲。守門人當然很熟識本廠底總工程師，但還是仔細檢閱了出入證後，才行一舉手禮說道：

——剛派了摩托車去接你。大概沒有碰上吧。經理同志請你就到他那裏去。

工廠經理舍夫科普梁斯剛把各工作間主任召來作了一次訓話。他皺起眉頭望着杜斌科，發了一閃眼說道：

——果然開始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戰爭。

——那末，就這樣吧。

——怎樣？

——就和他們打一打… 杜爾加也夫同你一塊來了嗎？

——是的。

——現在够他忙的了。看看德國人拿出什麼新技術來，馬上要發明更強的東西來和它對抗！現在在構造方面要打破一切陳規舊例了。對麼？

——不要緊，我們就來忙一忙，——杜斌科說。

——這般狗娘養的，居然轟炸了塞瓦斯托波里。真是些瘋狗！難道那裏的弟兄們，我們「黑海」的弟兄們也睡昏了麼？

舍夫科普梁斯過了二十多年的海洋生活。最後一個時期，他擔任重轟炸機底隊隊長。直到一九三三年，他才作第一次飛行，老實說，從這時起，他就開始成了空中「崗兵」，又是警衛他那親愛的「黑海」。他總是把黑海艦隊簡稱為「黑海」，真是無所不至的愛護它。甚至他現在根據黨中央決定在工廠工作時，也顯然對海軍代表特別優待，總是力求首先滿足他所心愛的「黑海」底需要。雖然陸軍代表常因此生氣，可是對他還是很尊敬的，因為他總算是個公正的人。不管他所愛護的海軍中什麼人因過失而受處分時，他是一點也不礙情面的。他總是把犯了過失的人找來斥罵道：「我敬愛「黑海」，這些不是

說。這「黑海」裏的臭魚我也敬愛！是吧！要是你想丟我的醜，你就到別的地方去丟，不要在我的工廠裏。是吧！你這個小傢伙，並不直接歸我管，是吧！可是，我要你爬着走的時候，你也就只有爬着走。懶得嗎？」

雖然舍夫科普梁斯脾氣暴躁，愛罵人，可是誰也不生他的氣。工人部稱他是「我們的上校」。他有時幾星期不出辦公室底門，而他的精神依舊是那樣興奮，那樣機敏。但是他總覺得在工業中工作苦悶得很，又想回到他的「黑海」去。今天杜斌科來時，看見他穿着整潔的軍服，胸掛紅旗勳章，知道他又在「想念海軍」了。

——波格丹，說句老實話，——舍夫科普梁斯站到杜斌科面前說，——德國人是個強敵。而且是消息靈通的。你看，他乘着什麼時候開仗，恰恰是我們生產青黃不接的時候。我們剛把「老母雞」丟掉，轉過來大批製造新飛機的時候，他就乘機開戰了。對嗎？

——可是，依萬、依萬諸准奇，我們總算送了足夠的飛機到第一線去了，暫時總够他們撕殺的。隨後我們再補送去好了。

——波格丹，第一線定遭了很大的損失，你明白嗎？突然的襲擊。照德國人的打算，這是勝利底第一個要素。他們以前是常常做到的，明白嗎？但是想這樣來襲擊俄國人，那他們就要撲個空的。是肥！只要我們不過早的喊起萬歲，萬歲來……

舍夫科普梁斯走到窗戶前，拉開簾幕。太陽就閃閃耀耀地照到牆壁上，照着擺在座子上的新飛機模型，照着整整齊齊排列在橙黃色書架上的金字書背，輝煌奪目。

經理瞻望着工廠樓房，飛機庫，溜油機，救火車，望着那修剪整潔可愛的一行行的草地。氣象台上懸着的汽球被風吹得一凸一凹；幾個紅軍兵士牽來兩隻銀灰色的防空汽球。大門口開來了一隊用汽車拉着的高射砲，往飛機場邊樹叢中馳去了。有一架「烏二」式飛機降落場中，捲起了一陣塵霧。人們把這種小飛機叫做「救火隊」。因為每逢什麼半製品「出岔子」的時候，通常是派這種小飛機到供給半製品的工廠去趕急取來。從裝置間裏拉出了一架新飛機。「烏二」式

機和這架新飛機比較，簡直像隻蒼蠅。這兩位在窗戶前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慣常事物，——在他們眼前呈現出來了。

這一切是多麼令人留戀難捨呵，——舍夫科普梁斯說，——每個螺絲釘都是人製造出來的。一旦把渺小的人從這裏運走，一星期後，這裏就會成為一片草場。把工廠從這裏搬走，人們也就會死亡。對嗎？你坐飛機去選定了地點……以防萬一。波格丹，難道真會要把這龐然大物通通搬走麼？難道德國人會飛到這裏來麼？他們竟轟炸了基也輔，塞瓦斯托坡里呀！這不是什麼利物浦，北明翰這類的英國城市，而是基也輔和塞瓦斯托坡里呀！對嗎？——舍夫科普梁斯往沙發椅上坐下。——今天我再想想，戰爭會使我們善良的人民遭受多大的災禍呵！我經歷過兩次戰爭，是知道這種情形的。嘿，德國！德國！——他一跳而起，在房中走來走去。——這個名字是很嚇人的。

一說出德國這個名字，就使你背上打冷顫，又像因為氣憤，又像因為害怕。要把德國這個名字打進鬼門關去！叫他做日爾曼人！日爾曼鬼子！說到日爾曼鬼子，俄國人是摸過它的，而日邊會摸它的。懂得嗎？只是要把自己的害怕心理根本剷除！在剛一萌芽的時候就剷除掉！日爾曼鬼子就是利用人民害怕心理，把整個歐洲搶去了……你說句天良話，今天聽見這個消息時，也有點胆怯吧？是的麼？

——有點胆怯，依舊、依舊諸誰奇。並且正是由於「德國」這個名字。

——你看，——舍夫科普梁斯笑道，——如果只是想到這是「日爾曼鬼子」，就決不會害怕的。所有這種心理作用都會煙消雲散了。各工作間就要舉行羣衆大會。拉莫且要你去出席機械間的會議。你把「德國」這個名字扔掉，把它譯成俄國人常說的「日爾曼鬼子」，不要空叫萬歲，萬歲，可是決不要讓害怕心理猖狂起來。我們定要把日爾曼人揍他個頭破血流。只要大家對他沒有絲毫怕意就行……是的。工作日要延長起來。也許要使一部份人過兵營式的生活，晝夜不離廠。有些人會徵入軍隊去。要把工作加以改造，使廠內能出產更多的飛機，比以前多出兩三倍的飛機。人民委員已經打了電話來了，懂得麼

「你不覺得可怕吧，波格丹？」

——一定辦到，依萬、依萬諾維奇！

——不空喊萬歲，萬歲吧？

——不空喊。

——那末，老弟，謝謝你！也許會要你自己來撐持一切。

——怎麼這樣？

——也許會有人想起我來，交給我隊把飛機帶？

——這是蠢想，依萬、依萬諾維奇。這裏正需要人…

——我知道這是蠢想。可是血在沸騰，手在發癢呵…

——那末，你就駕起飛機到天空中去翻它一兩點鐘半筋斗，讓腿輪來搔搔手心的癢好了。

——波格丹，不是這樣。時候到了，去吧… 扔掉「德國」這個名字。把害怕心理剛一萌芽時就剷除掉… 是吧！

第三章

德軍底鋼甲洪流幾乎在全部戰綫上都把蘇聯邊境沖破了，向東方滾滾而來。六月二十三日，意大利，羅馬尼亞和芬蘭都向我國宣戰了。這天晚上無線電廣播了邱吉爾底演說；杜斌科，舍夫科普梁斯、黨委書記拉莫且，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申斯基和杜爾加也夫都聚集在辦公室裏焦急不安地等着聽了。既然英國幫助蘇聯，那就比較遲疑一點了…

早上洛柏少校在工廠飛機場上降陸了，他是剛從前線飛回來的。飛機在路上幾乎遭了毒手。幾架「米」式飛機尾追不捨，開放機關槍，把機身機翼打了許多洞。洛柏少校在打傷了的飛機周圍視察，口裏咒罵不停。機上的紅十字符號不僅沒有起保護作用，而且更引起了敵人底注意。少校嘎起喉嚨叫油漆匠塗去機上的紅十字。油漆匠不肯這樣做，於是他就把日內瓦，海牙會議罵了半天，又罵這些油漆匠，不知怎的，罵他們是漆神像的。

開來了救護車接收受傷者。首先受到德寇打擊的邊防軍受傷戰士

躺在抬床上，這次戰爭的鮮血已開始浸潤到這些抬床了。杜斌科坐車趕到，即跳下汽車。

——洛柏同志，你好！

——波洛丹、彼得洛維奇，你好！——洛柏親切地回答了，

——不要覺得這樣辛酸，我們也要把他們剝成肉泥的。

——事情怎樣？

洛柏望了望杜斌科，不知怎的，他那雄健的嘴角上抖了一抖。

——現在我簡直莫明其妙。——他把手一揮。——一場慘劇……

德國人強盜般的轟炸了基也輔，這般蛇蝎，在「容克」飛機上畫着紅星徽。他們不像我們這些……有覺悟的油漆匠！叫他們畫紅十字，也推三推四……你看抬着的那個漢子……好奇怪的一個上校。打脫了中策騎，他還只是叫人把他送到司令部去。

抬床上躺着一個帶着半截墨色領章的參謀部上校。他的年紀不過三十來歲，臉色青白，顯然流血過多。頭上紮着綳帶，腳上蓋着一件血污斑斑的藍呢軍大衣，大衣上的釦子，金光燦爛。兩手筆直地伸在大衣上。似乎他在受傷時是立正站着，也就這樣把他載來了。一隻手裏死死地捏着撕破了的地圖，圖上畫滿了紅綫，藍綫。杜斌科彎腰去看他，他的眼睛微微睜了一睜，嘴唇微微動了一動，用命令的聲調說道：

——送我到司令部去。做報告。

——上校同志，我們送你到病院裏去，——接收受傷戰士的青年女醫生安慰他說，——那裏可以醫好你的。

上校又微微睜開眼睛，稍稍斜視，說道：

——我命令你們把我送到司令部去。軍醫同志，我命令……

——你命令把你送到司令部去嗎，——女醫生喃喃說道……

——是的。

上校閉上了眼睛。杜斌科和洛柏親自把抬床推進衛生汽車裏，上校點頭致謝。他手裏仍然緊緊捏着那副沾滿血污的地圖。把這位受傷的上校送往司令部去了。

——你看見過這樣的好漢嗎？——少校說道。————真是個英雄……你看，幾隻「米」式惡鷄……把我的「老母雞」啄成什麼樣子了！它們在科羅米亞附近趕上了我。就像餓狗覓食般死追不放。我使盡計策，才逃出這些黃口小兒的毒手。在德涅泊爾河以西都是低矮飛行，從山谷裏竄上鑽下。

少校跑到機翼上，拿着一塊黑炭把所有中彈的地方都劃上十字。——六上五處，幸好沒有打中汽油箱，不然的話，我們都會被火葬了。此刻乘你的弟兄們縫補傷口的時候，我們來喝一杯加上檸檬的白蘭地酒吧……

宛柳打了一個電話來，說接到了丹孃從基也輔打來的電報：「我們平安，吉米什入伍，我想到你處來」。

杜斌斜放下聽筒，沉思地坐了許久。吉米什、特魯諾夫本是一個溫文而有點懶惰，性格柔和，歌喉清婉的烏克蘭少年，難道他也去參加戰爭了嗎？丹孃和吉米什結婚不過一年多。他們是在雅爾塔認識的，那時吉米什在那裏攝製一九一八年德寇佔領烏克蘭的電影片。他們都是誠實純潔的青年，互相愛戀，情書連連，因離別而感受痛苦，終於成了夫妻。他們遷居在基也輔一個僻靜的藝術裏，享受無比的家庭幸福。不久以前，大約三個月前，生了一個女孩。他們常一同到店鋪裏去替小孩買了許多衣物和一張小床。吉米什幻想獨立攝製影片，現在……却入伍當步兵中尉了。照他的性格是不大適宜於戰爭的……

波格丹想起父親來了。他已有一天多沒有看見他，父親是個倔強的老頭子，在工作時只是拿對上司的態度來對待兒子。除非有公事，從來也不到兒子那裏去談談家常話的。波格丹接通電話準備間的現形電話，在銀幕上出現了他那個滿嘴鬍鬚的親人面容。父親沒有看見他，波格丹微笑地看着父親同一個人講了一句話，看着他撚了撚鬍鬚，隱了隱眼睛，就向着聽筒裏鄭重地說道：

——我是電話準備間值班匠員彼得·杜斌斜，

——爸爸，我就到你這裏來。

——發生了什麼事情？——父親驚慌地問道。

——不要着慌。丹孃打了個電報來。她準備到我們這裏來。吉來什入伍打仗去了。

父親拿出一塊手帕，抖了一抖，拭了拭額角，羞頰和額頭，

——沒有旁的事嗎？

——父親，大概沒有。

——那末你沒有必要到我們工作間來。不如去把那些自動車夫教訓一頓，他們藉口燈光管制，怕敞開門漏出燈光，不願把自動車開進工作間來。弄到只好叫粗工們大費氣力拿手車搬用貨物。你可以叫人在接貨處安上一個藍色燈泡。要知道，我們不是敲運針呵！

——好的……

波格丹關上了電壓間的電門。銀幕上的景色隨即消失了。接着唐義林走進門來。他眯睛望望沙發椅，彷彿請求主人允許似的，他就坐下了。

——唐義林同志，我聽你說，——杜斌科舉起銳利的眼光望着唐義林，顯得衰老而沒有體貌的面容。

——你聽麼？

——唐義林同志，我聽。

技術監督科主任唐義林是一個作事極端嚴格而準確的人。杜斌科不喜愛同那些技術監督科主任們幹不正當的交易。他的同事們却常常犯着這種毛病。各方面的極端準確周密，每個零件在技術上的絕對「符合」是使飛機裝置不發生間斷阻礙的保障。唐義林小心謹慎並且吹毛求疵地監督生產品，這是不合舍夫科普梁斯底心意的，因為舍夫科普梁斯喜愛誇大生產的百分數，有時甚至把沒有製成的產品和技術上有缺陷的產品都計算在內。杜斌科極力替唐義林辯護，終於是弄到舍夫科普梁斯一坯說道：「完了，帶着你的顯微鏡走吧！」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研究過歐洲工業底潛能和實力嗎？

——唐義林蹙起眼睛，把一隻文弱的手壺放在膝蓋上。

波格丹忽然看見唐義林小指上帶着一個戒指，——也許這是第一次看見，因為他以前沒有細看過。在銀箍上嵌了一個藍色寶石。大概

是一顆月亮石？——杜斌科想道。

——歐洲工業？——他拖長聲音反問道，同時就注視着談話人臉上的每一條皺紋來觀察他的神色。

——杜斌科同志，你用不着費力去思索它，——現在已經處於希特勒的歐洲工業是一個莫大的經濟，而所謂納粹黨却把它專一用來打仗。這裏所說的工業，包括有捷克斯拉伐克，匈牙利，奧地利，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希臘，挪威，比利時，荷蘭，法蘭西，羅馬尼亞等國的，——唐義林屈指數着，數到法蘭西時又重新開始屈着小指，指上底戒指發出昏暗的光彩。——我不來說波蘭，丹麥，西班牙等國的了… 六月廿二日所有這些都用來攻打我們了，專一攻打我們了！歷史上的一切先例也許可以安慰那些政治家們，可不能安慰我們幹生產工作的實際主義者。機器戰爭開始了，我們所有的機器却比他們少，比他們少得多… 拿破崙不會有機械化部隊，他甚至是坐着書檯，坐着俄國式的雪橇逃跑的。希特勒却用摩托把自己的軍隊很好地武裝起來了。過幾天後，這些摩托就會出現到我們的頭上，他們會運來炸藥並… 並… 從我們頭上拋來，波格丹同志，定會拋來的。

——你已經害怕起來了麼？

唐義林驕地一跳而起，撓起兩隻拳頭說道：

——你不害怕嗎？頭一天你就把你的全家從別墅裏搬回來了。風聲稍一不妙時，你就可把他們搬到更遠更遠的地方去… 我的家眷還住在別墅裏… 我全不知道我的家庭怎樣… 你們却把我關在工廠裏兩天不放了。弄得我在辦公室裏的沙發上過夜。

——誰不放你出去？爲什麼不放？

——經理。就是你的那位大名鼎鼎的舍夫科普梁斯。戰爭才打兩天就這樣！過一個月後會是怎樣呢？你們却把自己的家眷接回來了…

杜斌科半晌沒有作聲，盯視着唐義林。這是怎麼一回事？是神經病發作了呢？還是真正立意反對現時國家正在佈置着的一切？他想打電話告訴舍夫科普梁斯，但又改變了主意。舍夫科普梁斯性情急躁，

他可能採取極端手段。也許在這裏極端手段是不必要的。他望着坐在他面前的這位工程師，好像是一件武器，忽然鈍銹不發使用了。

唐義林兩手蒙頭坐着，喘息不止。在指縫間露出他的黃黃的犛犛額角。

波格丹細聲說道：

——唐義林同志，你可以走了。

唐義林一躍而起，雙手一擺，好像閃起兩隻翅膀似的，隨後又倒下了。

——唐義林同志，你可以交卸職務。

——我……交卸職務……完全罷廢嗎？

——你自己這番請求，我不過執行你的請求，負責和舍夫科普萊斯說妥一下罷了。我們不要你參加，來和歐洲工業鬥爭一下。也許會有多少結果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覺得你是個有見識的人，所以跑來和你談談，想起我心中焦慮的事情，通通說出來。我是把你當做使工程師，當做有分析頭腦的人，才來和你說話的，你却……馬上叫我辭職。

波格丹走到唐義林跟前，舉起強勁有力的手把唐義林提起來放到自己對面椅上。

——唐義林同志，你很難過吧！你不知道怎樣辦？你被那向我國猛撲的敵人力量所驚倒，是的嗎？

——對呀……對呀……對呀……

——這個力量甚至也使我驚駭。我自覺地暫時拋棄我是數學家，分析家的意識，而把自己變作……一個政治家。我還不知道結果怎樣，可是我們定會戰勝這般日爾曼人……日爾曼鬼子的……

——你相信嗎？

——相信，——波格丹肯定說。——今天我收到了我姪夫打來的電報。明天我也許還要收到若干封上了誰的家人親戚打來的電報。● 要是不相信勝利，那就該說要永遠與自家的親人分離，即與這雙

前去衝擊歐洲，衝擊那使你害怕得這樣厲害的工業歐洲的武士們發願。
• 要是不相信勝利，那就只有拋棄工作，逃往……舉例說，逃往巴西國去。你是俄羅斯人吧？

——是的。

——我是烏克蘭人。有人說我的祖先是查波洛什的騎士？也許還是真的。即令不是這樣，我也無論如何不會離開俄國，更不會離開蘇維埃俄國的。我決不在患難中拋棄它的。要不這樣，便不算累個祖國子弟，便是卑劣下賤的行爲。今天對我們說來，這個製造飛機的工廠就是俄國。這就是我們應該捍衛的一塊俄國土地……做個叛徒和胆小鬼是很容易的，要知道跌下容易，爬上就難呵。你試想想，我們爬得多麼高了，要是跌落下去，那真危險得很呀。如果你還沒有想透澈，你就再去想想吧。我寬限你到明天，到明天……——他看看錶，——下午五點鐘再說。此刻你坐著我的汽車去鬥鬥風，呼吸呼吸新鮮空氣。不要害怕受寒，把四面玻璃通通打開。我的車夫送你到別墅區。今天你放汽車過來，明天下午四點鐘我再叫他來接你，你就把你的家眷隨車帶進城來。

唐義林還想說什麼話，辯護辯護自己，可是支支吾吾，有頭沒尾。杜斌科坐到椅子上，卻又覺得脚痛腿酸……他本著他當騎兵時的老習慣，罵了一句，好像這樣就輕爽了一些似的。

……杜斌科熄滅了辦公室裏的燈光，稍稍揭開窗幔，走到涼台上。他望著沿工廠正面的白楊樹蔭道，蔭道前面很遠的黑暗中隱約顯著城市底輪廓。廠裏發出均勻的響聲，這些工廠樓房，是他波格丹親眼看燬築成的，並且幾乎是他親手築成的。這築會是很困難的，可是這個建築彷彿是他的青年時代底繼續，使他覺得特別親愛，特別寶貴。在廠裏有他父親作工，父親是個老實人，默不作聲地忍受新的不幸事件；在廠裏工作的，有他痛養相關至親朋密友。忽然有架驅逐機在空中飛過。他從摩托機聲中，知道這是架舊式飛機。天空中閃著一道探照燈光，好像他祖先執著的長劍在交劈着，驟然又落在黑暗中不見了。
• 落到城市上的長劍並沒有傷害它，而是暫且藏入鞘中去了。

第四章

杜斌科被高射砲的響聲驚醒了。砲聲短促而激越，窗上玻璃打顫。飛機在天空中叫個不停。波格丹一面穿衣，一面傾聽摩托響聲，知道是自家的飛機。指定在今天舉行的防空演習，檢閱高射砲隊底火力佈置。但德寇飛機也可能來襲擊的。在戰爭中各種意外事情都可能發生的。宛柳已經穿上皮大衣，手裏拿着藏有文件和錢幣的提包，阿路沙還沒有完全睡醒，站在地旁邊打呵欠。又是幾響砲聲，玻璃又顫抖起來，阿路沙也不打呵欠了，睜眼望着父親。他很愛父親，同時又敬畏父親，所以他在父親面前是很拘謹的。杜斌科向兒子伸了伸舌頭，阿路沙嘴角上微微露了一笑容，可是當他看見父親向他使眼色，叫他看那個坐在那裏擦着濕松睡眼的克拉娃時，他就大樂起來了。宛柳放開了他的手，他跑到剛走進來的祖母身邊去了。祖母穿着一雙白毡靴，頭上繫着一塊毛紅巾。

——婆婆，這不是真的，——阿路沙說。

——難道是防空演習嗎？——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向兒子問道。

——當然是演習。

——那末，爲什麼飛機在飛呢？——宛柳問。

——我們的飛機，也是演習。

——可是你却穿好了衣服，還梳光了頭髮呢！

——總須看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波格丹，你不要出街去，——宛柳走到他跟前，靠近他的肩膀說道。

波格丹便撫摩着她的頭髮說：

——正是因爲這樣，所以兵士打仗時不帶老婆去。阿路沙跟我來

守房人和放火警值日員掛着防毒面具站在大門外。仔細看了一看，認清是杜斌科，就和他道好。高射砲又開了一排火，發光彈在天空

中震一根根的紅絲煙霧。阿路沙看了，喜得手舞足蹈。他把手指着，拉着父親喊道：「爸爸，爸爸，好爸爸，你看，你看呵！」

——現在應該站到屋簷下去了，——守房人說，大家就跟着他擠在屋簷下面。

只聽見街心和屋頂上有東西敲的直響。這是紛紛墜落的砲彈碎片。所有這一切此刻都還是很有趣味的玩意兒。誰也沒有想到危險。居民還在和平時候就已看慣了各種各樣的防空演習。固然，那時還沒有開放如像阿路沙所說的「真」砲。波格丹在街上再站了一會，就回到樓上去了。宛柳和衣躺在床上，母親坐在她旁邊，克拉娃坐在窗邊地毯上。

——是演習嗎？——宛柳問。

——讓阿路沙我說好了。

——波格丹脫了雨衣，取下帽子。

——媽媽，婆婆，子彈多麼好看呵！爸爸，這種子彈叫什麼名字呀？

——阿路沙，這叫發光彈。

——發光彈。發出火來，一顆一顆，飛得高高的。真好看……

——不知道丹孃那裏怎樣？——祖母走到門邊停下說。——來得及從基也輔趕來嗎？

從她話音中聽出了當母親的驚惶憂愁心情。波格丹吻了母親乾瘦皺爛的面頰，就扶着她回到她房間裏去了。

——媽媽，你睡吧。一切都會平安的。

——丹兒，我也是這樣想……

她乘着無人看見，就抱着兒子，笨拙地吻了一下，急急走進房裏去了……

只有第一天的戰報是紅軍總司令部發出的。隨後就組織了情報部。波格丹打開報紙，惶急不安地讀着，此後全國各地也都是這樣惶急地讀這些報紙。

蘇聯情報部發表了我軍放棄布勒斯特，洛姆什和科甫諾以及消滅德軍三百輛坦克，五十六架飛機的消息。德軍指揮部採用它所最喜愛的閃擊戰術攻打蘇聯。德寇竟不願任何損失以求達到戰略上的勝利。暫時他們却收到了相當成效的。

宣佈動員了。沿街都有揹負包裹步伐整齊地走着。有上千的婦女坐在城市軍務部徵兵處新木棚外邊，站着，坐着，親視着。許多人身邊還攜有兒女。在棚內有她們的丈夫，兄弟和父親整裝報數。

大門口有幾個身穿便服的人站崗，這是從剛動員入伍者中派出來的。他們阻擋那些想走進院子裏去的婦女，雖則和她們門口，却沒有半點兇惡的神色。崗哨拿着剛在今天領來的步槍，與他們身上穿的灰色便服，便褲大不相稱。掛着子彈盒的皮帶就繫在便服上。昨天還是過和平生活的人們，初初加入戰爭是顯着有些笨拙的。他們此刻還只爲國民天責心所驅使，還沒有激動仇恨敵人的心理。

在雜貨店門口有許多購買食品的人，列成長長的隊伍，默默地站着。人們覺到自己這種舉動未免可羞，都低頭不看人。一個肩掛防務面具的過路少年，忽然停下來，起初只是冷言冷語，嘲笑那些排隊購物的人，隨後有幾個饒舌婦女反罵他時，他立刻怒氣勃發：

——應該有點覺悟。你們是拿提籃幫助希特勒，懂得麼？希特勒用坦克，你們就用提籃……

一團步兵開往車站去。杜斌科看見走在前面的那個人頭昂闊步。臉上顯着莊嚴而自豪的神色，認得他就是團長。這團人原是衛戍部隊，軍譽良好。官兵都穿着剛領來的新皮鞋，重重地踏着脚步，隊伍緊密，唱着軍歌，一連一連的走過去。少年奮發的面容，漂亮的武器，背包上繫圍着捲成馬蹄形的軍大衣，肩背槍枝，工作器具都均勻地晃動着。波洛丹走出汽車，看着飄揚的國旗在面前走過。就舉手致敬。他對這些在野蒿裏晒的面目黧黑的少年們覺到無限感激。其中有許多人也許會是最後一次踏着這塊地面。從此以後就要開始戰爭的艱苦生活，軍裝會被太陽晒得褪色，被汗水浸壞，被泥污染。眼光會變

廬起來，嘴角上會顯出深深的皺紋。

坦克列成三行駛進。在頂塔口立着的也是顯出那樣快樂可愛，戴黑色鋼盔的少年。坦克手都充滿着軍人豪傲精神。有家少女向一個坦克上拋擲許多鮮花，那坦克手微微一笑，向他的同伴說了一句什麼話，這位坦克手就雄糾糾地擺了擺肩膀，並把鋼盔微微向旁邊一推。

——鐵甲騎兵真剷悍！——旁邊有個人說。

波格丹回頭一看，原來是廠裏黨委書記拉莫且，就站在他的旁邊。

——拉莫且同志，你好！——杜斌科恭敬地說。

拉莫且笑了一笑，握了握他的手，同時目不轉睛地望着坦克隊。他的眼光在尋找什麼人，驀地找到了，他就把波格丹的手肘緊緊地捏了一捏，叫他注意，同時他就高喊道：

——畢佳，再見！

拉莫且摘下帽子，拉着杜斌科擠過人羣，又喊道：「畢佳！努力呀，努力呀！」

這個瘦瘦的少年站在坦克塔口，微微招了招手表示敬意，霎時臉上一紅。

——我的兒子畢佳——拉莫且戴上帽子說道，——這樣害怕長官，你看，連話都沒有說一句。真是個拘謹的小伙子……沒有回家一轉就開走了……你看過今天的報紙嗎？消滅了希特勒三百輛坦克。這是誰打的呢。就是像畢佳這樣的坦克手呵。你往工廠去嗎？

——是的。

——帶我一同走好嗎？我讓我的車夫回家告別去了。他也被動員了。我只好做做你的辦法，自己來開車。

他們從修築得很好的公路上駛往工廠去。隨處設有道標，道旁修有供行人休憩的園式小亭。

追過了幾輛藍色大汽車，這是載送工人往廠裏去的。隨時遇見步行的或騎腳踏摩托車的兵警。他們都攜着步槍，仔細洋視每個行人和汽車號碼。

拉莫且與波格丹併肩坐着。他閉起眼睛仰靠在坐椅背上。杜斌科留心看他，覺得他的面容一剎那間蒼老了許多，頓時對他發生了無偏的同情和憫惜。以前他只看見他是黨委書記，從來沒有在工作以外和他接觸過。更沒有見過他當父親的態度。

——拉莫且，不要緊，你的兒子定會平安無事的。

拉莫且陡然驚醒，急忙拿手掌把臉頰擦了幾下。

——當然不要緊。你以為我怎樣？今天大砲打得真不錯！我們很久沒有聽慣這樣的熱鬧戲了。你想，連家裏的牲畜都嚇慌了。我有一隻狗，——你知道，它是一隻獵狗，——炮聲一響，它就狂叫起來，直跑到我跟前，把頭鑽在我兩膝間，全身發抖，真恠。那隻貓就亂跳亂鬧，喵喵不停，毛直立着，尾巴豎起像煙肉…，你看，我的畢佳…——拉莫且驚地偏向一旁，掏出手帕，轉換話題說，——杜斌科，像開車開的這樣猛，有天總會碰破頭的…我的眼睛都花起來了…

第五章

有一個著名的構造師從莫斯科乘飛機來到了工廠裏。他同杜爾加也夫和杜斌科討論了整整兩天。因為要把主要飛機底構造稍稍加以改變。

構造師研讀着適應前綫需要，革新自己飛機構造的想，而不願接受別人的意見。杜斌科只好忍痛同意把已在大批出產的軍用飛機加以改造。要把機「腹」裝上鐵甲，可是飛機重量因此增加；爲了減輕重量就必須減少部分武器。但構造師却反而加多了武器，照他的計算，飛機不會因此喪失其戰術上的基本質量，而不過稍爲減少一點飛行速度而已。這是不很重要的，因爲衝擊機並沒負有單獨進行空戰的任務。敵人鐵甲師團如洪流似地沖入我國，並有機甲化步兵隨同前進，而以使用自動槍的摩托車隊爲前鋒。現時担任衝擊敵人的都是普通飛機——轟炸機，甚至驅逐機。德寇舉行突擊的坦克部隊擁有極豐富的直射火器和自瞄武器，這就要求必須構造一種既不怕敵人砲擊

飛機有那太火力與衝擊機。期限也縮短了。在和平時期可以拖延幾個月的事情，現在簡直要在幾天內辦好。這位構造師以前是個作事專轉的人，忽然變成了一個敏捷可驚而極端嚴格的人了。所有一切因改構而發生的技術過程上的變動，由杜斌科指導的一組工程師在一夜間擬定好了。次日清早，杜斌科把各工作間主任召來。他們看了一下圖案，毫無反對意見就把圖案拿往各工作間去了。大家都懂得：要像前幾一樣的來工作。

——我還要起飛到別處去，——構造師在臨別時說，——杜斌科同志，一切都全仗你的大力。

——我是無需囑託的。使我有些不安的，就是爲什麼德寇前進得這樣快。克里沃羅克是我門工廠轉運鐵底供給地。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是鑄鐵管的出產地，一般說來，沿德涅泊爾河一帶就是出產我們工廠需用之輕金屬，儀器和摩托的地方。要是德寇繼續這樣猛進……

——杜斌科同志，不要喪失信心呵——構造師說完就起飛走了。

別的工廠在等待他去。

這天下午，杜斌科第一次到診療所去診病。腿痛不止，他恐怕在這樣緊急的時候，被這種惡疾弄得他不能工作。

一個上了年紀的醫學博士喝完一杯檸檬茶，就來診看病人，他默然聽了聽病人底肺部 and 心臟，拿着小錘子在腳上敲了幾敲，再用錘子在幾個地方敲了幾敲。隨後要病人跪在椅上，——杜斌科眼中看見的只是深藍色的牆壁，——又拿錘子在脚跟上敲了幾下。

——唔，——醫學博士眉頭一蹙，口裏哼哼作聲，把檸檬連皮吃下了，——你這位少年，爲什麼不相信醫生。

——怎麼不相信？——波格丹回答說，同時就感到一種做小學生時代的瑟縮不安的情緒，——我很喜愛醫生。

——杜斌科同志，你太不留心自己的身體了。

——不久以前才生病的，——杜斌科想來辯護自己。

——嘿，老弟，談到你的飛機，我當然是弄不清楚的，因此在你面前能顯出是匹驢子，可是關於我這一門……只好請你在病牀裏騎機

天。

——怎麼！——杜斌科急的叫起來了。

——大概忙得很吧？——醫學博士把眼鏡扶到額上。——沒有功夫吧？要是你的脚癱了，那時會罵誰呢？罵你？不會的。大家都會罵我… 首先就要換黨中央的罵，而且是該挨罵的…

——不能，不能，我要作工… 前線急待供給…

——你會來醫治嗎？——醫學博士嚴厲地問。

——我會來，我會來的。

——從明天起要經常來。光綫治療，按摩。試試看。少急躁，多靜養。——他伸手揮別。——就是這樣。

——謝謝你。

——嘿，老弟，用不着謝。要是你左跑右跑不安養的話，那就怎麼也診治不好的。——隨後他又默然注視着波格丹胸前掛着的勳章，問道：——老弟，爲什麼我們老是退却。

——德國人，力量強…

——難道以前不知道麼？——他拿指頭敲了敲波格丹底勳章。

——知道的。可是當這種力量突然猛襲進來的時候…

——這一切我都從報紙上看見過了，——他爭吵似的急忙打斷他的話。——照我看來，同志，假如說句俗話，就是太大意了。是的嗎？

——多少有點。

——怎麼說多少有點。你的台甫？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是有點，而是過於大意了。我雖不是軍人，這點我却知道。人們愛睡覺。固然睡覺可以強健身體，甚至必要的，可是也要有個限度… 你想想看，拿破崙也是星期日攻進國界的，不過是六月二十四日罷了，老實說，簡直是在同一天內。難道原來不知道這點麼？

——醫學博士同志，這是偶然相合罷了。

——還算什麼懂得辯證法。沒有什麼偶然性… 醫得太多錯

了，正確些說，國得不是時候。再見……從明天起請你經常來治療。

杜斌科走出診療所，就遇見廠裏轉運科主任柏蘭。他坐着一輛淡黃色的汽車，神情照常一樣的快樂。他以前是個當街頭汽車夫的，因為他勤快能幹，特別是富於進取心，所以在工廠裏提升為轉運科主任了。柏蘭很受舍夫科普梁斯的賞識，可是杜斌科却不喜歡他。因為他過於愛出風頭，誇口，同時又逢迎上司。固然這種逢迎是蒙上了一層慷慨豪爽好好先生的外皮。但始終是令人生厭的。雖然此刻柏蘭一看見杜斌科就愉顏悅色地握着他的手，滿臉笑容，恭敬地問好：「我們親愛的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的健康怎樣？」杜斌科却只是乾咳地笑了一笑，就扭脫身走去。

柏蘭托着他的手肘，佯肩走着，竭力扶住他。杜斌科掙開手說：

——柏蘭同志，你不要以為我病得這樣不堪了。

——哎呀，得了吧。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健康最要緊。要是把身子弄壞了，誰也不會說句感謝話的。我可以賭咒說，真是這樣！

他站在他面前，面容光黑得像隻甲蟲，褐色眼睛閃爍發亮，顯露着英國式的漂亮俊俏，露出髮髻。時時微笑，現出一口雪白整齊的牙齒。

筋肉豐滿，牛一般的氣力，大概都是（杜斌科忿然想道）由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正是這樣才把他養得強壯的。「難道我會羨慕他的健康和安閒自得嗎？——杜斌科想道。——多麼卑鄙可恥呵！」

杜斌科不想來得罪這個人，就比較客氣地和他告別了。

柏蘭大喜過望，打開汽車門，把杜斌科扶進車裏。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祝你一路平安。請代我向你的夫人宛柳問好，吻吻你的阿諾沙，你的慈母……

——謝謝你。請代我向你的夫人問好……

——向克雪泥嗎？

——克雪泥。

——這真可憐女子，現在就焦急不安了，——他說着就穩把身子，把頭伸進汽車裏來。——按年齡說來，我也在被徵之列。固然，我是在國防企業中工作，列在特別登記內的。可是這個鐵石心腸的拉莫且很可用熟內勤員手續，把我送往前綫去。——柏蘭立刻拋去了雄糾糾的外貌，諛媚地握住波格丹底手，腫眼一雙美目，厚顏地直望着他，繼續說道：——我當然可以到前綫去，可是我向你賭咒，我的女人是會受不了的。她孤單一人帶着小孩……

——別人的妻子還不是單獨留下嗎？

——當然留下……誰來反對這個……可是，難道一定要到前綫去，一定要揹着鐵鍬，菜盒跑腿嗎？難道我在這裏工作所貢獻的益處少些不成？我們工廠是國防企業。差不多我們所有的車輛都被徵發走了。我此刻離職，——你們一定會沒有辦法的。我敢向你保證：定把一切都弄好。那怕是用偷汽車的辦法都要使廠裏的運輸有保證。我敢担保！

——難道拉莫且向你說過動員你的話嗎？

——沒有，沒有！但他可以這樣做。他連自己的兒子都趕往前綫去了。他是真個好人，又假良像……馬克思一樣的……請原則！我可以賭咒！

——拉莫且是個極好的人，極好的共產黨員……

——我並不想說拉莫且的壞話，請不要見怪……只是請你無論如何不要告訴他。他會把我恨得吞下肚裏去。把我趕到前綫去。難道前綫沒有我就打不好仗嗎？我這要柏蘭同志，又不是什麼了不起的胡克旅！你聽說沒有？從可靠方面傳出的消息，我軍佔領了蘇沙，哥尼斯堡和布加勒斯特。東普魯士像稻草般燃燒着，在立陶宛，一切都早已佈置好，對準普魯士進攻。戰前不久，我到過邊界上。那裏駕飛機的都是精壯後生，真令人歡喜得要命。

——這些……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可靠方面傳出的。情報部不發表，這是政策！不能把我們戰時打擊的祕密暴露出來，——柏蘭特別高興地把後面這句話重說了一

圖，這顯然是他從什麼地方聽來的辭句。他蹙了蹙眼，行了個舉手禮，當汽車已向前急駛時，就拿着便帽連連揮舞。

城裏謠言紛起，柏蘭所說的消息當然是無稽之談。但可見，人們是多麼想聽好消息呵！並且的確——爲什麼我們不能佔領華沙和哥尼斯堡呢！爲什麼我國南部軍隊不可以衝入布加勒斯特呢！此刻在南方大概還有他從小以來的老友和國內戰爭時的同戎尼古拉、特魯諾夫在那裏廝殺着。難道尼古拉這樣自豪地指引他看過的那些燦爛師團會退却嗎？難道他部下的騎兵和精壯的戰馬會被德寇「容克」飛機所擲下的炸彈炸潰嗎？尼古拉担负着這樣重大的責任——率領幾千專憑他的意志而行動的戰士去作戰，——不知他對付得怎樣？

木匠們在商店玻璃窗櫺前裝設木板，再用沙子灌進匣內。有許多商店，理髮店，飯館窗戶前則堆上沙包。人們所懇懇愛護的城市，會隨時注意街巷牆壁的颜色，留心廣告招牌等等的美觀，現在這個城市竟漸漸暗澹起來了。工兵們把軍區司令部底美麗房屋噴成黑色。戰雲籠罩了城市。戰時生活開始了。

波格丹在走廊中脫下外套，走進飯堂裏。妹妹已經到了，背朝門坐着。

——丹孃！

妹妹撲到他懷裏，抱着他的頸項放聲大哭。她的女孩在宛柳懷裏，看見母親哭着就鴉唇一癢，睜眼望着波格丹，簡直嚇得要哭起來了。

——丹孃，你怎麼？

——吉米什被徵入伍了... 已經到了前綫...

波格丹覺得手上有妹妹落下的滴滴淚珠，不久以前，她還是一個無憂慮的快樂少女呵！他看見她穿着一件在路上弄得皺折重重的黑衫，灰塵遍體，頭髮也很久沒有梳髻，髮上的絲帶弄得散亂了。容顏消瘦，面孔顯得長些了，眼皮紅紅的，頸上有了皺紋。她坐下，勉強微笑了一下，抱起小孩，羞怯怯地拿小孩的掩裙遮擋着，就來哺乳。

柯爾、安得列也夫鄉在她的肩上撫摩着。

丹孃剛從火車站來到，因爲客車不能按時行駛，誰也無法去迎接。

她。她費盡氣力擠進了一輛公共汽車，宛然偶然在公共汽車站上看見她，替她把皮箱提回來了。

——剛剛走進門來，——母親說，——還沒有來得及洗。

——哥哥，不要看我，——丹孃說，——筋酥得很，頭都沒有梳。從基世輔動身在車上蹬了四天四夜。累壞了。吉米什在開仗的頭一天被徵入伍，立刻就用火車送走了。說是開到別列施什里，或者里沃夫去。此刻那裏已發生戰事……

——這多好啊，——阿路沙說，——吉米什姑爺有仗打了。

——阿路沙，在炮火裏，——丹孃苦笑了一笑，咬著嘴唇說。——趣味不多的。

丹孃自然是很痛楚的。她剛剛開始來建樹自己的生活，就遇着了。這阿希特勁。他的魔影陰森森地漂浮於全國。

丹孃敘述基世輔的情形說：

基世輔已運到了傷兵。沿途又遭過敵人轟炸。凡開往前線的一切列車都被轟炸。載運俄徵戰士到西烏克蘭編制軍隊地方去的列車也被炸過。邊疆各省運逃來的難民充滿了基世輔。疏散城裏人口非常困難。小學生工作得很好。丹孃深懷謝意地講述他們令人感動的幫助疏散工作的情形。有幾個十三四歲的小學生在火車站走到她跟前，替她把行李提到月台上，把她扶出月台，引進車箱裏。這些小學生極力幫助抱著嬰孩的婦女上車，而且恰在空襲警報高鳴的時候。有成千的少女，紛紛上前趕去。要是她沒有她的女孩拉拉纏絆着的話，她也上前趕去了。丹孃說着，此刻已經不流淚了。她說，必須大家都上前趕去，假如全國男女都來參加國防工作，一定能把敵人擋住和擊潰的。她所害怕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恐怕不是所有的人都瞭解逼到我們前面的危險。她所担心的就是恐怕她的丈夫成為孤單的戰士。

波洛丹懂得，戰爭底第一片砲灰已經落到他妹妹這個不過二十歲的少女身上了。她已經開始感覺痛苦，當然這種痛苦還會要增加起來的。現在她的一切希望都集中到一件事情上，只是一件事情上，就是要擊斃敵人。那時她才能回返到她那離森納市場不遠的僻靜的敵機轟

夫喬浦去，她才能回到她珍愛的像愛自家母親一般的基也輔去，那時她心愛的吉米什才能回到她跟前來，放開他那烏克蘭少年清亮的歌喉，唱着使她心醉神往的歌曲。親愛的丹孃阿！他很想把她久久地擁抱在懷裏，撫摸她，安慰她說：萬事都會如你心願的。但這樣的話，只是具有完全信心時才能說出的。既然波格丹此刻還沒有這樣的信心，就不能肯定地來安慰他的妹妹。他只能走到她跟前，帶着不甚堅決的口氣說「萬事都會很好的」。

此刻她的感覺異常銳敏起來了，她覺到了他這句話中帶着不甚堅決的口氣，於是忍住盈眶的淚珠回答說：「要不這樣，就簡直活不成了」。

父親忙了一個通夜之後終於回家來了。他走到女兒跟前擁吻了她，拍着她的背說：

丹孃，也許你給古老的德涅泊爾河添了一些秋水吧？

——爸爸，添了一些，——丹孃愛慕盈盈地望着父親。

——女兒，好吧。他們會吃苦頭的，我們呢……——他轉臉一望，向波格丹瞟了一眼，——兒子，在這裏我可以命令命令你了：拿幾瓶上好燒酒，紅酒，啤酒放到棹上來。應該來喝它幾杯，祝賀我們的戰士。

——當然要喝。——柯娜、安得列也夫倆也來回忙着換碟子，克拉娃拿來了涼白菜，鹹魚和一鉢蒸氣騰騰的馬鈴薯，這是老馬子最愛吃的東西。

波格丹用了一瓶紅酒，又從冰櫃裏拿來了一瓶燒酒。

——波爭代代都有，——父親把坐椅多近棹前說，——可是，戰甲一征隨着就是眼淚。這成什麼事體，請問眼淚又有什麼用處！難道你流淚會流出什麼好東西來嗎？一點也不會的。我到燒酒，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它是最好不過的妙藥……

他倒了一碗酒，——他從來不用杯子喝的，——拿了一個紅辣椒，搗碎撒在酒裏。簡直使燒酒變成了紅色。望了望酒底顏色，撒了幾鬚鬚，免得它妨礙着前的大事，於是拿起酒碗和大家碰盞後，以一

飲而乾了。

——這一杯是祝賀我們的吉米什……波格丹你再倒，還有很多的好漢，值得我們乾杯來祝賀的。第二杯麼，就祝賀我們的特魯諾夫將軍吧。波格丹，我該猜中了你的意思吧？

——爸爸，猜中了。我也很想喝一杯來祝賀他。

——他此刻大概在得聶斯特爾河一帶，——丹孃說。——我在車站上看見尼古拉軍團裏的一個傷兵。偶然和他談過。他說，暫時那裏的戰線還在支撐着。

——好，戰線既然支撐着，那就決不能不祝賀尼古拉了。大家喝一杯……

——你這樣拚命大喝，——炯娜、安得列也夫娜提醒他說，很快就會倒到褲底下去。

——我們大家都會有倒到褲底下去的一天，——老頭子談諧說着，——喝酒對於我們做工的人是沒有妨礙的……我在廠裏忙了整整一個星期。波格丹，有這樣一件事。那個曲形鐵甲板，要用模製法來製造才成。要是交把那些銅匠鐵匠去做，定會一團糟。

——爸爸，你怎麼來模製它呢？

——這是我的事情，不是你管的事情。已經在廠裏和幾個人商議過。用不着你們這些工程師……明天就開始製造，只是趕快發出材料來。

——爸爸，你看，要是我們這樣來做……——他拿了一張紙，掏出一支鉛筆在紙上畫了兩根平行綫。

父親斜着眼睛望望紙上，又望望兒子底手，就把手一擺說：

——波格丹，等下再談。我們的事情對於她們女子是沒有趣味的。宛柳，我說的對吧？

——爸爸，對的——宛柳目含愛意地回答他說。

——不要看着我今天沒有把臉刮整齊。正是想刮臉，才跑回家來

——爸爸，你每天都是整整齊齊的。

——又來譏笑老頭子了。不如來喝一杯……我有一句話，應該喝一杯來祝賀我們的老游擊隊員馬克西、特魯諾夫。用不着說，這個老傢伙對他教養出些好兒子來了。他孤單一人留在庫班，在這樣的時候，真是寂寞。

父親談得得意忘形了。波格丹最喜愛的是他父親拋開這遇事謹慎怕礙不安的匠師神情，而恢復到烏克蘭牛車廠手底本色。他覺得，命運把這樣的草原「放浪者」關到大城市裏，而且關在磚石大廈底四層樓上，未免太不公道的了。從這樣的人那裏奪掉角叉叉的水牛，奪掉牛車，奪掉傾瀉向日葵的田野，奪掉烏克蘭原野上像巨手撐天的崗兵似的風車磨坊，這未免太不公平了。把這樣的人驅進熱炎炎的工廠房屋裏，強迫他終生都馴服於工廠生活，朝朝暮暮耳聞目見的只是鋼鐵轟鳴，錘聲噹噹，只是鑄鐵爐底火門開關閃爍，只是活像地獄中的惡鬼般叫聲不息的庫托鑿，真是太不公道的了！

——丹孃，我們的吉米什會平安無恙的，——波格丹拖着妹妹底肩膀說，——我心理的預感常是極其準確的。

——我相信你，——丹孃感謝地回答說，而她眼光中也就燃燦着女人們期待幸福來臨的莫大希望，——我相信你。

——現在我們一塊同住，——宛柳說，她手裏抱着丹孃底女孩，——等戰爭完了，我們便到基也輔，到你們家裏做客去。

——我們真還有到基也輔去的一天嗎？

——女兒，一定有的，——父親回答說，——要叫我們不能到基也輔去那是決不會有的事。我們來喝一杯祝賀基也輔……

——好，喝一杯來祝賀基也輔，——波格丹附和着說。

——喝半碗也够了，——姻婦，安得列也夫娜對丈夫說，——大家都只喝一點點，你却……

——你說大家是誰？這裏只有我們家裏人。爲了祝賀基也輔，誰敢只喝半杯？

父親終於喝了一碗，隨後用他兩隻像鐵般強健的手支着額頭想起來了。顯然老頭子是很難過的，雖然他盡量爲歡來掩蓋自己的情緒

波格丹坐近他跟前低聲說：

——好爸爸！——他用兒童時對待父親的同一樣的叫法。——我們大家都會平安的。

父親睜起他皺着的眉頭望了望兒子。從這種真摯的父愛眼光中顯出了人類真偉大熱情。

——孩兒，你瞭解了我的心情，人們付託你這樣的重大責任，不是枉然的……謝謝你……

第六章

洛柏少校駕着飛機往返於前綫後方，簡直不知疲勞。他堅決拒絕駕駛衛生飛機之後，就駕着「杜」式運輸機。他想出了一個新方法來安放飛機上的機關槍，使它不僅可以朝上射，而且可以側射；他叫一個有經驗的射手兼無線電生照管這挺機關槍，這個人也是受處分的。少校常從工廠裏運載飛機預備零件到前綫去，但每次飛行都要帶運一些傳單，報紙，通訊員，電影攝製員，子彈，藥品，獻血者所獻的鮮血等等。

他現在把自己的「杜」式飛機叫作「老雜貨店」，他每次回來，剝岸地降陸後，就把「糶糶」拋給機械匠和機師，走往飯堂去了。

杜斌科有時順路走到飛機試驗員房裏去，聽聽前綫新聞。在那裏通常都愛談述各種奇聞怪事，可是飛機師們在笑談談話中却極力洞察到戰爭實質和前綫狀況。

少校從前綫歸來，一次比一次愁悶起來了，說話的時候少，喝白蘭地酒的時候多。這是情形不好的徵兆。

——少校，你感覺寂寞嗎？——杜斌科問。

——是的，很寂寞。

——事情怎麼樣？

——什麼地方的事情？

——那裏的。

少校呆望着自己久經風霜的手。

——鬼知道，要這雙手幹麼！——他說着就握緊他毛叢叢的拳頭。
——很快連穿褲子都會害羞了。

——少校，爲什麼這樣發愁？

——城市燃燒着，——少校拿拳頭往棹上一捶，把酒瓶酒杯捶得跳起來了，——鄉村也燃燒着。作低空飛行時，煙囪得你打噴嚏，好像在火堆上飛行一樣。誰的城市和鄉村燃燒着呢？見鬼，竟是我們的城市和鄉村呀……路上的情形更糟糕！沿途都是難民趕着牲口逃走，小孩們漂流着，娘們……一團糟！德國鬼子就在他們頭上飛！我呢，却飛來飛去，只不過是把空氣弄得發臭罷了……

——少校，你寫個請求書不怎麼，——一個試機師羅曼成諾克說道，他胸前掛着兩枚勳章，這是因在西班牙和張高峯的戰功獲得的。

——寫了請求書。可是沒有回答。要是把所有過去的酒鬼流氓，所有那些。現在戴通脖子經濟，檸檬水，硫黃和鴉片的人們，召集起來編作一個聯隊，派我當隊長，那該多好！

這還是消滅底夢想，——羅曼成諾克說，——少校，這樣的夢想太沒意義了。

——趕馬車的人當然不會有有意義的夢想。我想在下次起飛的時候帶它一二十個搖籃炸彈，在有敵人隊伍聚集的地方拋它幾拋！

——你嫌地上的木柴不夠燒麼？硬想把你的「杜」式飛機添上去麼？

少校常常發悶。最後一次，他載了一批飛行人員，他們應當在當地領到飛機後，即飛轉前線去。

這些前線戰士容貌冷酷，充滿着暫時還是無能爲力的憤恨敵人的心理，同時又覺到慚愧。德寇突然襲擊和邊境大多數飛機場之被炸毀，損害了這些勇士們底軍人榮譽。他們急想趕快改正這種無意的過失。他們恨不得馬上就去作戰，可是此刻還沒有足以令人稱頌他戰功，所以不大樂意和人談話。飛機師總是避開和人際交際，催促準備飛機。

起飛，拒絕到工人會議上演說。暫時還沒有什麼可以誇口的，至於說幾句鼓勵人們奮鬥的話，又是不需要的。大家不要鼓動也罷明白懸在祖國頭上的危險。

波格丹把三個飛機師勉強拉到了自己家裏。可是就在這裏他們也沒有暢談一下。他們望望鏡，互相說了幾句關於事務的話，顯然他們是覺得「在作客」，招待他們太好，把他們當作英雄看待而深感難過。當宛柳問到他們的家庭情形時，他們幾乎同時立刻從衣袋裏掏出了自己妻兒的像片。

——都陷在那邊，陷在被德國人佔領了的區域裏，——一個佩着大尉銜領章，面容消瘦，兩眼內陷的飛機師說。

——大概他們已經不在了，——另一個飛機師拿着一張照片，上面是一個秀麗女子和手抱娃娃的小女孩的合影，呆望着說道。

——不會饒他們的！——第三個飛機師藏起照片說道。——噢，不要緊，我們會因此更兇狠些……

他的眼眶裏忽然淚珠閃閃，這種眼淚是戰士們所稀有的。

翌日早晨，他們相繼起飛，飛往西方去了。他們起飛的機場跑道上留下了一團團橢圓形的塵霧。

——真幸福，幹大事去了，——洛柏少校長吁一聲說道。——對於他們絕不能說是白吃沙糖的。

柏蘭來了。他脫去了漂亮的便服，換上了一套深黃色絨呢發的半軍裝。腳上穿着一雙短筒軟皮鞋，頭戴保護色軍帽，上面嵌着一顆不大的五星章。

——難道你已經被徵入伍了嗎？——比斌科轉臉望着柏蘭，說道。

——沒有的事，——柏蘭緊緊握了握杜斌科和少校底手回答說，——真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幾乎是個殘廢人。心臟壞極了。還有什麼血管……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記得我上次到過診療所的事嗎？整個診療委員會都來看過我的病，認為我病得厲害……不是笑話……我真是個殘廢人。

——這樣的殘廢人簡直可以斃地，——洛柏望了望柏蘭司志的臉道。

——笑話，笑話……這是空中老狼愛說的戲謔話。

——可是你爲什麼穿軍服呢？——杜斌科問。——柏蘭司志，我從來也沒看見過你穿軍服。

——不這還是沒有辦法的。豺狼活命，全靠兩條腿。你不知道，我每天像遊魂一樣，跑得精疲力竭。要重新把運輸機關建立起來。昨天又徵發去了十輛「三噸卡車」。現在穿「文人」衣服是不能出門的。第一，站隊會站斷你的腿。第二，人們會對你懷疑。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有句話要說。

——你說吧，——杜斌科向走出房去的少校招了招手後，向柏蘭司志道。

柏蘭司志望了一望，有點害羞似的問道：

——你想搭什干怎麼樣？

——我不懂你的話。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現在應當懂得了。必需找個可以安居的好城市。

——我還是不懂。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怎麼這樣！——柏蘭司志放聲地說。

——你聽說麼，整塊整個的城市，整省整省的地方都丟掉了。立陶宛也退出了，烏克蘭和別洛露西亞的弟兄民族也拋棄了。照我看來，要設法逃命才行。

——柏蘭司志……

——喂，你爲什麼擺起這樣嚴厲的面孔？我覺得你是個識時務的人，所以來同你談談。我是用做實際工作的同志態度來說話，我覺得要是我們需要離開這裏的話，那就必需預先找好立足地。就算我們的男子們要留在廠裏作工罷，可是我們的家眷呢？我覺得再找不出比搭什干還好的地方。並且要趕快才行。等到大家都往那裏跑的時候，那就……

——柏蘭，你是不是蘇聯人？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柏蘭急躁地打斷他的話說，——什麼叫做蘇聯人？如果是個蘇聯人，就應該把腦袋擱在斧頭下面不成？我的小孩不是從馬糞裏找來的……剛剛飛走了的那幾架飛機可以唾棄自己的家眷，敵人把他們的家眷殺掉了，他們還是雄糾糾氣昂昂的……

——柏蘭，滾出去吧，——杜斌科捏捏拳頭說，——你滾。要是你不馬上滾出去，我就要打你的狗臉。

柏蘭慚得瞪眼望着杜斌科，連連退後幾步。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請你原諒……我沒有想到……你可以把一切通通告訴拉莫且，可是說到打我的臉，那就……

他一鑽進汽車就馬上用全速開走了。波格丹瞪眼望着那駛的「舍夫」牌淡黃色汽車，後面捲起一陣神的塵土……「好一個壞蛋，——波格丹厭惡地想道，——狗圈子」。波格丹望了望自己的拳頭，也就只好鬆開來，把手放下去了。

——你覺得柏蘭怎樣？——杜斌科向舍夫科普梁斯問道。

舍夫科普梁斯帶着多少有聲驚奇的神情聽着波格丹。

——你為什麼忽然無緣無故的問起這樣的話來？

——伊萬、伊萬諾維奇，我不喜歡他這個人。

——波格丹同志，不要去計較這些小事情。他今天也對我說過一些話。塔什干弄得他神經錯亂了。對嗎？戰爭使每個人都發出某種焦慮不安的心緒。例如唐納林總是計算說，歐洲能給希特勒多少飛機，——舍夫科普梁斯更加目不轉睛地注視着波格丹，帶着似笑非笑揭發隱情的調皮神情，——對麼？得了，就讓他去計算吧，不管他。只要他好好作國防工作罷了。小事情……對麼？

——也許是對的，——波格丹同意說。

——柏蘭不是個壞人。他又熱心，又敏捷。一般說來，我們是不足以敵他的。常常擺弄得像螞甲虫扒糞一樣。前爪後爪，以掌扒去……

又有什麼結果呢？老實說，我就痛恨這樣的人。痛恨這樣的試實糞甲虫。

——難道不誠實的糞甲虫好些麼？

——敏捷的總好一些，唔… ——舍夫科曾梁斯在尋找適當的話。——那怕他心理不誠實，對麼？只不要讓他作不誠實的事情罷了，他的敏捷本能却儘量利用起來。要是我對柏蘭說：給我找個頭上生角的鬼來，他也會找到的。對麼？波格丹，你看，我們担負着一個多麼大的東西，多麼龐大的工廠。造起飛機來要像煎燒餅一樣，同時煎它幾十鍋。我需要敏捷的人們… 像陀螺一樣的旋轉着。你不要去管柏蘭吧。這用不着你操心。不如來商議一下，怎樣把鍛造這些零件的事情弄好吧。

——可是我們所需要的鍛造零件不都是從…

——我打了幾次電話到那裏去，可是總打不通。恐怕是日爾曼鬼子離那裏不遠了… 想必在撤退工廠。可以把這個工廠底供給算作是來源斷絕了，必需自己來作。現在我們在這裏想想，然後再到工作間去。要把那裏某些東西改造一下…

整天都在設法補救凸形鍛造零件「來源斷絕」的情形。在本工廠裏想出了一些辦法，又給各副廠打了電話，同匠師們商議了一下。

事情終於辦妥了！可是，前面又顯得更壞的情形。製造飛機是全靠烏克蘭西南區域來供給材料的，因為那裏有專門製造詩質鐵條以及鋁和摩托的工廠。德國空軍的活動已達到了這些供給材料的工廠上空。可是，如果一旦陸軍也衝到了那裏，如果敵人把這些工廠佔去了？那時唐錫林在計算敵人力量時，又可以加上一些新資源，加上幾千架飛機了。

晚上，市黨委派杜斌科到全城智識份子會議上去作演說。在會場裏坐着有文學家，畫家，戲劇家，科學院博士，醫生，教員等等。他們把杜斌科當作救星一般來歡迎，可是他却覺得自己是被「斷絕」這可怕的字眼打败了的敗軍之將。幾百隻眼睛都帶着希望的神色注視着他，希望這位直接製造武器的人——工程師用定會獲得勝利的肯定。

辭句來回答他們所焦慮的問題。殘酷的敵人派遣千百成羣的飛機前來轟炸，人們都希望得到回答，我們能否也用同樣的力量去報復敵人。波格丹望着他們，知道他們希望什麼，可是要來回答這個默然問着的急迫問題，他是不能够的。斷絕！——這就是使他焦愁苦慮的事情。當然這個名詞是會場中大多數人所不瞭解的。斷絕！

杜斌科站在鋪着紅絨的講台後面，望着會場中那些因他臨臨而傾心大喜，聚神諦聽着的人們，說到關於斷絕的問題。可是，他受自己工作中的絕對秘密所束縛，只能含含糊糊地說用今天剛才真正擺到他面前的問題。會場中人傾耳細聽，可是不大懂他說的話。前綫急於需要飛機，而他在那裏却開始了「斷絕」的恐慌。他又不能明白說出這件事情來。棘手的问题壓在他的肩背上，壓在舍夫科普梁斯，拉莫且……的背上。國家和人民信賴他們來製造武器，也就會以此責問他們。他說得很慢，凡知道他是個熱烈而說來的人們都覺得奇怪，而與近旁的人交頭接耳地咕嚕着。此時他的聽力緊張到了極點，什麼都注意到了，可是他不能強迫自己說得快些，說得激昂些。他一面說，一面就在想怎樣對付這礙他腦汁的可怕字眼。人們送他下講台的時候沒有歡迎他的時候那樣熱烈。甚至到他因為遵守禮貌，坐在第一行椅子上聽那長長的音樂會時，驚惶的交頭接耳還是沒有停息。這次音樂會聘請了一切最好的藝術家參加來歡迎他，——不是歡迎杜斌科，而是歡迎武器底創造者。在音樂會上表演的樂員都是表演最前的老節目，或是沒有趣味的笑談，或是讀着舊小說中冗長的章節，暫時誰也沒有想出什麼新東西，但是偏要他去想出新的……他的脚又痛起來了，起初是小痛，隨後漸漸往上痛，鬧得他，他想站起來，已不可能了。坐在他旁邊的杜爾加也夫急忙把他扶起，一直扶到汽車裏，載回家去了。

• 遊記 • 突大夫山園

——醫學博士勸我少着意，多靜養，——波格丹愁鬱地微笑說道

——應當聽醫學博士的話，——杜爾加也夫厲聲說。

——杜爾加也夫同志，我也這樣想……你說，會場中有人能懂我的話麼？沒有把我當作十足的瘋子麼？

• 12 •

現在人們就不說也懂得的。他們看眼色。你的眼色是很憂鬱的…

——要鬱的麼？

——也有點憂鬱。杜斌科同志！關於斷絕的問題會有辦法的。

——怎麼辦？

——掉轉眼睛望望，就不會憂鬱的。

——向什麼地方呢？

杜爾加也夫沒有作聲。他們在黑暗的街道上飛馳，只見兩旁的高大樓房黑魘魘地聳立着，好像塔里雅峽的峭壁一樣，真令人不慣，民警指揮街上交通的提燈，發出暗澹的光綫。雨淋得濕漉漉的柏油街道空無一人。汽車好像是在一條漆黑的河上飛馳，河裏有時閃爍着燈塔夫發出的信號光。

杜斌科把杜爾加也夫的皮大衣袖子拉了一拉，又問了一遍。杜爾加也夫回答說：

——杜斌科同志，要望着東方。應該掉轉頭來向東方，那末一切都會有辦法的。

——依靠那裏供給的工廠已經很多。東方絕不能養活所有一切工廠的。

——我覺得能夠養活。

——我想不是吧… 然而… 我不知道。

——東方的富源真多得要命。

——可是德國的富源增加着，我們的却一天天減少着。戰前我和一個黑色金屬工業要人同過車。他向我肯定說，失掉南方五金工業區域就等於完全失敗。

——他真胡扯，——杜爾加也夫大笑。——胡扯。

——你怎樣說？

——胡扯。

——這話倒不錯。快活話，無憂無慮的話…

——當然，對待生活，憂慮越少越好。尤其是俄國人應當這樣。

杜斌科同志，你本來是個快活人，難道「斷絕」把你的笑容蝕掉了麼？

——「斷絕」這鬼東西並沒有關係……坐骨神經痛害我……這真討厭，簡直像虱子一樣。

——要是坐骨神經病斷絕了，那怎樣？

——那才好哩……那就是再生……——杜斌科微微一笑。

汽車開到了杜斌科住宅所在的那座黑黑的大廈前。從前住宅窗裏總是照耀得通亮，他可以毫無不錯的猜中他的兒柳和甫親在等待他。可是現在是漆黑一團。沒有一絲光線透到梅道上。門口站着他班的人。看門的那個矮個子鄭重仔細地檢查了杜爾加也夫底出入證。兩個掛着防毒面具的女子走到他們跟前，杜斌科覺得，這兩個女子是檢查看門人是否執行了值班長的責任。

——怎麼，不是暗探吧？——杜爾加也夫開玩笑說。

——你的外套是皮子的，很像傘兵，——看門人也暗笑說。

——還沒有抓到什麼人麼？——杜斌科問。

——在我們街上還沒有，可是今天白天捉住了兩個傢伙。杜斌科同志，你知道怎樣捉到的嗎？真巧……這兩個傢伙穿着民警服裝跳上電車就拿錢買票。女賣票員馬上懷疑起來了。她說：「我們這裏民警是不買票的」。他却說：「在我們基也輔却要買票」。當時車上恰恰有個基也輔人，——現在跑到我們城裏來的基也輔人真多得很。這個人說：「在基也輔，民警也不要買票的」。這兩個傢伙聽見說，馬上就溜。可是怎能溜得脫哩。車上的人一齊向他們撲去，想馬上把他們打死。後來查明真是偵探。你看巧不巧？請你給根煙我抽吧……不要，不要！這裏點火抽煙是不行的。我到走廊裏抽去。不然的話，擦供火柴，這些女子就會罵得你狗血淋頭的。

第七章

戰線逼近起來了。德涅泊爾河右岸方面的工廠都撤退了。鐵道上的火車陸續經過城市。火車上滿是從工廠上卸下的鐵床，有色

金鋼塊及其他材料設備等；從這些敵車箱上跳下來的人都是滿身灰塵，
膚色黧黑，形容憔悴。

拖拉這些列車的火車頭原來停駐的機車房已被德寇佔領了。這些
逃出的車頭拉着成百的車箱，有時是用兩個車頭拉，都往東方拉去。

車上司機拿着蘸鹹水擦自己又破泛又顯得悲傷的面孔，不樂意
回答別人的問題。他們吃的麵包還是在那些已丟給德國人的船裏烤出
來的，用來和麵的次梁是他們有生以來就喝着的。這塊麵包他們吃着
餓餓的，可是誰也沒有流淚……人們冷酷起來了，各自想着自家
的心事，常常聽見刺身的罵聲：「他媽的！」，可是這已不是罵而是在
狠狠抽打敵人了。

我們還要回來的……

他們橫行不走的……

你們把工廠撤完了，還是只撤這部份？
連一個螺絲釘都撤光嗎？——工人們回答說：

房屋，簡直怎樣？

——牆壁有什麼用處？有用處的東西都炸毀了……

——自己炸毀的麼？

——難道有什麼大叔幫你去炸毀不成？

——可惜得很，真的吧？

——哎呀，那還用說……你該懂得的……

工廠裏的人還不完全覺得危險已逼近眼前了。以為戰線總會穩住
的，縱使直線的敵軍會因兵力分散而減弱的，會有某些新的師團，新
的坦克裝來，會有空軍飛到，那時他們的工廠就不需要撤退了，——
就不需要像這樣把連一個螺絲釘都撤光……

從莫斯科寄來了人民委員發出的第一次預告：需要計算搬走工廠
時所需用的車輛數目。這個預告是根據國防委員會底決議。在迫不得
已退走時，一點東西也不應留給敵人，要通通運走。不能卸開重複線
和信號必需炸毀。

工廠裏還在繼續工作。日夜製飛機，趕一批飛機，趕一批……

聯隊送往的罷。

難道一切都要運與拔起，拋在敵車箱上，運到誰也不知道的地方去麼？夜間召集了黨的會議，各工作間底共產黨員聽了舍夫科普梁斯，拉莫且和杜斌科通知後又回到工作間去了。

一個脊背微駝的高個子匠師賀明科，逗留沒有走，他那副敏慧的眼睛中含着悲愁的神色。他說：

——我決不離開我的工廠。

——你想留下替德國人作事麼？——舍夫科普梁斯問。

——絕對不離開我的工廠。——他肯定極重複說。

賀明科誰也不顧地走了。

——拉莫且，你爲什麼不把他扣下，叫誰交出黨證來？——舍夫科普梁斯怒叫道。

——交給我去辦，——拉莫且蹙起眉頭說，——我去和賀明科談談……這樣看來，預告是很明顯的。要向工人解釋明白才行。

——把所有的工人都運走麼？——柏蘭問。

——凡是在新地方必需的工人幹部都要運走，——杜斌科回答說。

——這辦不到，——柏蘭把手一擺，顯出沒有辦法的副情，——困難得很。

——是困難，但並不是沒有辦法。

——我是管理運輸工作的人，我懂得需要多少車輛才能把所有的人都運走。想必各人都會帶着自己的家眷，老老少少，裝幾罐油把這

——所有的人都要運走。我們絕不拋棄家眷。

照計算，撤退工廠差不多需要一千輛車箱。單是那架不久的從國外買來，而爲杜斌科父親所最愛重的壓鐵機就需要四十輛敵車箱。離開這架壓鐵機必需有強大的起重機，可是這些起重機早已運到莫明科去了。至於留在工廠裏的動臂起重機是不夠另置的。杜斌科提議把這架壓鐵機當作不能運走的複雜組合機，——這就是說，萬一退走時必需把它炸掉。拉莫且厭厭地瞞了他他一眼，爾提議把這個問題保

留到查明情形時再決定。拉莫且想把所有一切，「連一個螺絲釘」都運走，這是現在認為切實工作的標誌。夜間和莫斯科打了電話，請示關於卸開壓鐵機的事怎樣辦。莫斯科方面回答說，起重機無法運來。要是不能把壓鐵機運走的話，就把它炸毀。波格丹決定不把已通過的決議告訴父親，可是他已從旁人那裏聽到這個消息。他一看見波格丹就說道：

——你們決定砍掉工廠底手！爲什麼不把大家預備帶着的箱子丟下，來把壓鐵機運走呢？真不成事體……

——運走了，運不到，在路上散開了，怎樣辦？

——運得走，也運得到，也散開不了。

——爸爸，你來辦辦好不好？

——我來辦，——老頭子答應說，爲什麼我不辦……波格丹知道情形真這樣壞嗎？——老頭子把聲音低得幾乎聽不見說，——硬要逃跑嗎？

——有備無患。

——你們知道的清楚些……

父親走開了。波格丹又在父親臉上看見原來賀明科顯露過的那種悲傷神色。這樣的事對於工人本來是很難，是不習慣的。他們慣於創造，自然不能同意破壞行動。

……在舊國界上發生了坦克戰，雙方參加的坦克數目是歷史上所不曾有過的。成千的坦克互相衝撞，射擊，鐵甲都熾熱起來了，人們唱着國際歌，拋擲手榴彈，炸毀坦克塔，炸斷坦克履輪。在烏克蘭和開唱洛露西亞火熱般的田野上，鋼鐵刺刺炸響。拉莫且底兒子也參加了這次戰爭。拉莫且急不可忍地等待這一次戰役底結束……腹食不來。此刻他那鍾愛兒子的天性超過了做共產黨員和公民的情感。運來了參戰員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戰鬥的傷兵。有的被燒壞了，有的打成了殘廢。德軍用超過三倍的優勢力量踏潰了我軍坦克師。敵人坦克突破了我軍防線，可是敵人這個勝利是花了極大代價的。受傷的坦克手臉上沾滿血淚和火藥塵子，他們說到這次戰鬥時都是咬牙切齒，聲音低

• 在額頭下滲有絲絲的鮮血，他們肉體上的痛苦，因精神上的痛苦而更加加深，慚愧的神色又表露出來了。他們認為自己所流洒的鮮血是不夠補償這次失敗的。

當時還沒有人知道，這次失敗是比曠揚一時的勝利還有意義些，被現代武士所消滅了的成千德軍坦克要比所放棄了的那些被砲火燒毀，被鋼鐵壓塌了的土地更寶貴些…

替坦克手們裹好了傷口，洗去了臉上的血污，讓他們喝了牛奶，菓糖水，吃了鮮紅的莓子，休息一會後，就又載送走了。

拉莫且從這些坦克手那裏打聽到了畢佳的消息。他打仗打得很勇猛，受了重傷，似乎把他從戰場上運出來了… 一個兩腿幾乎完全打斷了的中尉認識畢佳，簡單誇揚了他幾句之後就睡着了，過度的疲勞使他連痛楚都不覺得了。

拉莫且大步地走出醫院，坐進汽車就馳往杜斌科家裏去。拉莫且現在完全成了孤單一人。他的妻室和幼子在戰前不久，到住在邊界附近的姐姐家裏去了，也是音信渺然。

——我的畢佳呢… 我和他幾乎沒有告別，——拉莫且向宛柳說。
• ——他是這樣一個身體瘦弱的小伙子。鼻樑常常有病。後來入伍，醫治好了… 現在又受了傷… 受了重傷…

——受了傷會醫治好的，——宛柳極力安慰他，——會把他送到醫院裏去醫治好的。

——當然會醫治好的，宛柳。難道我想不會治好的麼？還有我的女人也失蹤了，渺無消息。

——大概在路上什麼地方，沒有來得及通知你吧了。

——當然是在路上什麼地方，她總不能留在淪陷區裏的。

拉莫且喝着茶，吃着甜餡餃子，這是柳羅，安瑪列由夫娜做的，極有味道。驕地他慢慢放下茶杯，雙目呆呆直視，坐在那裏癡想着什麼。隨手把身子一挺，拍上領扣，把頭轉了幾轉，微笑地說道：

——人底腦袋底特點就是常常生出各種妄想來。吉米什葛來的偵查怎樣？

丹孃急忙拿來一包用紅絲帶繫好了的信件，從包裏取出最後的那一封來，信封上蓋有軍事檢查機關的印章，鈐有部隊的號碼。丹孃讀着，有時丟下了幾句，臉一紅，這只是關係她個人的話。

「丹孃：——她讀着，——敵人很強而且很危險。我恐怕有許多人不曉得這個簡單的事實。我們退却，並不覺得慚愧，因為我們並非不戰而退，而是節節抵抗，步步反擊，且這種戰鬥情形的激烈，當然你是絲毫也想像不到的。單是那種震天動地的轟隆聲就够受了。這種槍炮轟炸的交響樂覺得總有一天會震碎我的腦袋。現代戰爭，聲音特別宏大。轟隆隆，嗚嗚聲，響成一片。機關槍射擊得這樣緊急，令人覺得在一分鐘內就會把軍隊裏所有的子彈都射光的。還在開戰第一天，我們的兵車開近了前綫，四週都是美麗的田野和森林，我聽見遠方隱約的砲聲，這是和烏克蘭六月間的美景多麼不相稱啊！我們在車上坐着還不懂得究竟是到什麼地方去，戰爭是怎麼一回事。你知道我怎樣的一個鬥士。可是後來我們懂得了什麼是戰爭。你看剛在今天就有十四架德軍轟炸機在我們頭上飛過。他們向我們隊伍拋了百來個炸彈，炸得到處炸裂着，最主要的是，我們只好退却，毫無辦法可想。後來在天空中出現了一架我軍驅逐機。當時我們覺得單是一架驅逐機來對付十四架可怕的黑色敵機，又有什麼辦法呢？這些敵機正在用機關槍和大砲掃射我們，可是這架驅逐機好像一隻雄健的公雞似的直向它們猛撲，一下子就有一架敵機起火了，隨後又有另一架被打落了，其餘的敵機四散飛逃。這隻「鷄子」竟還在天空追逐他們，直到汽油完了才止。我永遠不會忘記這位飛機師的。後來我們知道，原來就是蘇菲英雄蘇普龍。我們大家舉起槍來向他致敬，可是他未必看見了我們的快樂神情。雖然他在離別時振着機翼在我們頭上飛過……丹孃，我們退走是在敵人槍彈掃射之下，大概我的身子是鐵鑄的，什麼也打不進；或者，也許子彈知道我有你和一個多麼好的女兒吧。祝你們平安啊！」以下是關係我個人的話，——丹孃說，臉上起了一陣紅雲，顯出興奮而為自己丈夫自豪的神色。

——他在信裏絲毫沒寫到坦克手的事情麼？——拉莫日問。

——沒有… 沒有寫到…

——大概他沒有遇見坦克手，不然的話，他定會像描寫蘇普龍那樣來描寫他們的… 是的，我知道蘇普龍。真是個好漢…用不着說…

——還有關於政治的話，——丹孃說。

——那麼是與我有關係的，——拉莫且笑道。——請把政治的話唸來聽聽。

——「你告訴大家，必需發起人民去作戰… 我愈來愈相信：德國人很強而且組織得很好，同他們開玩笑是不行的。需要用同樣的武器去戰勝他們。你告訴波格丹，飛機需要得多麼厲害啊。坦克需要得多麼急迫啊。子彈，鋼盔，鐵鍬，自動槍以至牛肉，麵包和水菜都是萬分需要的。兵士們還是吃得很多，親愛的，你的吉米什也是一樣… 胃口並不因害怕而減少… 至於說到可怕，那是真的… 如果誰對你說，他不害怕，便不要相信他。戰爭完後，我要專門攝製一張關於弱小勇士的影片… 真的…」

——他在這裏也沒有看見坦克手麼？

——沒有。他還寫到同他哥哥尼古拉會見的情形。

——好，你把這次會見的情形唸給我聽吧，——拉莫且低聲表示同意。

——「日前我看見我們的尼古拉。他也在帶着軍團退却。說句老實話，當我決定去和我們的將軍接吻時，我真覺得有點不自在。他是我的哥哥，這算什麼。現在我只是一個中尉，他却是個堂堂長官！而且他是清清潔潔的，我却醜態得像个毛草人。尼古拉服裝整齊。他的騎兵坐在馬上唱歌，甚至站在鞍子上跳舞。在各團裏都有軍樂隊。尼古拉什麼都有，連坦克也有…」

——他終於看見坦克了！——拉莫且叫了一聲。——這條傢伙

——畢佳不會在那裏的，——宛柳說。

——我知道是不會在那裏的。可是他看見了坦克，就好極了！

——「老實說，我們看見了這些騎兵，就呼吸得極快些，並且快樂

些了。甚至也振作精神挺胸昂頭，唱起歌來了。你知道唱的什麼歌？就是我們倆曾在伊爾滋河畔唱過的——「喂，你這個格柳！」唱得真不錯… 讓希特勒去胡思亂想吧，我們還是像在伊爾滋河畔一樣唱著「格柳，格柳…」的歌。

——他們唱的歌真不錯，——拉莫且說，——可見他們並不很害怕。不妨事，會習慣的，會鍛鍊出來的，以後一切都會順利的… 至於要較起人民… 這是對的… 有些人直到現在還是安閒自在，懶懶散散的…

第八章

城裏和工廠裏還有許多人不相信會有空襲的事。戰線離得很遠，在城市與戰線之間有強大的防空網，層層圍繞着烏克蘭的巨大工業中心。

成千的高射砲，三筒機關槍瞄向天空，還有無數聲音機。探照燈在一星閃爍就已照射着每個飛過城市上空的可疑的黑點，直到看得清清楚楚後，才把它放走。

每所房屋都有居民和看門人輪流值班。民警領到了鋼盔、防毒面具和步槍，步槍掛在肩上有點防礙他們指揮那川流不息的汽車交通，戰線日益接近，城裏的汽車越來越多了。防空隊還把自己的防空工作和拯救城市火災的未來作用看得很輕。青年男女們值班時利用夜間黑暗作喁喁情話，有時值班長巡視崗哨時，竟聽見吻聲唧唧。

洛柏少校是個講實際的軍人，他警告大家說，天空是茫無邊際的，空軍又是極端不可捉摸的，要是說敵人不會企圖轟炸我們這個供給前線軍火的都市，那就是妄想。要是我們現在向工人担保說，不會有空襲，那麼到了敵機下起蛋來時，工人會向我們說，你們真是膽怯！

洛柏少校提議在離工廠不遠的地方用三夾板造一座假工廠房屋，更確切些說，就是在地上放幾座屋蓋，安幾個煙囪，甚至在某些地方

點上幾盞燈。他從城裏帶了幾個僞裝專門家來，杜斌科派去了一百五十人，很快就在離工廠五公里遠的地方造成了一所假工廠。

此外，少校又暗自想出了一個什麼妙計，他把十五噸石油渣子，用污了的麻絨和其他易於起火的物件運到了河邊某個地方。他沒有把自己的計謀告訴任何人，可是，拉莫且當然知道洛拍少校想的是什麼，這位富有戰鬥精神的少校，暫時還被命運支配，還在不得已期待他的真正戰鬥事業。

在工廠院子裏和飛機場上挖了許多很深的塹壕，上面蓋有兩層圓木，然後又鋪上一公尺來厚的泥土，這樣來防備炸彈爆片。

本來擬定要建築幾個鐵筋水泥防空洞，可是水泥不夠用，就把造防空洞的事情暫時擱下了。而且工廠在空襲時，還是繼續工作，只有臨到直接危險時，才可以叫一部分工人離開工作間。

杜斌科當然是第一次佈置防空的工作，所以他不能想像，在開始了真正空襲時，工人怎樣能工作。他們不會跑掉麼？在有空襲警報時仍須繼續工作的決議不會引起不好的情緒，甚至發生恐慌麼？共產黨員在各工作間進行了宣傳工作，工人們很安然地接受了向他們提出的要求。一切都言而喻，當然沒有什麼反對。工人們嚴重地看待問題，認真執行戰爭所提出的任務，沒有無意思的恐慌，忙亂和「神經病」。

在工廠裏已經有過三次防空的演習，架在飛機場邊的大口徑高射砲也開放過，似乎真正的危險是不大的。婦女們在有空襲警報時比較焦急不安一些，可是，這通常是因為她們關心留在家裏的小孩。只好從學生中和青年團員中編制了幾個青年隊，担任在發出空襲警報時把女工們留下的小孩送到防空洞裏去。組織「地下幼稚園」需要花費額外的經費和材料。置備了一些小床，草褥，安了幾個開水鍋，甚至買了一些玩具和糖果。在戰爭條件下，工作與尋常不同，既花費時間，又要遇事靈活和顧慮周到。當然，不是一切都作得盡善盡美的。防空洞是利用住宅樓房底地下室造成的，抵不住直接落下的大爆炸彈；鋪的床太少了，因為地方不夠；忘記了一件極簡單的事情，沒有到

備夜章；但總算進行了準備工作，雖然對於危險的到來還帶着懷疑態度。

——這只是還沒遭到敵人第一次轟炸前的情形，——洛柏說。——隨後就會像鯉魚一樣靈活的。

波格丹幾乎無法回家去。每每他一離開工廠，工廠裏就特別需要他。飛機的改造過程快要完結了。預備裝在偵察機身上的十二公厘厚的鐵甲已經煉好了，在大砲射擊場上試驗過了。德軍穿甲子彈打在鐵甲上，只留下一個小小的白點，像是用粉筆在鐵甲上戳了一戳似的。德軍用來掩護坦克師的防空摩托化部隊所用的自動高射砲彈，都不過在鐵甲上打一個小窩；這種損傷是容易修理的，只要經過不大的火炙手續就夠了。因為偵察機會要受到不少的這樣損傷，為了便於修理起見，所以想出了一種特別連鎖來裝鐵甲。當然也沒有去掉大砲。一切武器都照舊，並且，還加上了一種新武器。關於這種武器，工廠裏的人只是低聲談論着，因為不詳細知道懸在新飛機鐵肚皮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這種工作是加速進行，「作通夜禱告」——工人把作連班這樣稱呼——成了通常的現象。工廠裏常常可以看見一堆堆躺着睡覺的工人，他們把從家裏帶來的氈毯，或遮蓋飛機和摩托的布套蓋在身上。工人們稍微合合眼針跳起來，跑去洗洗噴水澡，又開始工作了。工人們的妻子，特別是住在河邊工人村裏的，常給自己的丈夫和兄弟送來吃食，當時在烏克蘭食品是非常豐富的。這年烏克蘭是空前豐收年份，並且據說全蘇聯都是一樣。

舍夫科普梁斯參加過黨的市委擴大會議回來後，向波格丹說，烏克蘭穀類收穫量平均每公頃為二千六百公斤，甜蘿蔔每公頃二萬五千公斤。烏克蘭按國家計劃本應供給全蘇聯的砂糖。但這收成是否能夠完全收割到手呢？

在工人住房南面三公里地方的大路上，塵霧迷空已有三天了。一刮起南風，塵土就向工廠方面飛來，到處都蓋上了一層灰色的薄塵。絡繹不絕的蘇民車輛已在火路上過了三天三夜了。這是從德涅泊河右岸，甚或也許從比薩拉比亞，北布哥維納和西烏克蘭各省逃到這裏

來的第一批牛馬車輛。工人們走到大路旁邊，默然看着這種大移民的情景。起初來的只是汽車隊，通常都是老舊汽車，大概是不能供前綫用了的，現在來的已是牛馬車甚至用奶牛拖拉的車輛。車輛上滿載着各種各色傢具，傢具上邊又坐着風塵滿面的小孩和老年婦女，他們用頭巾或爛圍巾蓋在臉上遮住太陽和灰塵。有些人拿着槓條趕奶牛，用手推着波弱的小牛，趕着綿羊，山羊往前走。在難民疲乏不堪的臉上顯出一種悲慘憂鬱百不翻心的神情，只是從談話時簡短的話句中長深陷在塵屑下面的眼色中才可以看出他們對敵人的痛恨。人們拋棄世代居住的家園和肥沃的田野，成羣結隊逃往人地生疏的異鄉去。那裏會怎樣接待他們，會怎樣安置他們呢？他們本來慣於耕種肥沃土地，經營廣闊田莊，可是前面期待着這些耕夫的，又是些什麼樣的土地呢？牲畜還直趕在禾苗中走着，附近車體農民因此和他們吵起架來，他們便回答說：

——沒轆一樣，你們收不到手。留給德國人是不是行的… 要親手來把一切都消滅掉…

車上載着受了傷的兒童，老人，婦女。他們抬起綁着綑帶的頭說道：德國人常常從飛機上射擊退走的難民車輛。

有許多母親已經在路上失掉了自己的女兒，現在垂首痛心地走着，或者雙手抱頭坐在車上。無限的悲傷就在被戰爭風暴刮走的人們頭上盤旋下已。但正是在這種悲傷的雲霧中伸展着人民仇恨心理底強大羽翼…

忽見有一隊摩托化部隊迎面而來，向戰綫方面走去。一輛一輛的卡車風馳電閃般向前駛進，這些卡車大半已不是新的，而是繳發來的褪了色的尋常卡車。紅軍兵士一列一列擠坐在卡車上，他們手裏都拿着步槍或自動槍，步槍上的刺刀或自動槍上蜂窩似的槍管挺然直立。紅軍兵士們沒有唱歌，只是望着公路左邊塵霧高騰的車馬路上那絡繹不絕無家可歸的人們，各人都想着自己的父母兒女現在也許像這些悲慘的人們一樣吧。在小休息時，戰士們走到這些人跟前，婦女們就倒在不相識的少年懷裏哭訴自己的痛苦。紅軍兵士誰宣誓定要報復敵人

警詞是非常簡單：

——等等吧，那鬼東西……我們定要收拾他的……

戰士們咬緊牙關，——因為哭泣是可羞的，——跳上汽車，敲着司機棚蓋說：「快些……快些……」。車夫們也不需要同志們的警告。他們懷着同樣的心情，也咬緊牙關免得哭出聲來。這些由祖國號召來抵抗敵人的青年們，在這些嚴重的時日裏，鬚上不知長出了多少白髮，額上不知生出了多少皺紋！但這是忠於祖國子弟高尚的白髮，光榮的皺紋。祖國會像慈母一樣饒恕這種飽經憂患的早期成熟……

杜斌科和舍夫科普梁斯一塊也在觀看這副大移民的圖畫，不由的也想到自己的家底。或許他的母親也會這樣腿膝麻木坐着，把頭靠在包裹上，嘆嗽着，用手緣來擦着乾得開坼的嘴唇。他的宛柳會低起頭跟在馬車旁邊往前走，除了前面軋軋響着的輪子和被車輪碾成的塵土車轍以外什麼也看不見。而也許，——波洛丹不由的心裏一痛，——她會像那個在渡過德涅泊爾河時，兒子被德軍擊逐機打死了的女人一樣，坐在堆滿傢具的馬車上，放聲大哭……一面哭，一面把頭撞着那塞滿破鞋爛布の木盆桶……而他的兒子呢！……

波洛丹細聲向舍夫科普梁斯說：

——我想回家去看看。

舍夫科普梁斯望了望杜斌科，就點了一點頭。

——杜斌科同志，你到家裏去過夜吧。今天夜裏我們沒有你也行。今天恰恰是拉莫且值班，我來和他談一夜吧……

杜斌科叫車夫把車開快些，這個車夫也是喜愛開「鬥風」車的，一剎那間就把杜斌科送到家裏了。杜斌科不顧腿痛，急忙滑梯子跑到自己住宅前，把鈴一按。他覺得，永遠也不會看見自己的親人了，他腦海中又不由的湧現出他在觀看絡繹不絕的難民時印入意識中的那種懷慘情景，怎麼也擺脫不掉。於是他一看見他那笑容滿面的妻子，就久久的吻着她。

——你怎麼的？——當他放開宛柳時，宛柳問道。

——我不知怎麼恍惚覺得，家裏會是空空洞洞的，一個人也看不

見，你們在冒著風塵，跟著軍部身子，手手往什麼地方走著…

——波格丹，你聽到什麼消息不成？

——沒有… 我看見了更可怕的情景。路上難民川流不息地走著… 從烏克蘭來的難民… 宛柳，這是多麼悲慘呀。阿略沙到那裏去了？媽媽在家嗎？丹孃怎樣？

——他們都好。阿略沙在街上玩。媽媽躺在那裏打盹。丹孃在寫信給她的吉米什。這是她唯一的安慰。你要吃午飯麼？

——也許吃點好。不過我不久以前在工廠裏吃過了… 噢，宛柳，我們要來商議一些家裏的事情…

波格丹躺在沙發上，一手墊在頭下，使身子比較舒適些，免得腿痛。房子裏幽雅涼爽。厚厚的窗幔幾乎掩得緊緊的，所以街上的嘈雜聲不甚擾人，日光也晒不進來。時時刻刻追隨着他的烈日和熱浪直到此刻才離開了他。他面前坐着他所心愛的女人，和她同憂樂，共患難已是十年了。他知道，一走回家來，總是可以找到同情和諒解，如果需要的話，也可以獲得安慰。他每每帶著許多煩惱走回家來，可是一到家裏，這些煩惱就漸漸消散了，他離開家裏時，總是精神興奮，氣力十足的去繼續工作，繼續鬥爭。

——宛柳，要是你們大家都要離開這個城市的話，你覺得怎

？

宛柳忽地一驚，望了望他，問道：

——你一個人留下嗎？

——我一個人留下。

——你的腳這樣痛，怎麼能一個人留下？

——我會醫治的…總有一天會醫治好的，決不會永遠這樣…

宛柳連連搖頭。

——波格丹，你不會醫治的。你去治療過幾次了？我記得只去過兩次！…

——三次，可是有一次給我電療的那個看護婦不在。

——難道情形是這麼壞麼？——她問道，同時就用地黑黝黝的

珠去觀察他的神情，她總想抑住自己眼睛中的驚惶，可是總不免露出愁色來。

——情形並不是完全沒有辦法的，但是要預先走開一下才好。城裏已經開始撤退婦女小孩了。今天已經開走了第一批專車…

——我們不是可以隨時坐汽車走麼？

——不可以。

——爲什麼？

——我不是隨時都可以送你們走的。並且不知道那時是否還可以坐汽車走。德國人常常轟炸道路，掃射汽車…

——波格丹，我不願離開你。

——不行，你一定要走…

——我決不拋棄你，決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可是現在這裏是很危險的。

——反正一樣。我決不拋棄你，決不讓你一個人留在這裏。

波格丹因爲她的固執，開始生氣了。氣越來越大，看看就要發作了。但他極力抑制住，把她纖細嫵婷的腰身撲到自己懷裏。她就順勢把臉貼在他的胸前，嗷哭起來了。波格丹想不到她會這樣，連忙用手掌撫摩着她那戰抖的肩膊，支支離離說了些可懂不懂的話，在這樣的瞬息間，這是常有的事。

她抬起淚痕斑斑的眼睛，咬着嘴唇，想勉強笑笑，可是接着又哭出聲來了。

——你怎麼的，宛柳？

——波格丹，我害怕失掉你… 我害怕… 在這樣的時光是不能分離的。一分離就完了… 就會是永別。我不願意失掉你… 這一向來，我沒看見你，我感到多麼痛苦呵！你甚至不許我打電話擾亂你… 你我同在一處，還離得這樣遠，要是我們分離了，那…

——可是留在城裏是危險的哩。

——我願意和你一同來受危險。橫豎一樣，沒有你，我是不能過活的。要是我失掉你的話…

——發出空襲警報，敵機轟炸起來時，阿略沙怎樣辦？

——我帶着他一同到防空洞裏去。大家都會去的，媽媽，丹孃帶着她的女孩……所有的人都去……我和媽媽已在縫褥子，預備帶褥子到防空洞裏去……

——宛柳，要是你看見今天難民的情形，就不會這樣想了……

她帶着多少驚訝的神色望着他。

——可是你也想叫我們去做難民哩。

——這真是你們女子底邏輯。

——怎麼說是女子底邏輯？——宛柳拭着眼睛，臉上微微現出笑容。——你看見了難民，就想叫我們也做難民。爲什麼我們要走開？難道像我們這樣大的城市會讓給敵人嗎？決不會有的事……決不會……我不是共產黨員，可是我相信不會把我們城市讓出的，不會讓德國人闖到這裏來的，你們是共產黨員，却已經……

——共產黨人從來不輕率冒昧的。……可是 一般說來……隨你的便吧……

——我們不走，我們不走。

宛柳喜的一跳而起，在房裏團團轉。

——媽媽，丹孃，我們決定不走了！

他們全家一塊用了晚餐，喝過酒，談過各種各樣的事情，當然首先離不開戰爭和軍人們的事情。丹孃哭過；她是贊成撤退的：她受過多次空襲後，很想帶着自己的小孩離開戰爭的慘禍越遠越好。不過她把自己的意見說得很小心，極力避免干預宛柳已經斷然採取的決定。夏日優美晚景漸漸降臨。黃昏籠罩着城市，房裏也漸漸昏暗起來了。大家的面貌暗淡得模糊不清了。決定打開電燈，可是這就必需放下掩幃。那時又覺得悶熱難過。結果還是扯開簾幔，打開了窗戶，大家走到外面涼台上去，涼台欄杆上纏滿青藤，攜着花草。下面街道上依然嘈雜熱鬧，小孩們叫叫喊喊，其中阿略沙底聲音特別顯得尖銳。波格丹把身子伸出欄杆外，叫喚了兒子一聲；阿略沙看見父親，就急忙往房裏跑，不一瞬就坐在父親膝上，把熾熱的臉頰靠在他的胸前。

——爸爸，好爸爸，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怎麼沒有看見？

——大概你跑到電影院旁邊去了吧。

——是的，是的。爸爸，我到過電影院跟前。

家裏是照常一樣的過日子。一切如舊，彷彿在很遠很遠地方的血戰，還絲毫沒有觸動他們的家庭似的……

第九章

十點鐘時，發生了空襲警報，警笛長鳴。幾千揚聲器再再重複着刺耳的聲音，一下子就把房屋裏，街道上所有不應該冒險機轟炸危險的人們通通趕走了。

拉莫且打了一個電話給波格丹：派來了汽車接他，需要馬上到工廠裏去。波格丹把家裏的人送到了防空洞裏。防空洞就是他們房屋下面通常地窖改造的。地窖裏早已加上幾根大木柱，撐着水泥築成的天蓋。又在地窖裏開了幾個保險門，通外面的風窗釘上了木板，堆上了沙包。牆邊和木柱間擺了一些長凳，門口亂堆着一大堆鐵千筋，鐵鎚，鐵錘，斧頭等等。波格丹剛把母親和阿略沙安置好，就有個帽上釘着內河航輪徽章，穿着白上衣的值日員大聲宣佈說，要是落下了炸彈，把地窖炸垮了，埋在地裏的人就要用這些工具「掘通到外面去」。值日員說話的聲調，又駭人，又悲傷，弄得許多婦女都有些恐慌起來了，她們再也不那樣快樂了，就開始來仔細觀察地窖，摸摸木柱，望望灰色的天蓋，切切私語起來。忽然有幾個青年人，穿着白色褲子和開領襯衣哄然笑着走下地窖裏。值日員呵責他們不該笑，接着又聲明說，要是我們房子上「炸彈落得超過限度了」，就會叫他們來幫忙。來了幾個老太婆，手裏提着枕頭，草褥，麵包，黃瓜，還有幾瓶水。似乎她們有生以來就在防空洞躲慣了的——他們準備得多麼週到仔細呵。杜斌科家裏人坐着的那條長凳上，來了一個身穿中尉軍需服，沒戴帽子，也沒繫腰帶的少年。他低頭不看人，有點害羞似的，把一個姿色可人的金髮少女，安置在自己旁邊。杜斌科很熟識這個少女……她在基波托練斯裏服役，居住在他們這所房子裏上面一層樓上。

她每次遇着波格丹時，總要投他幾個媚眼。這個中尉軍需，大概是到她家裏作客的，可是既然發上了空襲警報，就不得不下到地窖裏來。

他坐在那裏把手蒙着一邊臉，顯然是假裝牙齒痛得厲害，因為他不願意受到旁人樓房底屋頂上去救防燒夷彈。坐在他旁邊的那個少女賣弄風騷似的轉過臉來向波格丹擲了幾眼，又把舌尖舐了一舐豐滿的嘴唇。她覺得，她既然能夠引誘一個這樣美麗年輕的軍需官，就可以更急進的來挑誘杜斌科了。杜斌科本來見慣了婦女們投給他的這種傾情吐意的視線，然而今天他却用特別的眼光來估計：人生前進不息，誰也不能停止它那永不變易的法則。他只好很有禮貌地向這個金髮少女點了點頭，彷彿熟人一樣，她就臉紅過耳，含含糊糊囁嚅着說：「杜斌科同志，你好」。

——你要保重自己，——宛柳在與丈夫分別時說，並吻了他一吻。

——你們不要着急，——波格丹安慰地說，——特別是不要受寒。

他很不願離開家裏人，可是工廠裏等着他去。母親貌似鎮靜地坐在那裏，把睡熟了的外孫女抱在自己懷裏。阿略沙歪在婆婆旁邊打瞌睡。波格丹很着急，可是極力抑制着。這是她很和母親相像的地方。

杜斌科沿着潮濕的石梯，走到院子裏去了。值班的掛着防毒面具，戴着帆布手套，站在崗位上顯出聚精會神的嚴肅神色。那個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日員，把帽上的白單取下塞在衣袋裏。大家都望着天空，一團團的稀薄雲彩在那裏飄浮。星光晃漾，很遠的天邊有冷冷的火星閃了幾閃，剎那間又熄滅不見了，這是架在城市那邊的高射砲隊在開砲射擊，同時聽見遠方傳來的隱隱約約的摩托聲。這乃是城市居民開始在與敵人空襲作大規模的英勇鬥爭了。那些站在暗黑牆邊舉目望着天空的人們，那些站在屋頂上靠着煙囪的人們，那些拿着抬床架在門口打瞌睡的女救護隊員們，第一次直接參加鬥爭了，不過她們此刻還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大家都覺得馬上就要解除警報了，馬上就可以站起來，伸伸在夜間溫氣裏弄得疲乏不堪的身子，各自回家去休息。

休息，好到早晨跑去作真正的工作……

杜斌科走出大門，沒有看見汽車。他望望錶，從發出警報時起不過十分鐘。大砲底射擊聲越來越近了。散佈在城裏城外的砲隊，都在開火了。尖銳的高射砲聲，砲彈的炸裂聲，連續不停。杜斌科傾耳聽着來辨識那些越來越近的摩托聲。他有經驗的聽覺，從聲音中，判定這是轉動靈巧而馬力強大的摩托。前來轟炸城市的是「容克」飛機。杜斌科很熟悉這種飛機發出的「兒鳴」氣浪聲，因為在開戰前還領到了這樣幾架從德國買來「供研究用」的飛機。

高射砲發出的的一團團爆炸彈火和閃光佈滿天空，構成了重重疊疊的火簾。似乎這樣綿密的火網，敵機是完全無法鑽過的。可是摩托嗚嗚聲却仍是不斷的叫着，使人不由的背上打着冷戰。探照燈放出一條條的白光，穿入黑空來摸索每一團黑雲。好似白劍交舞，三三兩兩一起奔馳於天空，不半晌又熄滅了，這裏一熄，那裏又閃爍起來。在不遠的屋頂上發出了連連的自動砲聲，每隔一會，就放出一排砲彈。最後迎着愈鳴愈高的摩托聲飛去了發光彈，在空中留下一根根的紅色虛線：機關槍開始射擊了。驀地發出了刺耳的嘯聲，彷彿一根長大的鋼鞭在空中急急一揮，接着就是一陣轟隆聲，只見一團紅亮的旋風衝上天空。波格丹被掠過全街的強大氣浪沖翻了。他跌倒在街旁走道上。窗上玻璃紛紛碎落，好像開槍似的響着，一陣陣的碎片像彈雨般直往下墜。波格丹不由的把手掌遮住臉。他有點震得發昏了，半晌後，他站起身來，放下手，就看見手上有一條一條的割縫，鮮血淋漓。高射砲聲和裝滿某種強性炸藥的炸彈爆裂聲，把房屋震得好像連基帶頂都搖擺起來了。在對面的黑色大廈那邊陡然沖起了幾股黑煙，屋頂後面吐出了幾條尖尖的火舌，把房屋的輪廓照得顯明些了。一粒粒的煙灰落到臉上。周圍霎時通亮起來。左邊製酒工廠所在的區域裏也是這樣急速地噴起了一團團的火焰。喉管刺得發癢。值日員在院子裏嘎聲喊着：「抓住它——拋到水裏去……撒沙子……」可是那從大砲轟隆聲中與破出來的各種喊聲又把他的聲音掩蓋住了。只聽見有不同的喉嚨高喊着：「不要走近跟前去！小心射傷你的臉」，「拿鉗子……抓住它

「』，「掛尾巴！…』，「燃起來了，鬼東西，噴火！」

杜斌科靠在牆角上，有三個年輕女子帶着拍床急急跑來了。他忽然看見其中一個就是在防空洞裏坐在中尉軍需旁邊的那個金髮少女。

——你沒有受傷麼？——少女們齊聲問道。

——沒有，謝謝你們，——波格丹回答說。

——杜斌科同志，關於我們的防空洞，你不要擔心，——那個金髮少女說，——那裏連響聲都聽不見。只是有點顛簸罷了。

鄰近猶爾瓦有民警吹哨子叫人。少女們急忙跑向那裏去，鞋跟踏得柏油路開開關關響。

「爲什麼汽車沒有來？」——杜斌科生氣地想道。他又看了看錶。錶上玻璃沾有血跡。他拿袖子把它揩掉了。發出空襲警報後還不過二十七分鐘。他站在屋簷下，左右兩旁間或落下炸片。街上有救火車駛過，兩個背掛自動槍的摩托車手電閃般飛馳而去，接着又有一劫殲敵隊走過。看門人和那個戴着內河航輪制帽的值日員走出門來了。他們興奮地繼續談着沒有說完的話。

——我不是叫過你：撒沙子，沙子，掛住它，拋到水裏去。你却只是在它的周圍兜圈子，——值日員用儼然是長官責罵下屬的語氣說着。

——不能馬上跑近跟前去。鬼東西，射到臉上來，——看門人辯護說，可是語調並不暴燥，而是自覺很有身價似的。

——要把它掛住，拋到水裏去。讓它去嘖嘖咕咕，用不着害怕的。

——我並沒有害怕。後來我把這個鬼東西掛住了。它咕咕嘖嘖，嘖嘖不停。爲什麼我沒有馬上拋到水裏去呢，因爲並不是任何一種炸彈都可以拋到水裏去的。

——那末就撒沙子好了。

——有些可以撒沙子，有些是不能的。

——任何一種都可以撒沙子。它們都是一樣。

——這點我不同意。敵人有什麼意思要拋擲同樣的炸彈。德國人

也是很詭詐的。他們打遍了整個歐洲……我們呢，還是第一次……——看門人瞥見了杜斌科，就走到他跟前，望了一望，認清了面貌之後說道：——這是自家人，杜斌科同志。他有通夜的通行證。杜斌科同志，等汽車麼？

——等汽車。

——也許不會開來，看樣子，到處都在擲炸彈。嚶，鬼東西，又叫起來了……要一直弄到天亮不成……

汽車終於開來了。汽車夫支支離離地向杜斌科說明遲到的原因。杜斌科本已等得生氣，又聽到這些厭煩的詳細解釋，就粗暴地把汽車夫推到右邊坐位上，也不發汽笛，也不開燈光，就掌起舵輪向工廠裏馳去。在城裏，沿路有崗哨叫喊着，可是他沒有停車，只是出城時，衝過了檢查通行證的地方之後，有一個紅軍中士騎着摩托車趕上了他，把他阻住，檢閱他的通行證，直到他熱烈詳細解釋過這樣急忙的原因後，才放他過去。

被火焰照得通亮的城市已在後面了。前面是一條白楊夾道的平坦光滑公路。波格丹看見攔風玻璃上映着紅艷艷的反光，閃閃爍爍，他毫不環顧左右一下，只望着前面那條引長得像把劍刃一樣的狹窄公路急馳而前。他飛駛過鐵路拱橋和一道河上的橋樑後，才舉目一看。工廠起火了！火焰高騰，蔓延到了很廣闊的區域，黑烟瀰空。他此刻的聽力尖銳到極點了，只聽見德軍轟炸機底響聲正是在這個地方嗚嗚不已。他以前覺得是從城裏發出的爆炸聲，原來却是在轟炸他的工廠，因而也就是在炸毀機床，倉庫，裝置衝擊機的鐵甲，摩托，大砲以及……留在廠裏的工人們；因為他們遵照決定，不管在任何轟炸情形下都要繼續工作，不離開自己的工作地點。那裏有他的父親，並且還有他的成千的同志，他是在危險來臨的前夜拋棄了他們的。

——擦過，杜斌科同志，——汽車夫猛地一叫。

汽車往上一跳，杜斌科底頭直碰到車棚橫木上，可是舵輪並沒有從他那麻木了的手裏滑脫出來。杜斌科繼續往前飛駛。紅霞愈來愈近，把他意識中害怕汽車出事的心靈磨得無影無蹤了。汽車夫臉如土色

剎那間從杜斌科手裏奪過帶輪來，可是每次都擄個空。汽車夫簡直被這漢的飛馳和他坐客底容貌嚇呆了。杜斌科把帶輪一轉，離開公路，直往種滿萹葦和甜薯的田野上駛去，萹葦莖在車身上敲着，在車輪下沙沙地響着，一球球汁液飽滿的萹葦子紛紛落到車頭上，霎時就被風吹走了。

又上了大路。到了工人村！村裏一棟棟小白屋都是照杜斌科設計，由工人各自用錢建造的，枝葉蓬蓬的樹，電話桿，密密的尖頭小木板釘成的籬牆……汽車跑出工人村，又來了一條河邊。制動器的一聲……波格丹跳出車外了，此時汽車夫才終於把那被汗水浸濕了的熱熱的帶輪遞到手裏。

波格丹跳過一堆有刺的草，穿過灌木叢，走到河邊了。黑黑的河水被火焰映出紅紅的花彩，在他的腳邊流過。起火的地方是在對岸，炸彈也是在那裏爆炸。波格丹捧起水來，潑到臉上。水絲從領口裏一直流到他那熾熱的身上。他向四面一望。對呀……這是工人村，……嚟所謂「小白屋村」……工廠應當在村的東北方面。起火的地方却在西南方面。德軍轟炸機這樣猛烈轟炸着的究竟是一個什麼目標呢？波格丹回到汽車跟前，把汽車夫一推，想再坐到司機位上去，可是汽車夫一動也不動。於是杜斌科只好繞到汽車那邊，在車夫旁邊坐下。

——那裏燒着的究竟是什麼？——他取下帽子問道。——是什麼？

——是些亂七八糟的垃圾堆，杜斌科同志。

——瞎說，怎麼是垃圾堆？——杜斌科喝道，他以爲汽車夫在嘲笑他。

——在今天以前，我們也一點不知道。看來，洛柏少校和我們拉莫且底計策勝過了德國人。真够笑的了……

——你怎麼胡說八道！

——杜斌科同志，難道你不知道麼？……那裏燒着的是油渣，棉織絨……德國人剛拋下頭一個炸彈，我們人馬上就點火把這些垃圾燃燒起來了，接着所有的德國飛機都朝着火焰飛去，一顆又一顆的炸彈

拋擲不已……我離開這裏的時候，他們在擲炸彈，此刻我們轉來了，他們還在擲炸彈。先後來了五批敵機。看來總有五十多架，決不會少些的……

——我們動身來的時候，你已經知道這些情形麼？

——怎麼不知道。

——你爲什麼不告訴我呢？

——我本來想告訴你，難道你會聽麼！ 抓起解輪就往前直飛……

難道我們是駛來的麼？杜斌科同志，說句老實話，我從來沒有這樣橫衝直撞過。

——那麼工廠沒有受損害麼？

——沒有。

波格丹仰身靠到椅背上，低聲說道：

——那麼，請你開到工廠裏去……

第十章

洛柏底計策成功了。杜斌科，舍夫科普梁斯，拉莫且，杜爾加也夫同到這個人工製造的火場上去，數了一數，一共有八十六個各種口徑炸彈炸成的彈窩。洛柏少校跳到一個彈窩裏喊道：「拿梯子來，讓我從機械間爬上來」，或者又跳到另一個彈窩裏叫道：「拿梯子來，我怎麼也爬不出裝置間來」……

大家都懂得在洛柏這些戲謔談話中含着什麼意思：要是炸彈落到了工廠裏，現在就用不着爲撤退工廠來操心了。

次日早上飛來一架德軍「恒克」式偵察機，可是被我們的驅逐機打下了。第二次飛來的兩架偵察機，又被我們高射砲打落了。高射砲隊已經在夜間空襲時打落了五架「容克」機，一總計算，就打落了七架敵機。德軍司令部在戰報中宣佈說。俄國南部一個製造兇猛衝鋒機的工廠被炸毀了。過兩天後，敵機又來襲擊城市，可是參加的飛機數量比較少些了。工廠區域沒有被炸。爲了使敵人真正相信這工廠已被

炸毀，拉莫且根據中央提議，將工廠作了「被毀」偽裝。我們的偵察機在工廠上空攝來的照片上，顯出樓房牆壁燒得烏黑，飛機場上彈窩密得像鐵釘孔一樣，居住的房屋也焦黑得像是燒過了似的。洛特少校說，照片上顯出各種破壞痕跡的顏色，一下雨就會洗掉。可是下了一次不大的雨，接着就有敵人偵察機從雲霧裏鑽出來，夜間又發生了空襲，但是「容克」機卻沒有向工廠襲擊。

決定所有工人家屬都務必撤退。但有些人總還不願意離開。拋棄慣了的家鄉，丟下妻子，而奔往茫無所知的異地，本是很可怕的。

原來接送工人的公共汽車開到了住宅區域，停在各樓房門口。小孩們嘻笑快樂地坐上汽車，婦女們却都是愁鬱悲傷。他們帶的東西很簡單，有的裝在籃筐裏，有的打在包裹裏。有些比較顧慮周到的人帶了毛圍巾，毡靴，大衣。可是這歲的人是不多的。誰會想到要在他鄉異地去過冬呢！大路上照舊是煙霧迷空。不僅是全部德涅泊爾河右岸烏克蘭居民都急急離開被騷擾了的廬舍，而且左岸省區的人也開始紛紛遷移逃避了。

如果說，叫住在公家房屋裏的家口動身還不十分困難的話，那末要那些住在「小白屋」裏的家室遷走，就麻煩得多了。有一千多工人和工程師技師們的家眷是住在河邊景色如畫的房子裏。工人村是杜斌科家愛子。杜斌科到美國參觀過「杜格拉斯」等飛機工廠，他從那裏帶回了這套新東西，就努力來實現自己的理想。在很短的期間內就造成了這套工人村。這些小屋是由工人自己出資建築的，由此就開始了工人們的定居生活。大家種起菜園，豢養牲畜，植菓木，種葡萄，於是畢生都固定在企業裏了。有些人家，有三四口人專門在工廠裏工作。每天早晨在通往工廠的那條鋪沙的石子路上就熱鬧起來了。汽車，摩托車，腳踏車沿着嫩綠的小白楊樹和種着龍眼，蕎麥，向日葵的田野上爭先飛駛。往工廠裏去只有七個半公里，可是人們卻乘坐摩托交通工具。他們在路上互相追趕，嘻笑叫喊着，彷彿彼此都在矜誇自己的優裕生活。這多半是優秀的漸達漢諾夫式的工人，機敏的匠師

，有天才的工程師。他的勤快勞動是獲得很好的報酬的，正像拉莫且所說，工人階級已進入了它生命底黃金時代。當需要號召人們來執行緊急任務時，首先響應的總是那些住在小白屋村裏的人。他們特別鍾愛自己的工廠，而不願損害它的聲譽。

可是，到了現在這樣緊急的時光，家產，不動產就模糊了他們的意識。他們不願拋棄自己的家園。原來那慫恿村人暗中抵制提倡首人，就是那個賀明科。拉莫且把賀明科找來談了兩點多鐘的話。他們走出黨委辦公室時，兩人都是臉紅耳熱的。

——我不能對賀明科實行任何處分，拉莫且向舍夫科普梁斯說，
——他是我們的人，真正的……

——他掀起了一場多麼大的風波？——舍夫科普梁斯生氣說。
——由於你的這個「真正的」人底唆使，所有單獨住戶都不願意動身。恐怕用炸藥去轟炸勸他們不動！對嗎？要是德國人衝進來了，我把他們怎麼辦？對麼？我要救出的是工廠，決不是他們的破爛傢具，懂得嗎？像賀明科這樣，該把他趕出黨去，要……霍爾庫行兇把他趕出去，對嗎？

——不對，這樣不對，——拉莫且說。——現在這樣的時候，每個戰士都是緊要的。把賀明科趕出去，是最容易不過的事。可是，這就喪失了一個共產黨員，戰士，自家人……

——鬼知道，——舍夫科普梁斯把手一擺，——一點也不懂。賀明科不願意走，是不好的，怕鬧每天在我們耳邊咕咕嗚嗚，說要開溜到塔什干去，也是不好的？對麼？

——「開溜」到塔什干去。你怎麼把他來和賀明科比較。

——也許真會叫我們連工廠都遷到塔什干去？你怎麼知道不會！

——我們不是在烏拉爾選定了預備地點麼。還在戰前，杜斌科就選定了這個廠址。

——杜斌科在格魯賓也選定了廠址，可是却叫另一些工廠搬到那裏去了。——舍夫科普梁斯扣起上衣鈕子。——拉莫且，此刻要緊的事，還是到飛機場上去看看。今天要試飛那些新砲，鬼知道，把這

鑿漆漆內東西安到上面去。我恐怕會把我們所有的飛機都震碎的…

飛機的最後調整和試飛，以前是在總飛機場上進行，現在已經改到另外三個彼此約隔十五到二十公里遠的小預備飛機場上去作了。在那裏附近森林中架有帳棚，前綫飛機師和軍隊代表就住在那裏，等候飛機，把「剛出爐的」飛機馬上駕往前往去，作戰鬥的考驗。

舍夫科普梁斯在試機師住的帳棚裏遇見了杜斌科，他和飛機師坐在一塊喝啤酒。帳棚中間擺了一張用木板釘成的桌子，上面放了一大盆龍蝦。有兩個女招待乘運輪汽車來到，從燧壺裏倒出烏克蘭式的茶湯，肉片和用新鮮梅子作的菓汁。飛機師和女招待開玩笑，請她們坐下來吃東西，女招待紅了一紅臉謝過了，收拾已用過的盆碟，就坐車沿着岸邊草地馳往另一個小飛機場上去了，那裏也在等着她們送飲食去。試機師們看見舍夫科普梁斯和拉莫且來了，非常高興。大家坐在那裏喝啤酒，談着試驗裝了鐵甲的衝擊機問題。舍夫科普梁斯懂得杜斌科是在朋友閒談中，從飛機師那裏打聽到最後改善飛機所必需的一切。杜斌科除了正式的驗機查外，還重視試機師的直覺，尤其是因為所有這些試機師幾乎都是空中「老練」，他們的意見是值得傾聽的。

——我記得，——一個試機師羅曼成諾克中校說，——飛機是好個子的。起初我也以為裝上鐵甲會使飛機加重起來。說句老實話，坐上飛機的時候是有點担心的。你看，安了多少怪東西到上面去了！又是鋼堡壘！我在起飛時是格外小心的…

——我們知道羅曼成諾克這個人是處處小心的。想必你的爺爺把酸奶拉到市場上去的時候總是小心地防備盪出桶外來的，——舍夫科普梁斯倒着啤酒說道。

——不只是我的爺爺，——羅曼成諾克微笑道，——舍夫科普梁斯同志，我的父親也拉過。他連車輪轆都害怕，現在他的兒子却駕着你的這種怪物去登天呢…

——好吧，好吧，繼續說下去…

——起飛是很小心的。不錯，很聽話。增加瓦斯：也不錯。作了

一次不大的急旋回，知道它的性格了。就往下一落，也聽話……可是當我去作低空飛行時，我要說，連我都替德寇鬼子害怕起來了；傳來這樣一個怪物，遍身都是槍炮，真要命！隨後我就飛到試驗場，把炸彈向假坦克一拋，——這些假坦克差不多都是用鐵軌造成的，——下面只剩一個鋼筋，炸後一團糟了……要是把這樣的怪物送到千架河前邊去……——羅曼成諾克拿起一隻前炮，扯下銀繩用力一擲，巧妙地撕開銀尾，吃得津津有味。

——要是送到千架去怎樣？——舍夫科普梁斯扎眼一瞟。

——求不到送去的，——羅曼成諾克說。

——要是我們送去？

——那說不錯。那就要替某些帶領德軍鐵甲部隊的將軍預備喪事。

——飛機不搖擺嗎？——社斌科問。

——你是說減少速度的時候嗎？

——是的。

——真奇怪，簡直一點不覺得。這樣一個笨重的東西，滑翔起來的時候，身體活得很……經理同志，你滿意嗎？

舍夫科普梁斯在羅曼成諾克肩上一拍說：

——親愛的同志，這一切我比你還知道早一些……對嗎？

——你是當經理的，自然比我們大家還知道得早些。可是誰告訴你的呢？

——莫斯科寄來了從德國報紙上剪下來的一節新聞。對嗎？那裏的一個什麼通訊員和誰作過一次談話。他們倆這變得魂不附體了……

——要恐嚇德國人是很難的——羅曼成諾克平靜地說。

——你看，開始害怕起來了。事情不錯吧？

——凡事都有開頭，中間和結尾的。

——羅曼成諾克，胡扯起來了。

——開頭已經有了，要設法保障中間，最主要的是要使結尾好。同志們，開頭我們是弄糟了的。

羅曼成諾克她起來，又倒了一碗啤酒，一飲而乾，把碗倒掉，手中卻很穩的把碗一放。

——你們弄壞了，你們軍人弄壞了，對嗎？

——或許我們也……可是一般說來……要努力工作，最重要的是，正而不移動才好。要是一移動，經理同志，那你說的兩千架就不會有的。

他們一同走出了帳棚。他們的前面是一片田野，不久以前，田野上還是麥穗青青。現在沒有等到麥熟就把它割掉，當作牲口飼料。用石頭子把田野稍微滾了一下，可是滾得並不十分平，好使空中看不十分明顯。在樹林邊上，停有三架飛機，用楓樹枝遮蓋着。在這些飛機近旁有一些技師，摩托匠，飛機師走來走去。他們預先在那裏挑選飛機。飛機師們聽見拉莫其等來了，就走近他們跟前來，和他們談話。在談話中顯出他們想念飛機的激過心情，正像騎士因喪失戰馬而深感寂寞一樣。不知有多少這級「喪失了戰馬的騎士」在等候着呵！六月二十二日的損失是要迅速填補的。要在敵人自動槍彈下，在拚命挺進的德國坦克軍逼攻之下，在「容克」機轟炸之下來填補。杜茲科懂得羅曼成諾克說要兩千架新衝擊機是什麼意思。從羅曼成諾克帶帶諷諷的話語中也可以看出飛機師渴望運用自己力量來報復敵人往往毫無忌憚，肆意轟炸的那種心情……

飛機，無疑是造成功了的。杜茲科很滿意。要是一切都順利的話，那末，每月單是從這些飛機場上起飛的衝擊機就够供給一師空軍。單是他們一個工廠就可以每月武裝一師空軍去攻打敵人。

一定要把敵人擋住，擊潰並驅逐出去。這種必須打敗敵人的心理，不僅波格丹，而且舍夫科曾梁斯、拉莫其以及所有的工人都覺得好像他們身上負着的一種重担。大家覺得，隨着失敗而來只有死亡。

第十一章

昨天這裏的小白屋村還是那麼令人目爽神怡。昨天杜茲科從飛機

場上初來時，還對拉莫且和舍夫科曾梁斯誇揚過自己的這個錢字。這裏栽有從庫班馬克西、特魯諾夫苗圃運來的各種菓木樹，如「南方白李」，「紙皮蘋果」等。這些菓木樹，今年才第一次結着纍纍的果實。幾個繫着漆布圍裙的婦女在那裏滾酒花壇草地，她們一看見杜斌科，就表示敬意地拿出手帕向他搖着。孩童們在那裏作「波爾什羅克打法西斯蒂」的遊戲，他們向那裏掃帚殺戮生在籬牆邊的紅醋栗樹和黃櫨樹發進攻。昨天只有在院子舊新掘的防空壕上的黃土堆，才令人想起戰爭來……可是今天呢……

杜斌科站在那裏，緊着空前未有的破壞慘象。人們陸戀眷愛建築起來的，牆壁粉得白白的，頂上蓋着花瓦的小屋，不是在燃燒着，就是被轟炸的氣浪沖得半倒了。三架德軍俯衝轟炸機，被高射炮火打得迷失了戰鬥方向，經過小白屋村上空。人們猜想大概這些空中強盜是由那駛往東方而停在村莊附近過夜的托拉機隊燃起的火堆光引來的。也許是這樣吧。可是德寇從黎明開始襲擊，拋完所有的燒夷彈和爆炸彈後，又繞過了一個圈子，用機關槍和大砲射擊那些從房子裏和防空壕裏跑出來的人們。毫無疑義的，希特勒匪徒是有意屠殺和平居民。他們想用恐怖手段來摧毀人們抵抗的意志。這是最近報紙上常常登載過的希特勒匪徒們的綱領，忽然在杜斌科眼前成爲充滿鮮血和悲痛的活的實事了。

醫生和救護隊員的白色制服都沾滿這種鮮血，染上了被焚住宅的黑煙！救護汽車把死傷的人們送往城裏去。

救火隊員穿着濕得發硬的制服在那裏拖着帆布水帶。從銅質的噴水筒裏噴出強烈的水來。有些地方還在閃着火焰，爪形的紅綠色火光飛馳着。燒得焦黑的房屋木架被水浸透之後，吐出長長的烏煙和蒸氣。河裏蓋滿一團團的濃黑煙灰，浮着焦烏的木板，大概是人們想把它浸熄而拋在河裏的。到處都是救火車車輪碾碎了的屋瓦。籬柵也被拆破了，壓倒了。菓木樹底綠葉變枯黃，樹身烤得焦黑。花壇踐踏光了，堆上了許多燒壞了的木料。人們在花草上走着，車輛在花草上駛着。現在誰還需要花草呢！誰還會留心玫瑰花，木犀花，

，丁香花等等沁人心脾的異香呢。

這裏，在蘇維埃烏克蘭底中部印上了歐洲格爾尼克，成斯托台夫，科芬德用等城市的僵死的痕跡！人們幾海裏還不完全瞭解這件事，可是拳頭就本能地握緊起來了，心裏沸騰着不可磨滅的莫大悲憤……

享有這些房屋的人們，昨天還相信自家的安全，不願離開，不願拋棄那白白的牆壁，紅紅綠綠的花壇草地和蘋果樹。他們還指望殘酷的戰神會憐憫他們，萬惡的兇徒會憫惜他們……

——一百一十九個，——拉莫且看着一張犧牲者底長名單說道。
——這是怎麼一回事？噢！九十八個是婦女和兒童！

他們的周圍聚集了一大幫騷擾的工人和工程師——小白屋村底居民，——他們都是疲乏已極，衣履溼透，遍體泥污。他們拚命救了火，多少救出了一點東西，可是實在少得可憐，使人無法來稍稍舒展他們的忿緒。杜斌科看見每個人底眼睛中都顯出同拉莫且一樣的神色：不是張惶，不是害怕，而是仇恨。

兩個帶着自動槍的摩托車手疾馳而來，他們把自動槍直聳聳地撐在背上，馴悍地跳下車來，把摩托關上。這種下車的姿态酷像一個優秀的騎士。其中一個把鋼盔的繫帶整理一下，顯着很敬重的姿式向杜斌科問道：

——起火的是什麼地方？

——小白屋村，——杜斌科回答說。

——那麼我們走錯了，——這個摩托車手向他的同伴說，——我們要去的是依里奇村。

——同志，這就是依里奇村，——杜斌科說。

——原來這樣……你却說什麼小白屋村。既然叫做依里奇村，那末村裏住的人定是俄國工人吧？

——是俄國工人。

——木房子，——另一位摩托車手說。——我們來建築新的。同志，工廠沒有受損麼？

——沒有。

——那就沒有問題。

他們扶着摩托車，在各個彈窩邊走過一遍。他們後面蓋滿白灰的地上留下了尖角形的車輪痕和大的軍靴腳印。

有一隊工兵坐着卡車來到了。在白色房屋的郵政局旁邊角上落下了一個炸彈，可是沒有爆炸。工兵們動作敏捷，好像從小以來就是作這種工作的一樣，趕快在這個彈窩周圍擰上小木樁，繫上繩子，就來挖掘周圍泥土，以便接近到炸彈跟前。工兵們互相開玩笑，把炸彈叫作蠢貨。有一個人對他們說，大概炸彈慢性爆炸的，需要在彈窩周圍堆上沙包，以防爆炸。

——沒有的事，——一個快樂的小伙子拋上泥土說，——祇經過一

他說得津津有味，顯然帶着得意的神情說出這種名詞。隨後他的鐵鍬敲在鐵上一聲，他說道：

——同志們，好像挖到了… 看來够弄三個來鐘頭。

——多少重？——一個老頭子問道。

——老爹，你要知道幹麼！你是藥舖裏的店員不成？

——不，我的機關槍在這裏旁邊，——老頭子指着郵政局說，——我從開戰第一天起就當郵差。

工兵脫下帽子，放下鐵鍬向前望了一望。郵政局房屋底瓦頂不見了；天棚打塌了，窗戶框子沖掉了。有一根電綫杆子齊地折斷，倒在地下，鐵架子上扭上了一個圓籠網。旁邊地上躺着一堆打碎了的磁子，還有一座龍鑄波氣浪打得折得過來拆成兩片。這個工兵把頭向上仰，拋開披在額上的一股鬚髮，往手掌裏一吐說…

——炸彈二百五十公斤重。要是爆炸了，也許你的機關連影子都找不到了… 老爹，你去好窗上玻璃，收拾收拾辦公處吧。

杜斌科和拉莫且走到工程師拉甫洛夫家裏。他的房屋幾乎沒有受到損害，只是大門和窗框沖掉了，天花板歪斜了，房裏地板上到處都是碎玻璃和紙張。拉甫洛夫底女人在那裏嚎啕大哭，手裏拿着一副被氣浪沖成許多碎片的鑲花。拉甫洛夫拿着鎗子釘子站在窗戶面前。他

神色惶惑，彷彿還是什麼也不懂似的，向着走過來的人們點一點頭說道：

——真像在布勒斯特一樣！六月二十二日我已經在那裏受過一次這樣的爆炸！房門和窗戶都沖掉了…

——到工廠裏時，我們來談談吧，——杜斌科說，——請你到那裏去。

拉甫洛夫把身子一振，連連揮着鎚子說道：

——我不理工廠裏去，不去。你們自己作吧！..

——你怎麼，——他的女人放開繡花，走到丈夫跟前說，——難道可以這樣同人家談話麼？現在用這樣的態度同人家談話是不行的…請你們原諒他…

——我不能，——拉甫洛夫聲音低下來了，——我不能…我的精神受不住這樣的刺激…你們看，這些窗戶上的玻璃是我親自嵌上的，牆是我親自粉的，地板是我親自鏟光的…你們應當明白…要是你們還不明白的話…

——我們走吧，——杜斌科對拉莫且說，——他會安靜下來的。

拉甫洛夫底女人送他們走過房外的玻璃走廊，走廊上滿地都是玻璃碎片；她順便拾起了一隻打破了的盆子，套着花布衣的偶娃，還有一塊什發布片。

——落炸彈的地方離我們家裏遠得很；說是落在賀明科家裏。你想，氣浪該多麼大！..

拉莫且望着杜斌科說：

——我們到賀明家裏去看看。——接着又轉向拉甫洛夫底女人問道，——賀明科自己沒有受傷麼？

——幸好他在工廠裏。可是他家裏的人…他們鏢在防空壕裏，却離房子不遠。他的女人和兩個女孩…都埋在土裏了…——拉甫洛夫底女人把嘴唇一咬，轉過臉去了。

…賀明科坐在卡車踏板上，低着頭，呆呆地瞧着地上。面目慘白，變得瘦長起來了。他把兩手放在膝蓋上，手腕軟軟的下垂着，只見

瀚手都是青腫和擦破的傷痕。在他瘦得打皺的頸上也有一個不大的傷口流着鮮血，粘着烏煙的白領子被血浸透了。當他們向賀明科問好時，賀明科舉眼向來的人望了半晌，似乎才記起這兩個人是誰。隨後在他臉上露着一種像是感謝的表情，嘴唇痙攣似的顫抖了一下。

——沒有法子的，——拉莫且坐到賀明科身邊說道：——我的老婆和兒子科梁也…

——是的，我知道，賀明科說，手轉動了一下。

——畢佳打傷了，你聽說過麼？

——聽說過…

——賀明科，我們來一屆悲痛吧。

——不，賀明科搖了搖頭，——不，各人有各人的痛苦…

——你這裏怎樣？——拉莫且指着他的後腦問道，——受傷了麼？賀明科用手指摸了摸後腦，隨後又呆望着沾滿血污的手，半晌不動。

——小事情，——他嘴唇微微開了一開說，——小事情…什麼時候了？

——賀明科同志，你今天可以不去上工，——波格丹說。

——不… 我要去… 我要去…

前面河對岸森林邊一股烏煙臭臭，彷彿在蔚藍的天邊上懸着一根曲折回旋的狹長黑帶。賀明科向那邊點了一點頭說：

——聽說羅曼成諾克把這架「容克」飛機打下了… 要是真的，那我就去吻吻他的手…

——老實說，打這種骯髒貨，不是我管的事情，可是當這隻奧僚貨飛來的時候，恰巧碰着我在天空中。那就只好在這隻鬼東西身上來試驗試驗我們的飛機吧，——羅曼成諾克指着這架「容克」機底殘殼說。

——你打得真巧妙，——舍夫科普梁斯誇獎他說，並帶着專門家的羨慕眼光望着羅曼成諾克從這架「容克」機身上撕下的商標，上面

寫有「一九四一年六月十二日造」的字樣。開戰前十天才出爐的……你現在又要它進爐子裏去了。請把這塊商標牌子送我，留給我的子孫作紀念吧，對嗎？

——你留下吧，我不可惜的。我還有別的戰利品。原來這是幾個出名的土匪。

羅曼成諾克拿出幾件東西往地上一丟，原來是四個鐵十字勳章和兩塊「褒獎拿爾維克戰功」的硬袖章，袖章上壓有花樣：中間是交叉擺着的鐵錨和螺旋槳，周圍是帶着長藤的條頓玫瑰花。

——對的，是出名的匪徒，——舍夫科普梁斯把勳章拿在手裏旋轉着說。

——你看，還有，——羅曼成諾克拿出兩隻刻有氏族印章的金戒指和一隻裝滿文件，佔領區馬克票，糧食證，領取飛行食品——米糧，蕎麥，乾牛酪——證等等的皮夾子。他衣袋裏還有許許多多臭東西，骯髒得很，不願意玷污我的手。防空司令部的人來了。會遣出單子來的。

——你打下的死狗子在什麼地方？

——躺在樹蔭下。他們以為降落傘會可以救出命來的，終究沒有逃脫。集體農民幫忙在田野上把屍首找到了。有一個人的腦袋只剩下半邊，像被斧子砍了一半似的。領航師只剩下帶着肩章的肩膊和兩條腿，並且是不一樣的。

——怎麼不一樣？——舍夫科普梁斯驚訝地問道。

——一隻是右腿，另一隻是左腿，——羅曼成諾克向杜斌科使了一個眼色，看着舍夫科普梁斯，只見他起初沉思了一下，隨後就老實地哈哈大笑起來了。

——你這鬼東西，真想得出……連這樣的話都說出來了，什麼一隻是右腿……另一隻是左腿……好吧……引我們去看看你的這幾隻乾兒子。

——讓他們到天堂裏去見上帝吧。這樣的死狗子，我不願意再看，免得作嘔。你們高興，你們就去看吧，可沒有什麼好看的。

這樣安然毀滅和平村莊的德國飛機師，羅曼成諾克覺得是卑劣不過的敵人。他不以自己的勝利為可驕。羅曼成諾克總是自豪地把他的兩個紅旗勳章掛在胸前，此刻卻厭惡不堪地拿腳踢着他所打死的敵人身上掛着的勳章。軍人勳章通常都是褒獎英勇精神和光榮戰功的，這却是匪徒們幹軍人所不恥為的勾當獲得的。

這幾個德寇屍骨，併排放在楓樹底蔭影下。旁邊有一個長長鬍子的莫五十來歲光景的專體農民拿着獵槍默默地站着。

有個德寇衣上佩着少校銜的徽，腳長長的，穿着一雙帶有自動扣子的馬靴；僵了的灰色眼睛像兩塊圓圓的玻璃，眼睫毛上粘滿了泥土。額角破裂，大概是落下時跌破的，半禿的髮蓋，滿是乾了的血跡。花白的淡黃頭髮被血粘合成一股一股的了。少校還是架子十足的躺着，儼然長官一樣嚴肅地閉着眼睛，他旁邊就躺着他的部下，盡是衣服爛折，血跡斑斑。

「容克」機尾高高地翹起，覆蓋着他們，尾巴上畫着一個大卍字。• 彷彿是沒有來得及替自己信徒們祝福，自己就頭屈肢折了的十字一樣，這真像是有什麼天命似的。

——我看着，絲毫也不感覺人類所常有的憐憫心，——杜斌科低聲說。——我覺得似乎他們並沒有家庭，沒有父母，沒有妻子一樣... 在這樣的軍隊裏服務，真是不好的。

——死狗子，——舍夫科普梁斯說，——使人們流了多少苦淚... 羅曼成諾克執行了人民法庭對他們的最後判決，真令我羨慕！

第十二章

杜斌科把剛剛大呼大嚷跑進來的尼古拉·特魯諾夫抱着久久不放。• 難道這個胸前交叉掛着皮帶，佩着將軍銜戴地綠色領章的人，真是他的老友尼古拉嗎？他的馬靴粘滿灰塵，馬刺也暗無光彩，不過在他靴上翹得特別有姿勢，腰上懸着銀鞘馬刀，還是他父親老特魯諾夫

捨給他的，胸前掛着望遠鏡，弄得他們擁抱時很感不方便。

——小鬼，放開我吧！——尼古拉說，——宛卿寫信給我，說什麼你病了，她每天早晨皮素都拿鞭斗鞭着你，你却把我的骨頭亂抱得震斷了！

——尼古拉，看見你，我真高興，真高興。好久不看見你，想念得厲害。忽然你這個最親近的詩賦朋友來到了，那就可以坦白直爽地來談談……

——你是談些什麼直爽話，——尼古拉微笑說，——我知道……我知道……看眼色我就知道了……怎麼你們這些在後方工作的人們眼睛中都顯出了一種像綿羊似的悲傷神色？彷彿就要把你們牽到屠場裏去，當頭一鎚，接着就會拿鑄刀子來剝你們的皮似的。

特魯諾夫解下身上腰帶、皮帶、軍用皮包和佩帶的武器，在婀娜、安得列也夫娜帶放著家庭照片匣子的小棹上擱上了一枝短自製槍和兩顆手榴彈。

——尼古拉，你為什麼快樂得這麼厲害，——波格丹坐到他的老友身邊說道，——看來是與實情不大相合吧。

——為什麼？——尼古拉眉頭一皺。

——我記得，我們從前退却的時候，不是這樣快樂的。

——好朋友，你忘記了。可是我記得，你自己說過：上山的人總比下山的要好一些，因為後者的面還有高坡，前者却已爬過去了。你記得嗎？

——尼古拉，我記得。可是你還沒有爬過坡去。

——波格丹，誰知過。也許還沒有爬過去，可是總還在往上爬，往上爬……你不要拿這樣眼色看着我。又要吵鬧和我談個不休。不如讓我洗個澡，叫人預備一下浴室，拿條好手巾來，我最喜歡的是毛巾。你看，我已經二十天沒有洗過澡了。

——不可以到河裏去洗洗澡嗎？

——喂，老弟，你落後了。在我們現在的戰爭中，蘇聯的將軍是不能到河裏去洗澡的。德國人派來了這麼多的間諜，使你連洗澡都

要小心。什麼時候有過將軍拿起士兵武器的事！現在竟不得不這樣，德軍將軍呢？

自然也是讓我心驚的。到處都是游擊隊，游擊隊……波格丹，戰爭深入到極廣大民衆中去了。要是把我們老頭子派到戰線那邊去那才好！那裏到處都傳說着馬克西、特魯諾夫的消息。你想想看，人們聽見說帶兵的是姓特魯諾夫，就有他的老同或跑到我這裏來，以爲我就是馬克西。那知看見了我後，又走回去了……

——失望了吧？

——顯然是的。因爲我們暫時除了將軍徽識外，沒有絲毫特別出色的地方。

——尼古拉，我終究還是承認了！

——不過是暫時的……

——你能拿事實來證明嗎？

——總努力不弄糟吧。暫時我們將軍們都似乎是在隱姓埋名地打著。真的，總在退却的將軍是沒有什麼意思向民衆宣揚的。後來恐怕打下一百個城市，總還是有污點的。只說某值騎兵軍團在退却臥完了。究竟軍團長是誰，鬼知道……

——多少打過幾次仗嗎？

——波格丹，仗是打得十足有餘的。我的一師「不怕風雨」的騎兵，直到現在還在敵人後方繼續去。把他們留下了……，還對付得來。隨便說說，我要找一個好飛機師，送一架無線電機，一些子彈和指示給他們。你是個飛機專家，想必能找到有這樣本事的人吧？

——可以找到的。又只好再派洛柏少校去一次。

——這個姓就是很不錯的。馬上可以看出這是一隻剽悍的漢子

——他是受處分的人。還在戰前他就受了處分。

——現在這個時候是很容易恢復名譽的。軍人活動的舞台非常廣闊。現在真是每個兵士都有當元帥的希望！可是你究竟叫不叫我洗澡？

——浴室已經準備好了——克拉娃走進房來說。

特魯諾夫在她的臉上捻了一下說：

——好姑娘，謝謝你。只有你才真正幫助我…

——尼古拉、馬克西莫維奇，襯衣也預備好了，——克拉娃聽到誇獎她的話，不覺臉上一紅，接着說，——還是你留下來的。我把它漿洗好了。

——這才算真是體貼疲乏了的戰士… 波格丹，你來替我擦擦背吧。我的背許久沒有抽打過了…

——德要人沒有抽打過你麼？

——那不算數…——尼古拉笑着說。——你們這裏的人都是氣忿忿的。說句真話，再繼續退却下去，肉體上也將受不了的。娘們會拿起朱叉來打我們的…

特魯諾夫洗澡去了。不一會，宛柳回家來了，因為她接到了波格丹的電話。她是剛從軍醫院裏值班回來的。身上還帶着藥粉，藥酒和病房裏的其他種種氣味。宛柳吻了一吻波格丹，向房子裏四面一望。用一個手指小心地摸了摸自動槍黑黝黝的槍管。

——尼古拉沒有怎樣吧？

——怎麼說沒有怎樣？

——沒有受傷麼？

——沒有。

——看着那些受了傷的人，真難過。多麼強健的漢子！却又像些小娃娃。有許多人叫包媽媽來，有些人要… 糖菓吃。——宛柳冥想着。——我不知怎的忽然想到，我們總算幸福，阿路沙年紀還小。要是阿路沙要上前綫去，恐怕我是受不了的… 今天我看見這些年輕的孩子們… 波格丹，你知道麼，我竟哭起來了… 你看，我算什麼看護婦… 你記得麼，我們那次歡送步兵師出發的時候，看見一團一團的人，奏起軍樂，整齊齊，威威武武地向前走着，當時我說過，可惜我的兒子沒有在那裏，沒有和他們一塊… 現在呢？… 波格丹，這種情緒該是不好的吧，對麼？你的女人是個不好的女人。

——這是人之常情。保衛祖國是嚴重的義務而不是尋歡取樂的事

情。哎呀，我怎麼說出這樣的蠢話。宛柳，我設得真糊塗。不過要知道我的腦子裏被那些數目字……飛機完全霸佔住了，有時一談到旁的問題時，簡直是辭下達意。狹隘的專門家，真無用！。還加上這個討厭的老頭子病……什麼坐骨神經痛……

——又痛起來了嗎。

——怎麼說又？唔，你這要好看護婦！我的腿痛從來沒有停止過。有時簡直想到外科醫生那裏去，請他給我一刀割掉。

克拉娃進來了。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該到浴室裏去了……

——到浴室裏去幹麼？——波格丹莫名其妙地問道。

——你難道忘記了不成？尼古拉、馬克烈莫維奇請過你。

——忘記了……我去替將軍擦擦背。你預備點酒來慰勞慰勞我們辛苦的工作吧。拿白蘭地給尼古拉喝，這是當將軍的人該享受的，我們大家就來喝喝葡萄酒……只要一瓶够了。過一茶鐘我就要到工廠裏去。

尼古拉站在噴水管下，口裏呼呼擦着兩脅，拍着晒得黑黑的強壯的臂膀，仰頭搖着。這還是從前一樣的尼古拉，又淘氣，又快樂。

波格丹把擦子抹上胰子，抹得落下一團團的白泡，就開始來用力擦着將軍寒背。尼古拉起初忍受着，隨後就左伸右曲，避開擦子，因為擦子像把銼子似地在他背上——上一下。

——朋友，够了吧……完了……——他掉轉臉笑嘻嘻地說。

——白蘭地準備好了沒有？

——這是一定的。

阿路沙從外面跑回來了，高興得要命，眼巴巴地站在特魯諾夫底服裝和武器跟前。所有這些東西在小孩子心裏是覺得多麼有趣味！特魯諾夫紅光滿面，香氣撲撲，穿着他父親底睡衣走來了，阿路沙一看見，呆得向後退了一步。他不認得尼古拉叔叔了。可是，當尼古拉伸開手叫他去的時分，他就直接到他懷裏，抱着他的頸項。他在叔叔鼻子上，臉頰上吻了幾吻，就把肩膀一搖，脫出身來，跳到地板上說

- 叔叔，你給我帶了什麼東西來？
- 給你帶來了勳章。
- 尼古拉從他的軍衣袋子裏掏出一個一等鐵十字交章給他。
- 阿略沙把雙手往背後一縮，連連搖頭。
- 你拿去…
- 我不要…
- 爲什麼不要？
- 我是童子團員了。
- 那有什麼關係？
- 我知道… 這是法西斯蒂東西…
- 你看，這樣的後輩真不錯？——特魯諾夫不覺驚訝起來了。
- 這般小孩們會是很能幹的。將來他們打仗來定會打得不錯…
- 接着特魯諾夫轉向波格丹說：——你爲什麼不把自己家眷送走？
- 他們不願意。
- 怎麼不願意？現在是打仗的時候，只有命令。
- 你去命令命令看吧…
- 我就命令。從今天起，我是你們城市底衛戍司令。想必這是你們聽得懂的吧？我命令你們立刻撤退…
- 難道現在的局勢真是這樣嚴重嗎？——宛柳問。——我們總以爲我們這個城市是不會放棄的。
- 暫時我們也還是這樣想。可是打仗最主要的，是要先事預防。應該時時刻刻望着前面。一句話，你們明天就要預備動身，至遲後天定要離開城市。
- 我們到那裏去呢？——喇鐸、安得列也夫錫問。
- 我想該到窩爾加河或西伯利亞去。
- 那裏，我們決不去，——丹娘斷然說道，——吉米什了叫我們到那些地方去。

——丹娘，吉米什此刻還不過是個中尉，他的哥哥呢，不管怎樣，總是個將軍。我可以取消他的命令。

——尼古拉，那裏饑荒，——丹娘說。——我們都有孩子

——丹娘，那裏並不像你想的那樣饑荒。並且旁的出路是沒有的

——要是到康賈，到爸爸那裏去，怎樣？

——也許這也是辦法。不過老頭子是愛動的。他未必會坐在家裏

——我決不走，——宛柳決然說。

——爲什麼這樣？

特魯諾夫抬起笑瞇瞇的眼睛望着她。

——我不願意丟開波格丹。

——波格丹是個小娃娃不成？

——他雖不是小娃娃，可是我應當看住他

——原來這樣一回事… 波格丹你怎麼的，失掉了信任麼？你找到了什麼小姑娘不成？請介紹給我認識認識。我是個單身漢，倒不妨找個小姑娘的…

——我不是說這層，——宛柳臉上一紅，——波格丹是個病人，所以我不願意丟開他。他除了飛機以外，什麼也不愛重，有時他甚至忘記他有家庭，他有兒子，他必需保重自己。

——那麼祖國呢？

——祖國從來不是個抽象的概念。家庭，生命，自己的房子，工作——這就是祖國。

——這顯然是個爭論的問題，——特魯諾夫倒了一杯酒，喝乾後，說道。——等到我們打敗德國人後再來談它吧。就像勇敢兵士石維克底遭遇？那部小說上的主人公對他的朋友沃吉諾克說：「戰爭完結後六點鐘時我們再會，那時再來談談…」動身是必需的，波格丹不能讓家庭來束縛自己。面前要經受大的考驗，家庭在他的旁邊是會

東博迪的意志，使他的行為走往不正當的方向。波格丹也是兵士，他不應當像墨西哥人一樣。

——爲什麼忽然說到墨西哥人？

——宛柳，因爲從前墨西哥軍隊是帶着老婆，兒子和一切家具的。軍人在戰時應當是「單身漢」… 你不知道，在軍團裏單是信件就把我弄得疲乏了。看來大家是沒有功夫寫信的，事實上却不是這樣。無論戰士也好，軍官也好，總是天天寫信。不管在什麼地方，剛一坐下，馬上就從懷裏掏出紙張鉛筆來，聳個不停。試問每天有什麼可寫的？我真不懂… 丹孃，想必吉米什常常寫信給你吧？

——已經五天沒有收到他的信了，——她眼睛裏就湧出一顆顆天真的淚珠來。

——你看，吉米什把老婆教成一個什麼樣子了。五天沒有信，就流眼淚，假使他每月只寫一次信，一切都不會有問題的。照我看來，常常寫信是會瓦解後方的。

——照我看來，尼古拉，你說得過火了。

——這是我個人的意見。我有我自己的觀點。我的政治委員却喜歡人們常常寫信，他說，因此戰士們就會少想到危險的事情。我却認爲恰恰相反… 人們一想起老婆，一想起這樣的胖娃娃！——尼古拉捻了一捻拉拉底臉。——當然，那怕是鐵一般的心腸，都會軟起來的。

——可惜你沒有看見昨天德國人炸死了小白屋村裏的多少小孩呵。要是兵士時時刻刻記得自己的家鄉，並知道如果一旦失散，那他自己的兒子也就會遭這樣的毒手，我想，這對於他們的將軍不會有什麼不好的地方。

——有道理，——尼古拉站起來，看了一看錶。——在村子裏打死的小孩很多麼？

——九十八個女子和小孩。

——狗東西，——尼古拉咬緊牙關說，他臉上顯出一種新的神色，不像以前開玩笑的樣子了。——工人怎樣？沒有變壞麼？

——他們在各個工作間的羣衆大會上宣了誓，要更努力工作。你沒有聽見，工人說的話多麼動人，多麼嚴重呵！

——德國人在這次戰爭中沒有瞭解到一件事，就是俄國人民會一天一天的熱烈起來，他們的人民會一天一天的冷淡下去。要俄國人熱起來是很難的，但要是已經熱起來了，那就不會很快冷下去的……波格丹，明天要開始在城市周圍添掘幾層反坦克壕。要把城市鞏固起來。

尼古拉向大家一望，看見喇爾、安得列也夫和丹壤底臉色都黯淡起來了，他又微笑了一下。

——戰爭… 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一個副官走進來了。剽悍地把腳上馬刺碰得一響，就把一個蓋滿火漆印的大信封，交給特魯諾夫。顯然是從莫斯科寄來的。特魯諾夫打開信封，裏面却只藏着一張不大的紙條，照外表看來是與這般的大信封，大火漆印很不相稱的。

——汽車在下面麼？

——是的，少將同志，——腳上的馬刺又一響。

——政治委員在司令部裏麼？

——在司令部裏，少將同志。

——你在樓下等着，我立刻就來。

當這個副官走出去，開了門棧，特魯諾夫決然說：

——波格丹，你的家眷一定要在明天離開這裏。

——尼古拉，對的。

第二件事… 你們還沒有收到搬走工廠的命令麼？

——收到過第一次預告。

——叫舍夫科普梁斯和拉莫且下午七點鐘到我那裏來。我設法替你們找到做車箱… 波格丹，要開始把工廠搬走。

——可是我們剛剛把大批製造的事情辦好…

——今天會開軍政黨三人團的會議來決定這個問題。我走了… 特魯諾夫這樣堅決的說話使大家都愁鬱起來了。不知怎的，各人

回到房間裏，只聽得一片箱籠蓋子的響聲。戰爭也光臨到這個住宅裏了……

晚間，波格丹在工廠裏擬定拆卸工廠設備的計劃，這時在他的住宅跟前有一輛濺滿污泥，用乾樹枝掩蓋着的小汽車停下來了。污泥不僅蓋滿車身和車輪，而且把車頂和車玻璃都濺污了，一望而知，這輛「斯」牌汽車是從很遠的地方駛來的。遮泥板弄得皺折不平，車後行李架子上放了一桶汽油，還有機器油，鐵鏈，帆布桶子，甚至白鐵漏斗，所有這些東西都用繩子綁在上面。

這輛小汽車引起看門人和崗警底懷疑。他們從兩旁走來等待着，從前面司機棚裏走出一個肩膊寬廣，鷹鼻子和強健頸項的高大漢子來，他抖着身上塵灰，口裏喃喃不已。他穿的灰色帆布上衫被污泥和機器油弄得烏黑了。寬邊草帽頂頂破裂了，弄得帽邊懸在肩上，更加顯出褻瀆不堪的情形。腳上穿着一雙普通的拖鞋，後跟塌下了，呢馬褲磨得光光的了，褲筒上的帶子沒有繫緊，在那裏擺來擺去。不過他繫着一根漂亮腰帶，上面嵌着的高加索古代巧匠鑄造的金飾，肩上掛着磨得發光的老盒子槍套，套帶上嵌着的高加索細巧銀飾，這才使看門人和民警想問他要證書時，稍為躊躇了一下。看門人推了一推民警，民警就把手一舉，請他拿出護照，開車證和出差證來。

來人帶着驚訝的神色睜起藍得放亮的眼睛瞧着民警，把手在他肩上一拍，拍得他身子一縮。

——你難道連馬克西、特魯諾夫都不認識麼？——來人很和氣地說。

看來，這個民警不很知道歷史。他不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是什麼人，這就使來人有點生氣了。

——要不是打仗的話，——他的口吻已不是那樣和氣了，——我就要打你兩隻耳光，那你馬上就會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了。

民警燈起眉頭檢閱了這個怪人底證書。一切都不錯：護照，出差證都有，祇是沒有開車證。

——老弟，你怎麼想，——馬克西把證書藏到衣袋裏去，——

這我會把整個文件庫都隨身帶着麼？……

他爬進汽車，車裏巧妙地擡放着一輛拆開了的摩托車，一筐白李子，幾隻早熟甜瓜，都打破了，壓扁了，——看來汽車在路上是震盪得很厲害的。馬克西從摩托車輪下掏出一件壓爛了的上衣，把它抖了一抖，就往身上一披。民警立刻把身子一伸，立正行了個舉手禮。在上衣上併排掛有三塊紅旗勳章和一塊紅軍二十週年紀念章。

——老弟，你爲什麼這樣嚇着我？

——你就是那個有名的特魯諾夫麼？

——老弟，是的，正是那個。終究認出來了……老弟，不要這樣嚇着，橫豎這些牌子都是白給我的了。你看，這塊是打下烏曼得來的。現在烏曼是怎樣？讓給德國人了。這塊是在諾沃哥羅得—沃倫斯克戰役得的……現在也被狼吞棗去了……這塊是……大概你還不過二十二三歲吧，你不會知道！給你這個甜瓜。挖掉這塊爛窩，滾開去吃吧。你們這裏還沒有這樣的東西。並且你們也栽種不好的。城裏人懂得什麼。

他丟給民警一個甜瓜，扯了一扯呆立在那裏的看門人臉上的稀疏鬍子，就走向大門去了。回頭叫了一聲：

——給我看住汽車。你們這城裏的人壞得很。會一下子把東西偷光的。我一會兒就叫人來拿李子。

第十三章

馬克西、特魯諾夫在等着兒子來，他換上了軍服，穿上了馬靴，覺得馬靴有些夾脚，因爲他的脚不知怎的有些浮腫起來了。他顯得魁偉雄健，帶着多少不安的神色，似乎急不可耐地再三望着門口，期待兒子的到來。他很高興，兒子沒有看見他剛來到時穿着套「阿根廷」式服裝。可是此刻却有些生氣了，怎麼尼古拉知道父親到了，沒有馬上跑來見他，他覺得要是個好兒子，就應當馬上跑來的。馬克西

爲了消磨時光，就走到院子裏去，洗好了汽車，把轉動的地方都抹上了機油，然後把摩托車修理好。可是無法開動，有一部車上的零件損壞了。他決定請波格丹看看他的這個「產業」，波格丹底機械學知識，他是很佩服的。波格丹沒有回來，他原諒了他，可是他親自打了一個電話到工廠裏去請要老杜斌科完工後即刻回家，因爲想和他談談天。馬克西覺得他這一次的來到，不像他以前每次來的時候那樣熱鬧快樂。固然現在是戰爭時候。馬克西懂得這個名詞底偉大意義。他知道人們忙得要命，但同時他認爲戰爭並不是這麼繁雜的事情，值不得爲了它把父母，快樂和一般的正常生活都忘記了。固然，現在戰爭迥非尋常，令人驚惶的事情也多得，可是要很當心，不要讓驚惶的心理來支配自己。一次被它支配了，兩次被它支配了，那你就會真正被敵人征服的。還在七月三日，他聽到斯大林底廣播演說時，就懂得臨到祖國頭上的危險是很大的，誰也不能對於已開始的鬥爭袖手旁觀。他還在國內戰爭時就很知道斯大林，現在從斯大林底聲音中，他感覺到了這個肩負祖國命運的偉人如何憂慮不安。七月三日在馬克西底意識中成了他生活的轉變點。斯大林號召全體人民一致起來壓擊敵人，同時沒有絲毫輕視敵人的力量。從那時起，馬克西就爲良心所驅使，認爲自己是被動員了的，可是客觀事實，使他要設法安置他所担负的巨大經濟事務。這件事情耗費了不少的時間。當他請准黨中央委員會允許他到烏克蘭去以後，他就立刻坐上汽車，一路除添油上水稍稍休息外，絲毫也沒有耽擱，一直駛到約定會面的城市。沿途他經過庫班，頓河草原，頓巴斯，會見了許多舊交，他這些老同我，老部下現在都已經鬢髮花白了。他們都和他談過話，並請他出頭號召，好讓大家再去衝殺敵人。

馬克西沒有作答，他還不知道，是否會准許他出頭號召，叫他的戰友們都佩刀上馬去奮身殺敵。現在和敵人撕殺的是二十多年來和平建設中所創造出來的正規紅軍。是否該參預到軍隊底戰鬥工作中去呢？也許他們這些帶着舊習慣的白頭老人是用不着的吧？誠然，斯大林號召了組織人民義勇軍，並在敵人後方建立游擊隊。他參加過組織

國勇軍的工作，可是不知怎的沒有能引起他的戰鬥熱情。打游擊是應當到暫時被德國人佔領的區域中去打。然而首先要設法走到這些區域裏去。坐在家裏吃炙串肉是過不下去的。馬克西就是懷着這樣極不滿意和極不相信自己使命的心情來到這裏與兒子會面的。

兒子終於來到了他面前，馬克西暗自歡喜地把兒子從頭到腳細看了一遍，可是外表上卻沒在露出一點喜色來。他帶着有些生氣的聲音問道：

——將軍同志，也許妨害了你的事情吧。

——爸爸，請原諒我，——尼古拉親熱地說，——因為要擬定一些戰略計劃。簡直無法抽身。就是此刻，和你談談後，也要即刻回到司令部裏去：參加會議…

——尼古拉，你們的會議究竟有什麼意義？我記得，我們既在屋子裏開會的時候少極了，總是走到長滿蓬蓬綠草的寬敞草原上去。到了草原上，思想就來得廣闊些，看敵人也彷彿看得清楚些。

——父親，我們也會走到寬敞草原。蓬蓬綠草上去的。

——什麼時候去？——馬克西跨起大步急急在房子裏踱了一遍，——要趕快才行。你看，你們讓德國人闖到什麼地方來了。難道你們以為這是小舅子在春餅節來作客麼？

——父親，誰也沒有這樣想，——尼古拉喘了一口氣回答說，顯然有些談得厭煩了，——一切都知道了…

——你們什麼也不知道。對德國鬼子是不能眼小的。只要你把背心一朝向他，他就會騎到你的身上來，抓住你的頸皮，像鷄子抓兔一樣。我們打過德國人，並且不止一次。他們的習慣，他們的脾氣，我都知道的。成隊的走來，就兇得很，一把他們打散，就慌成一團糟了。我們的弟兄，叫他去單人獨馬打仗時，是越打越猛的。德國人單身一人就像老鼠一樣… 德國人看見背就道，望見胸膛就跌倒… 親愛的，懂得了嗎？要挺起胸膛去迎戰。

——父親，我們是在迎戰。軍隊退却，可是並不把背向着敵人。

——那末，倒退着走嗎？你是想這樣說還成？

——簡單說來，可以說是倒退着走。我們也用砲火，也用刺刀抵抗敵人。在每個陣地上，德軍屍首都堆積如山。你自己知道，在我們作積極防禦戰時，敵人所受的損失，要比我們作積極進攻戰時多得多。

——你們倒退着走，還要退多麼久呢？

——命令我們多久，就多久。

——要是命令你們站住呢？

——我們就站住。

——站着不動麼？

——父親，怎麼不動！我們要前進呀……也許你忘記了怎樣打仗麼？

——我不相信，——父親肯定說，——這是你們誇口。你看，把多少城市，多少江河讓給敵人了，而且是多麼好的城市，多麼好的江河呀！要是你在那些地方跑過一趟，那怕是走馬看花似的也罷，那你怎么也不會放棄這些地方；就令打到最後一顆牙齒，也不會把這些地方放棄的……尼古拉，我真替你害羞。你佩着我們特魯諾夫家裏祖傳下來的馬刀。要知道，連我們的姓氏也不是沒有來歷的：「特魯諾夫」的意思就是棺材。叫誰進棺材？叫敵人進棺材。可是你呢？也許是白給了你那馬刀吧？也許是白給你們掛上了將軍星章吧？請問，可否委託我們來保衛祖國領土呢？

父親坐下了，瞪眼直望了半天。兒子拉了一拉他的肩膀，覺到他的肌肉像鋼鐵一般。這個將近六十歲人的如此粗大強健的身軀，真是值得羨慕。這樣的人，在古時候會把他彫成石像，當作天神一般來崇拜的。

——父親，我懂得你的心思，——尼古拉坐到旁邊低聲說。

——你懂得麼？——他抬起眼睛來了。

——是的……有許多似乎是不可瞭解的，但這只是由於不知道情形。現在軍隊情形是很困難的。我們正經受着困苦艱難的考驗，可是抵抗力並沒有被打破。士氣並沒有挫折。要是你願意的話，我引你到

春團裏走走，你去和戰士們談談。他們廝殺過很多次了，從普魯特河打起，一直打到現在，可是他們的精神却更加強固了。這樣的軍隊是打不敗的…

——雅姆坡里威你經過了麼？

——經過了。

——那裏還有人記得馬克西、特魯諾夫麼？

——爸爸，有人記得，並且問過…

——你不是撒謊？

——不是撒謊。真有人問過你… 有許多人以為帶領這個軍團的就是你。

——坡別柳溪村呢？

——經過了。也有人問過你。

——塔林卡村呢？

——也經過了… 那裏有一個人來報名加入我們的游擊師…他的姓名我記不起來了，個子很高，背有點駝。鬍鬚長得很，幾乎拖到肩膀上。

——頸上是不是有個瘡子？

——父親，有沒有瘡子我不記得。可是我注意了他右邊臉上有個被馬刀砍了的傷痕。

馬克西直攔起來，照準兒子肩上一拍，拍得他痛不可禁地坐下了。

——父親，你怎麼打人？

——我怎麼不打你！… 到你那兒來的就是騎兵連長謝米杜白。我對你說過他一百次。原來謝米杜白還活着！

——對呀，是謝米杜白，——兒子記起來了。——他還認得我身上佩的馬刀就是你的。

——當然，謝米杜白怎麼能不認得哩！——馬克西往棹上一拳。

——我在奧斯特洛尚附近差一點沒拿這把馬刀把他砍掉了。你看，他在奧斯特洛尚一連討過三次老婆。多麼好的姑娘，唱起歌來，嗓子

多麼清亮……他討了第三個老婆的時候，頭兩個老婆都到我那裏來訴苦，哭得那麼厲害，連在烏曼城都聽得見。你到過烏曼城麼？

——父親，怎麼沒有。

——烏曼城也讓給德國人了……喂，你們這些英雄！……種白菜的英雄……這樣看來，斯莫拉也送掉了，赤吉林也……

——還沒有……

——什麼「還」，「還」：說這樣的話，就該割掉你們的舌頭！那裏的人多麼強悍，帶着他們，真可以一直打到英吉利海峽的……尼古拉，他們死也不會降服德國人。你們最好把那裏的人號召來。或許你們不能這樣作吧，戰略上不允許吧？

——那你就號召一下。——尼古拉稍帶俏皮眼光望着父親，——我可以給你辦妥這件事情。

不是撒謊吧？——父親傾到兒子耳邊說：——到那裏去撒起一個高真的游擊主義火焰，把天都要燒紅！

——游擊主義不需要，游擊運動倒不錯。隨便告訴你，我今天已經和戰線總司令談過，他很知道你，不反對你去。

——真，你已經把父親出賣了嗎？——父親開玩笑地呵責說。
——你們自己辦不了，又來向老頭子們要好？唔，你們這些……

——你不同意麼？

——你怎麼？開我的玩笑不成？過半點鐘，把我的摩托車預備好，我就可以一直跑到戰線上，並且穿過戰線去。

——父親，坐摩托車是跑不到那裏去的。現在的游擊隊都是有組織的。我們和他們有聯繫，他們執行我們所給予的戰鬥任務。父親，我們派飛機送你去。

——兒子，你不要戲弄我。我不是鴿子。你們還想叫我像個小姑娘一樣去跳傘。我的腳幹不來這樣的把戲了。

——跳傘大概是不需要的。會用文明的辦法送你去。你順便帶兩架無線電機和一些子彈去，說到指令，也許今天夜裏就可以在司令部裏領到。派你去的單，我們要打電報請最高總司令部批准。

——難道請斯大林同志批准嗎？

——也許要。

——他也會知道馬克西、特魯諾夫又去打仗麼？

——這一點他當然會知道的…

——你們這些蘇維埃的將軍到底不錯！——馬克西高興地說。

——說句老實話，以前我對你們是有些不信任的。也許這是因為我一生都同將軍們打仗，那知現在自家的也這樣叫…

兒子到司令部裏去了，馬克西還大步大步地在房子裏踱了半天。兒子決定的事本來對他不是出乎意外，可是大概因為二十年和平生活的習慣發生了作用，使老頭子有點着慌起來了。他着慌，並不是因為害怕去幹危險的事情，也並不是怕死…不是的…在他腦海裏鑽來鑽去，使他在房裏踱得頭昏眼花的唯一的一個念頭，就是他的姓名是否還能在德涅泊爾河右岸一帶震動起來呢，他能否預起人們呢，該不會單人獨馬作戰吧？可是他把自己的經歷逐年逐年地回想過去，他覺得自己年少起來了，敏慧起來了，那些散在他再熟悉不過的烏克蘭邊陲各城鄉裏的戰友們底斑白頭髮又黑起來了，連他的思想也年少起來了。住在株林卡村的那位因習交關係來見他兒子的謝米杜白也年輕起來了，活像當年一樣那麼傾愛女子的少年。這時馬克西就已本着他的堅步記憶力，想到所有那些可以打埋伏，給敵人吃些小苦頭的山溝和小樹林，並且想到，為什麼不可以在這些地方給那些佔領他馬克西青年血汗浸透了的土地的敵人，作一次真正的戰鬥呢？

這時老杜斌科輕輕地打開房門向裏面瞧了一下，馬克西就一把抓着他，拖進房裏來，雖然老頭子剛從工廠裏回來，身上飢餓得很，但馬克西還是用自己熊掌般的大手把他緊緊抱着。

——馬克西，你怎麼，——彼得、杜斌科說，——難道已經就吃了幾瓶酒麼？差不多把我的內臟都抖出來了。

彼得、杜斌科，看樣子比馬克西更得又老又瘦，可是，一般說來，他也是身軀相當高大的人，並不顯得怎樣瘦弱。

——彼得，我要打游擊去。

——馬克西：打游擊有什麼好處？德國人會把你掃到一箇的殺掉，就完了…

——我輩代？——他把拳頭往胸脯上一捶，——你聽，這像鐵鎚一樣的響。我把我那一份人召集來，還要和德國人交交手玩玩。

——對，應該把德國人教訓一下。也許你已經聽見說了，德國人想讓把我們的工人村… 炸死了一百一十九個人。他們有什麼事情招惹了德國人？打仗該和兵士打，但他們却和娘們，小孩子打。羅曼成諾克打下了一架「容克」飛機。機上的四隻狗圍子都打死了。大家看見這些死狗，誰也沒有取一下帽了。我的波格丹爲了這個村子花費了多少心力呀！他從美國回來，總是不怕人厭煩地說着，要把村子建設得比美國還好些… 果然辦到了… 雖然我沒有到過美國… 人們剛剛住定下來，剛剛成個樣子，就來了空襲，轟炸，拋炸彈，簡直糟蹋人…

——彼得，爲了替你們的一百一十九個人報仇，我也要放乾他們的狗血，——馬克西帶着莊嚴的神情說。——可是此刻我等待着，着急得像個小孩子一樣。要是忽然不叫我到那裏去… 不叫我去，——我就自己設法去， 後來要是我活着的話，再向黨說清楚好了。彼得，你說說，你的「鐵坊」裏怎麼樣？

——很快要把一切都連根拔起。 要把我們搬到很遠的什麼地方去。馬克西，我只好離開烏克蘭。說句老實話，我真羨慕你。

——你的老太婆婀娜，又怎麼辦呢？帶着走麼？

——馬克西，我不知道。我們搬工廠，不知要預備多久。用一兩列火車是裝它不完的，這時也許德國人又會飛來， 又來幹一次像伊里奇村那樣的事… 我許久沒有回家來，不知道家裏的事是怎樣決定的

——波格丹怎麼說的？

——今天他給我打了個電話。好像尼古拉勸他明白就把家裏人送定。我們還沒有一塊商議過… 我不知道…

——原來事情是這樣！馬克西低下頭了。——要從自己的城裏逃

定。原來是這樣一個軍隊！真是白白槍斃了他們……

——馬克西，你不要冤枉軍隊，——老杜斌科抱不平說，——這些歐洲像狼羣般向我國撲來。

——這一點，我的兒子，剛在這裏已經把我說服了。我再不這樣說了。至於家眷的事……我覺得……用不着左思右想了！明天就把他們送往庫班，讓他們直接到我家裏去好了。我馬上打個電報給我的代理人，他會把一切都安置好的。哦……彼得，我今天和你的丹孃談過。好一個英勇的姑娘。我感覺到吉米什現在的境遇是不容易的。說到丹孃，真算個巾幗英雄。我看我們的女子都不錯，一點也不餒氣！

有人打電話來。馬克西取下聽筒，他覺得不能抑住自己的興奮，故意把聽筒上的電綫扭解了半天，口裏嗷哩咕嚕着。彼得、杜斌科呆在那裏等着。電話是尼古拉打來的。他只說了三句話：「父親，辦好了。恭賀你」。

馬克西放下聽筒，隨即又拿到身邊，只聽見自慰電話中發出密密的短促響聲。馬克西把聽筒放到電話機上，臉上顯出了高興的笑容。

——彼得，你該來恭賀恭賀我這個紅軍新戰士了……我們的老骨頭也有了用處。看來，我們並不是那樣無用的人。

……次日一清早，當城市裏的人還不慣起床的時候，馬克西就把杜斌科父子搖醒了，強迫他們迅速穿好衣服，自己就開起汽車，向工廠方面駛去。

波格丹覺得早上有些寒冷，縮起身子，——馬克西把汽車上的玻璃通通放下了——却不願意關上玻璃。父親坐在馬克西旁邊，把一隻手放在他背後，談着話。有時，馬克西轉過頭來，波格丹就看見他那剛毅的面貌，銳利的眼睛，今天特別閃着青年的光芒。馬克西開汽車開得特別好。波格丹無論如何也趕不上這個老頭那樣巧妙熟練程度，那樣善於辨識各種道路而隨風轉舵的本領。他轉了一個急彎，可是轉得非常平穩，駛上小路，竄往小白屋村飛馳而去。經過村裏時，馬克西開得比較慢些，波格丹底父親想告訴他什麼，用手指給他看，可是馬克西阻住了他，默然蹙起眉頭望着那些以前是多麼熱鬧的住宅廢

塵。街道已經打掃乾淨了，彈窗也封好了；有些地方的圍牆修復起來了，燒焦了的木板木柱都堆在一塊，可是人類勤勞的手總用掩滅不了敵人殘暴底痕跡。

馬克西從南面開出村子，向河邊長滿野草的狹窄泥路駛去。過了橋去，還伴着大路駛了幾個公里，他間或把愁鬱的視線轉着那一望無際的公路上的塵霧。

——我們下車看看這個地方吧，——馬克西說。

他把汽車停住，下車走了幾步，讓麻木了的腿舒展舒展，隨即又走回來，把靴尖踢了一踢車輪胎，然後才把拳頭支着下巴在那裏觀看那展開在他眼前的景色。

——你看，一九一八年時，我們就在這個地方把德國人阻住了八天八夜。好一個便利的陣地。我們這裏是高地，下面是平原，便於防禦，敵人進攻起來，够他苦頭吃的！彼得，你記得麼，就在這附近什麼地方，你帶着你的奧國馬槍騎過？

——我記得，——老杜斌科回答說，這樣的事我怎麼會忘記。要是在這裏仔細找找，也許還可以把那個躲避子彈的土窩找到呢。

——你那個土窩是找不到的了，——馬克西說。——原來是一片多麼大的草原！現在呢？通通開成田地了。連原先那些墳墓都挖掉了。留下那些墳堆多好？試問在這些墳堆地方又能種多少向日葵或麥子呢？

——因為拖拉機耕種起來更方便些，——老杜斌科說。——要是用牛馬耕種的話，當然不會去踏動那些墳堆的。繞過它去就完了，不會叫牲口多費氣力…

下面是一片肥沃的平坦田野。陽光照着快要成熟的麥子。在不遠的地方顯出一塊綠綠的向日葵。金黃色的花冠朝向太陽，汁液飽滿的粗結莖幹上的露珠總在顫抖。有隻雲雀啣食一會之後，猛的向下一落。又聽見一隻松鴉清脆的叫聲，好像是在那裏唱着：「喂水去，喝水去」。空氣裏充滿着草木因飽含水分而發出的濃香…

波格丹好奇地觀望着馬克西。這個借同老友來到這現在已編成民

歌的暫時戰爭場所的人，此刻在想什麼呢？他是在傾聽着在這些體體得很好的田野上盤旋不已的死而呼號聲，遠方發出的隱隱炮聲，轟隆隆地動地的坦克聲嗎？馬克西兩手又在胸前站着不動，太陽光線照着他的全身，他彷彿是個彫刻的石像，波格丹忽然發現這假老戰士底臉上顯露出深深的愁思。

只見左方大路那邊從西到東眼界所及的半圓圈上廢土真膠。

——那裏是人們退却着麼？——馬克西自言自語地問。

——是的，——波格丹回答說。

——我們把車開上大路去吧，——馬克西說——我們以前也從這條大路退走過。真是命運注定，不管退却也好，進攻也好，總離不開這條大路。你看，那邊又是什麼人來了？

有一輛綠色軍用汽車駛向他們跟前來了。後面的莫離開一百米突的地方又有幾輛載着紅軍兵士的卡車，在凸凹不平的路上上一下的駛來。汽車開到他們旁邊停下了，只見一個人從汽車裏跳出來，站到草地上，原來是尼古拉·特魯諾夫。

——爸爸，你在這裏！——他驚訝地叫道，有人告訴我，說你到工廠裏去了。

——工廠裏我也要去，——馬克西回答說。——我把彼得和波格丹攪擾，拉着他們一塊走。他們急着要上工夫，我却把他們拉到這裏來了。尼古拉，你又爲什麼跑到這裏來了呢？

——爸爸，我是來察看地形的。

——察看好在什麼地方迎接客人嗎？

——正是這回事。湊巧得很，可以來問問你的意見。在總司令沒有來到以前，我們先來考慮考慮吧。

——這裏沒有什麼多考慮的必要。叫人沿着這帶直地邊緣，挖條戰壕就完了。要打什麼，便打什麼！在這裏架上幾挺機關槍，整個平原都可掃射到的。從前我們就在這條路上也和這般德國人打過仗，把他阻住了八天。

——爸爸，也許不能說是這般吧，現在能德國人有許多坦克。

——將軍同志，說到坦克，我就是門外漢了。

將軍拿出望遠鏡對平原上望了一會，然後向走近他來的副官說了一句。副官就拿出地圖，攤在草上，每邊壓上一塊石頭，免得被風吹走。載着紅軍兵士的汽車停下了。一個身軀不高的大尉營長走到將軍眼前，行了個軍禮，站在旁邊不遠，監視着馬克西掛着的幾塊勳章。

——這是我的父親，——將軍說。

大尉恭敬地報名參謁了。

尼古拉拿着一枝鉛筆在地圖上畫了幾下，就放下鉛筆，顯出已採取最後決定的聲調下命令：

——大尉同志，反坦克壕應當沿這條綫挖去。——他舉起手照着高地蜿蜒的方向一指，劃了一條假定綫。——你就根據這來擬定地雷場，障柱和火力點的佈置吧。基本上是採用一九一八年四月間赤衛隊有名的指揮馬克西、特魯諾夫所選擇的陣地，這是許多教科書上都寫過的……——尼古拉望了望父親，向波格丹使了個眼色。——至於……工力，除我們的戰士外，都由城裏派出。明天會有十八萬人到這裏來。今天就要找到鐵鍊，鐵鎚，預備手車。關於鐵鍊的事情，杜斌科同志會幫助辦好的。

此刻馬克西就拿眼睛瞟了瞟波格丹，向兒子使了個眼色。營長走了，尼古拉兩手抓着杜斌科父子底手臂說：

關於鐵鍊手車的事，務請你們幫忙。我想，還在你們工廠裏，一插夜就可以打造好的。工人們會來加工趕造的。

——十八萬把却辦不到；——彼得、杜斌科說，——那需要幾車箱鐵板，用壓製法來造，真不知道怎樣答覆你好……

也不需要十八萬把！有許多人自己會帶鐵鍊來的。我們來打開倉庫。大概開始時只添兩萬來把鐵鍊就夠了……

——好，我們去想想辦法吧，——彼得表示同意說，——把工人散舞回來。只是我現在要上工去了……你們當上司的人，可以速送……

——你坐汽車回去吧。工兵留在這裏，汽車要去馬材料來，老杜斌科走了。馬克西拉了一拉兒子底褲子。

窮。

你怎麼想出這麼一個大工程。你想把反坦克壕掘多遠？難道你以為德國人是個大傻子，一定只從你掘了壕坑的地方經過嗎？

——反坦克壕連同防禦工事，要一直掘到亞速海邊。

——掘到亞速海，那就差不多只掘一千公里長！

——爸爸，反坦克壕正會是這樣長。我們要這樣一區一區接續挖下去。爸爸，應該掩護頓巴斯這個俄國根基所在的地區。

——我不懂，不過我不願意想破腦袋來和將軍爭論。不如到那邊去看看吧。你看，大路上的塵土隆得多麼高啊。

馬克西擠在那些紛紛退走的汽車馬車和飽受逃亡痛苦的步行人們中走着。他向人們詢問德國人底殘暴行爲，探問自己知交的下落，又正像和兒子談話時一樣，問到林林卡，披別柳溪，斯蔑拉，赤吉林，烏曼等地的情形。也有人是从那些地方逃來的，說了許多悲慘的消息，使這個老戰士心中怒氣沸騰了。

逃亡者都帶着無限的憤恨，張開他們乾枯了的嘴唇，咒罵那從此以後爲全人類所恥辱的希特勒名字。難民向馬克西敘述希特勒匪幫怎樣殘酷地殺害那些無辜的人們。每家都有被殺害了的人，其中許多甚至還沒有來得及收殮。馬克西走在人羣裏聽着，聽着，只是聽着。隨後說了一句「够了」，就站在小樹上低着頭，好像這一切都是他的罪過似的。

來了一羣羣滿身塵土的牛羊，小孩們拿着鞭子驅趕，他們赤着腿腳在火熱的地面上，在有刺的野草裏走着，他們肩上掛着小布袋，裏面裝着一些麵包和一兩件從家裏帶來的衣衫。迎面駛來了一隊卡車載滿開往西方去參加正在熾烈的戰爭的部隊，小孩們停在旁邊觀看着。鞭子垂在他們那些晒得發黑了的乾瘦肩上，小孩們微微招着手，不知怎的都異口同聲只是向紅軍兵士喊着：「叔叔，打死他們吧！」——好像是預先約好了似的……

公路兩旁幾遠一公里遠的田野上所有的小麥，向日葵和蕎麥都被踐踏成灰了。痛苦底波濤在赤地上滾滾不息。

——這是怎麼一回事，——馬克西終於睜着眼睛直望着兒子說出

聲來了。——你們把人民弄到了怎樣的地步？

——爸爸，你是想我希特勒弄的吧，是麼？

馬克西沒有作聲。他臉上的肌肉跳動不已。塵土紛紛落到他的臉上眉上和光頭上，他連拂都沒有拂一下。好一陣風吹來的克拉亞斯的灰燼落到烏連什皮克里頭上一樣。隨後他舉起他銳利的眼睛自言自語道：

——是的… 是希特勒！那些不幸的人們也是這樣說… 希特勒這個狗名字… 真是…

只見一個頭戴草帽，腳踏一雙爛鞋，手裏拿着鞭子的人從那瘦瘦的黃色驢馬上跳下，把韁繩交給另一個騎馬的，也是戴着草帽，背上掛着一張琴弓的十六七歲的小伙子後，就往馬克西跟前走來了。可是他在前面尚遠的地方就止了步，彷彿在仔細打量一下，忽然狂叫一聲，又像是發怒，又像是快樂：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

這個人直向馬克西奔來，可是在相隔一兩步的地方又停住了，取下帽子說：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

當理智的聲音代替了天真情緒的時候，那種由於赤誠感覺所湧現出的最初熱情就熄滅下去了。

這個人總還是帶着一種驚喜的神色望着馬克西，可是面前有軍事大人物在，遂使他不能不拘謹起來。他拿着草帽在手裏轉着，不敢走完最後一步。

馬克西向這個人認識的人細望了一會，忽然猛叫起來：

——謝采杜白！嚙呀，我的親愛的！

馬克西連連吻着他的老親友。謝采杜白快樂得幾乎說不出話來，口裏唧唧呀呀着：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一看見了你，懷疑是我的眼睛花了… 我望着這羣牲口，望望兩旁，——我不是同你一塊在這個地方打過仗麼，心裏就不由的發起愁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就記

起你來了；隨後一望，——就看見我的長官馬克西、特魯諾夫本人站在這個小崗上。這個小崗我也記得的……我擦了擦眼睛，以爲也許是作夢！不是的……真是馬克西、特魯諾夫本人，周圍站着的都是軍人，只是謝米杜白不在……我們的長官站在那裏與從前絲毫不差！彷彿是昨天才分別一樣……年青青，雄糾糾的……

謝米杜白忽地聲音一哽，轉過臉去拭了拭眼際上的淚水，又不勝歡喜地帶着一種天真的忠誠眼光呆望着自己的老上司。

——怎麼說年青青的，——馬克西把身子一挺說道，——怎麼說「彷彿昨天才分別似的」。我老得像條狗了。謝米杜白，我老了，看來，你也衰弱了。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不要這樣瞧着我。你自己知道，株林卡離這裏多遠。我就是從那裏把這羣牛趕來的，倒不如讓它們死掉還好些。在德涅泊爾彼特羅夫斯克地方却又硬加給我三百來條瘦牛，好像升了官似的……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難道趕牛是我幹的事嗎？——從謝米杜白底聲音中顯出了一種無端受辱的苦痛聲調。——我從家裏動身的時候，穿着一雙新鞋子，你看，穿成了什麼樣子，簡直像個叫化子。從家裏動身的時候，穿的是新汗衫，現在爛條條的了。到這裏後，較輕鬆點。前幾天路上，德國飛機拚命追趕我們，不是放炸彈，就是掃你一排機關槍。時時刻刻都只好往壕溝裏躲。衣服擦破了，鞋子踏爛了，活像個老乞丐。要是給了我別的事情，我馬上就會丟掉這趕牛的生活。奶牛是每天都要擠奶的。一趕到一個區裏，馬上就要像條狗樣跑去找娘們，找擠奶的女子。有些地方的集體農莊主席總算好，通過先預備了，有些呢，簡直什麼也沒有預備。弄得你到處和人吵架，連喉嚨都吵破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請你救救我，把我救出這種恥辱生活吧……

——謝米杜白，你的鬍鬚呢？——馬克西帶着可惜的神情細看着這個老戰友問道。

——拿刀子割掉了，——謝米杜白害羞似的拿手掌掩着嘴，——砍刀子留着鬍鬚是好的，看牛時留着鬍鬚只是惹人發笑罷了。

——那個騎着馬和你一塊走的是誰？

——我的兒子，伊里哥……老婆早已死掉了。還是一九三九年的事。她算幸福，沒有活到今年。

——這就是你在奧斯特洛倫村的那個老婆嗎？——馬克西問着，就向兒子和波格丹丟了個眼風。——記得這回事麼？

——怎能不記得。正是那個，我最後討的那個老婆。

——那末，我說的話生了效果麼。有了那件事情後，再沒有更換老婆了吧？

——沒有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怎麼談得上，難道現在還能想到這……——他向尼古拉·特魯諾夫細望了一望，就把兩隻袖筒開拆了的手一伸，立正問道：——將軍同志，記得麼，在株林卡時，我到過你那裏？

——謝米杜白同志，當然記得。我並且向父親談過。

——那末，將軍同志，我該謝謝你。

馬克西把兒子叫在一旁，不知談了幾句什麼話，隨後就向謝米杜白說道：

——你預備趕着牲口到什麼地方去休息？

——大概到斯托多爾區去休息……就在前面不遠……那裏有水，擠奶的娘們也會來的。早已打了電報去。

——那末你就坐上車來，我把你送到斯托多爾去，給你找個替手。你把牛羣照單交給她，叫他畫個押。你和伊里哥就跟我去吧。

——往那裏去？

——也許就是到那個株林卡去。

——你怎麼說，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株林卡被德國人佔了喇！

——你難道害怕和他們見見面麼？

——懂得了，——謝米杜白霎時間露喜色，——明白了，明白了，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我願意回株林卡去……

於是波格丹又看見這個一剎那前還是沉淪在痛苦和塵土中的人，

驚地神光煥發，陡然年輕了好多歲似的。他把身子一伸，向兩肩顛盼一下，把腰上的破衣帶緊了一緊，把髒髒的帽子向後一推，歪歪地戴着。於是瞬刻前那副蓬頭鬆腦的形狀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脚步也提得高高的了，原來那樣使他害羞，使他傷感自家「墮落」的鞋子也踏得地上開開作響。就像騎士穿着瀟灑馬靴的響聲一樣。連腰間右臉上的刀砍傷痕都有了特殊的意味，顯示出英勇果敢的印跡……在那危急萬分的時日，全國戰士們底心靈，簡直都是這樣從驕士裏直騰而起的……

……這天夜裏，波格丹把母親，丹孃同她的女孩以及自己的兒子阿略沙送到火車站了。費了莫大的氣力才把他們安置到車廂裏：車站裏真是人山人海。宛柳留下了和波格丹一塊。炯娜、安得列也夫剛答應看顧阿略沙，他們把唯一的兒子託付了她。馬克西把車長引到車廂裏，把這一全家人指給他看，叫他安全地送到指定地點。

這天夜裏，有成千累萬的人別離了自己的親友。有成千累萬的家庭被戰爭巨斧劈得四分五裂。而在全國說來，便有幾百萬人拋棄和平安樂生活和家庭幸福奔往各方，看起來，簡直不知何日才再有夫婦團圓，家庭再聚的歡樂。

夜裏三點鐘正，一架被水浸得濕漉漉的大「杜」式機離開飛機庫起飛了。掌舵輪的是洛柏少校，他是常作各種冒險飛行的專家。飛機越過戰霧上空，只見火光閃爍，有如白日，這是坦克交鋒，大砲對射，步兵舉行攻擊。雨打着發亮了的機翼，在硬膠玻璃上直往下流。謝米杜白有生以來第一次乘坐飛機，靠在窗戶前望着說道：

——馬克西、斯傑邦諾維奇也許已經飛到了株林卡吧？

——謝米杜白，睡覺吧，什麼株林卡，也許還沒有飛到德涅泊爾河哩。——馬克西咕噥着說，把頭一低，藏到大衣領子裏。——你想麼這樣急性……伊里哥沒有偶然掉下去麼？

——沒有……他睡得昏昏的……他有什麼……

——謝米杜白，那末，你也睡……

下面打着槍。飛機正飛過烏曼上空。

第十四章

——你可以照舊在軍醫院作事，——波格丹對他的妻子說，——也是有意義的工作。

——波格丹，我想跟他們一塊去，——宛柳不覺萬分堅決說道，——我也想盡自己的一分力。

——可是你的身體不強好哩，宛柳。

——這算什麼。波格丹，我的身體健強得很。不管怎樣，有許多挖戰壕的女子，要比我弱得多啦。

他穿了一雙舊平底鞋，繫了一條灰色裙子，把阿哈沙底一條藍子圍紅領帶當作頭巾，繫在頭上。克拉娃也收拾好了，在那裏等着女主人。她還不相信她的女主人真會和她一塊去拿着重重的鐵鍬挖戰壕，可是女主人收拾好了，把食品裹成一包，提在手裏，就和她一塊走往街上去。

——也許你不要去吧，——克拉娃說，——你的一份也由我來作好了？…

——你又有了一個聯盟國了，——宛柳向波格丹笑說道。

波格丹在門口又吻了她，感觸到她的平勻牙齒和溫熱嘴唇在微微發顫。

——好吧，我的女孩子，去做做工吧。我把汽車送你到城外去。

——我們這裏的集合地點在區委院子裏。我和大家一起到城外去。

她走到轉彎的地方，回轉身來招了招手。她此刻很像波格丹第一次在青年團支部裏會見她時的姿態，頭裏紅巾，腳穿平底鞋，連肩膀與臀部擺動的擺動也靈活得與從前一模一樣了。她既然留下和他作伴，她也就願想分担落到他肩上的一切困難，落到城市頭上的一切困難。她這樣作是很對的，波格丹也很滿意她的行爲。她也恢復到了她的青春時代。想必她這時也覺得精神爽快，情緒一新了。因為不管怎樣，她最近幾年來是沒有作工的，生活懶惰，常感寂寞，每天都專望他散

工回家，款待他飲食，殷勤看護他。可是她因此漸漸離開了以前習慣了的社會生活。不知怎的，她機械地退出了青年團。年紀大了，也沒有加入黨。她剩下的只是丈夫，此外什麼也沒有了。這當然不能使她心滿意足的。現在她又精神煥發了，膚色健美，眼睛閃閃有光，身體也強健起來了。此時誰也不會說她是三十歲的人了。她和剛滿十九歲的克拉娃有什麼差別呢？也許只是眼皮上稍微多了幾根皺紋，並且這些皺紋也是看不見的。

馬克西起飛後，已過了兩星期。當然此刻還沒有接到他的任何消息。也許老頭子已經犧牲了，也許相反的，各地人馬正在奔襲於他的義旗之下，老馬克西、特魯諾夫底大名又遠震於右烏克蘭一帶。戰報裏常說到游擊隊的行動。可是爲了保持軍事秘密，沒有說出領導人姓名。再過若干日，那時在縮寫的姓氏後填滿那些縮去了的字母，全國人民就會知道這些英雄底真姓真名，他們的榮譽也就會高揚起來。

工廠裏的工作一天天加多。原來儲藏的材料快要用完了。從頓巴斯和東部運來各種必需鋼塊的車輛日益增多了。運來了一種美國大塊的鋁鎂合金，——聲音鏗鏘，光亮得像玻璃似的。

工人們一天天瘦下來，黑起來了。波格丹從他父親底容貌上看出這種緊張的情形。老頭子根本不回家裏過夜了。對所有基幹工人都實行了軍營制度。可是他父親是匠師，並且隨時都可以坐兒子底汽車趕到工廠裏去，所以允許他回家裏過夜。然而他却拒絕了這種特別優待，雖然緊張的工作顯然影響到了他的身體健康。眼窩陷落得更深了，眉毛鬚髮更加聳起，更加白起來了，勁項也瘦削起來了。他隔天寫封信，輪流寫給吉米什和遷往庫班去了的家申女人們。寫給吉米什的信總是極力安慰他，並誓言他自己爲了粉碎希特勒匪幫，是會「毫不佳手」來工作着的。寫給庫班去的信多半是些關於家務的建議；他很起憂過冬的事情，告訴她們怎樣購買柴火，煤油，儲備一些西瓜，西紅柿子，馬鈴薯，蔥蒜等等。他懸念家人的心很厲害，有時波格丹也發覺老頭子對他流露出的那種慈愛沉思的視線。雖然波格丹扛着運大的鐵錘，但在父親底眼光中，總還是覺得他像是個小孩，今天父親

也來報告已將答應了特魯諾夫將軍的本批一萬把鐵鍬製造就緒並運送去了的事情以後，就問兒子道：

——波格丹，你的腿怎樣？

——還好；

——怎麼走起路來有點顛顛的。

——爸爸，不過是你覺得這樣。

——要只是我覺得這樣，那就好，不然的話，我問到了一個新藥方子。

——什麼藥方子？莫不是一碗燒酒滲上幾滴冷水吧？

——飲酒不過度，從來不會有害的，——父親說。——至於我說的這個藥方子，那是很可靠的。去年賀明科就是這個方子治好的。方子是變性酒精，阿摩尼亞水，樟腦，餵酒，滲合到一個瓶子裏。每樣藥多少份量，我都抄下來了。

他從那裏請了鉛筆，規尺等等的小衣袋裏掏出了一張折成四折的紙片。

——爸爸，會是藥到病除麼？

——要信藥，藥才靈。叫克柳幫你在睡覺前着實地擦擦。

——克柳挖眼壞去了。

——你看，——父親舉起眉毛誇獎道，——女孩子真不錯！不對我這樣愛她，那末，你今天帶我一塊回家去吧，我來拿這些藥瓶瓶子的郵。順便回去先洗頭……熱水管沒有壞麼？

——爸爸，沒有壞……手榴彈零件鑄製得怎樣？

——簡單得很。說句老實話，當你把定單交給工作間的時候，我有些害怕。彷彿這種小玩意兒不是我明幹的事情，而且是一些兒也不熟悉的小東西。我們大家都造慣了大機器，這種的小東西，好像拿不上手來似的。現在却一切順利了。

——鑄精製好手的手榴彈零件裝上小單槍運到裝配間去，裝配間是與摩托架子間，機輪架子間設在一所樓房裏的。在那裏把手榴彈鑄配好後，就用汽車運往城裏去上炸藥。不管手榴彈也好，鐵鍬也

爲，在和平的時期要叫這樣的大工廠去製造，簡直像是侮辱它。不過是現在人們製造這些東西都像造飛機一樣的熱心了。

國家在戰爭直接打擊之下，已在適合戰爭需要的軌軌上來加以改造了。西部各省的工廠均先後停工，有的已自行炸毀，有的已載上了火車運往遼遠的內地去。可是戰機是每分鐘都需要武器的。手榴彈和地雷已經不只是在大企業裏製造，而且凡是原來製造鐵床，刀叉等物件的，出產兒童玩具和衣鈕的合作社都開始來製造了。一切都服從於戰爭。德軍坦克所打破的缺口應當用改造工業，緊張力量，延長工作時間等等來從事修補。原來以自己的勞動法自豪，極力反對作加工納國家，現在却轉到作連班的加工了。而且這種改變，並不是由於什麼壓力，而是由於祖國底號召，良心底驅使：敵人立意要來侵略蘇聯這一代英勇壯烈人民耗費巨大勞動而獲得的東西，我們就該拼命來保衛這些偉大獲得。那些抱冷淡態度的人們到處都受人鄙視，於是這樣的人也就一天天少起來了……這還不過是鬥爭底開始，還不過是關於公民和軍人英勇行爲之偉大規律發生作用的開始，這個規律乃是在戰場上，機床旁自發地形成起來的……

下午七點鐘時，舍夫科普梁斯拿着一個電報走到波格丹辦公室裏。人民委員提議着手拆卸工廠機器，分作三批拆完，直到最後一點鐘都不要停止飛機出產。於是就必需規定各工作間製出預備零件的數目，以便拆卸機器後不會影響到飛機的裝置。工廠預定遷到以前杜斌科在烏拉爾看定的地點；同時要把工人和工程師，技術等人員也分批送到那裏去。

本來大家早已期待着這個最後的決議，可是此刻當杜斌科看過了這個電報之後，又交到舍夫科普梁斯手裏時，他們權得了。將要受到一個多麼嚴重的考驗。這時拉瓦且的鐘也打開房門，從他籠上輕步走到沙發椅前坐下。他已經知道收到了電報的事情，默然望望經理，又望望波格丹。這樣的行徑，只有當人們去看望他最親愛的快要死的病人時才是如此。理智，條件黨內隱匿生活所培養出來的冷靜驕

憤而實踐的理智是懂得很清楚的，可是此刻情感，人類那幽微的情緒却來得更厲害… 誰也不能責備這三個入中的任何一人沒有黨性，可是戰鬥的共產黨員也是人。

——我們要記住今天這個日子，——舍夫科普梁斯說。——不只是經常要按着計劃建築建築，有時也要按計劃去破壞，分成三批破壞。對麼？

——不是破壞，是拆卸，——拉莫且低聲糾正說。

——是拆卸，——舍夫科普梁斯冷靜下來了，躬起身來表示同意說。——古時候也有過野蠻人侵略俄國的事情，可是那時搬走是很容易的。騎一匹馬，牽一匹馬，跑走就完事。茅屋燒掉，也不要緊。只要武器佩在身邊就不成問題了。對麼？現在呢？我們退走，連武器也要破壞。沒有工廠是打不長久的…

——我們是把工廠搬走，——杜斌糾說，——搬到新的地方去。

——在理論上是這樣… 對麼？

——也許在實際上也是這樣，舍夫科普梁斯同志。

——不是「也許」，而是準定這樣，——拉莫且說道，他臉上就又顯出了以前的堅決神色。——說到要記住的日子是很多的。這並沒有害處。例如，我以前覺得永遠不會忘記六月二十二這個日子，後來又來了第三個日子：畢佳坐在坦克上出發了；隨後又有諾沃格得一次倫斯克戰役的日子，接着又是我老婆帶着小兒子住的那個市鎮被德國人佔領的日子，接着又是畢佳受傷，接着又有襲擊我們疑冢的事，又有轟炸小白屋村的那一天，接着是開始挖戰壕，一直來到今天這個日子了… 不要緊的。原來所有這些日子我都對付記住了… 也還是活着。舍夫科普梁斯，你也活着，雖然有時也有點難過。不，甚至不是「有點」，而是難過得狠，看來總有最莫大的秤錘壓在你的肩上，簡直壓得你伸不直腰來。不，不是的… 結果你把腰一伸，彎着，工作着，你也就會覺得兩腿漸漸有勁了，肩膀堅硬起來了，筋骨靈活起來了… 同志們，你們看，人底本性原來是這樣。我們三個人在這裏吵弄了一會，互相瞭解了，出去見人的時候就要振起精神來… 舍

舍夫科普梁斯，你懂得麼？

舍夫科普梁斯手一擺說：

——拉莫且，搬運蘇維埃政權，我還要你做什麼？只是在和最近的朋友們談談來做散心。因為搬往腦袋裏的東西越來越多，能直達腦袋都會脹破的。……應該稍微放出一些來……在這二十三年中，我們成了密友親人了……黨使我們親密起來了……對麼？

——對。——拉莫且說，——戰爭完結後，我們找個晚上來聚會一下，暢談一頓吧。

——拉莫且，你不瞭解我，——舍夫科普梁斯負氣地說。

——我完全瞭解你。也許是第一次對你瞭解得最清楚，真正瞭解你了，其中沒有半點虛文形式……現在嘛，我們這一家人要開始工作了。你要叫柏蘭設法保證車輛。需要的車輛很多。你要估計到不只我們需要車輛。有二三個大江廠要從城裏搬走。要領到發車證。是的，單是一個發車證，還沒有用處。必需找到車輛！

——車輛會有的，——舍夫科普梁斯說，——只是你要把人弄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容易叫他們動身的。回想回想賀明科的事情吧。

——現在賀明科會動身的。他已受過教訓了。換班時，我來召集個十五分鐘會議。不要舉行羣衆大會。

——現在還開什麼羣衆大會。波格丹，關於拆卸工廠設備，事情怎樣？

——早已計算好了。第一批拆卸的時間只需三點鐘，祇是要有車箱才行。

——要極力督促柏蘭。

——我去督促他，——舍夫科普梁斯說，他是隻精緻的裝甲虫。在黨的飛行集會上，非常激進的人也來參加了。並且誰也沒有阻止他們。目標是共同的，大家都覺得自己是共產主義者。誰也不需要鼓勵。——大家都懂得總在全廠時人面前的嚴重任務。「全廠同人」這幾個字也就顯出了它本來色彩。

……根據撤退計劃，一份份入伍年齡的工人應該撤前給以登記，報往

當能保衛城市，或者加入軍隊去。撤退到東方去的，只是那些沒有他們就無法在新地點開工的熟練的基本幹部。這個決議也為人們一致接受了。正如拉莫且市說，「自覺地接受了；其實這樣的態度是可以叫『愛國精神』的字樣來形容的。」

● 幾個不大的烏雲在空中奔盪。刮着一陣陣的乾風。杜斌科偕同父親坐汽車駛出城門，就從公路上往小白屋村奔馳而去，他本是往城裏去的，可是想順便把宛柳的汽車帶回去。現在杜斌科每天都經過小白屋村走。這簡直成了他肉體的需要。「一百一十九人被打死了，其中有九十八個是婦女小孩。」

● 在以前特魯諾夫將軍所擬定的沿高地斜緣的曲線上蜿蜒着一條極深的反坦克壕，壕後面是層層斜釘着的鐵軌柱子和木樁，防護裏面又築了土木工事。

● 十八萬城市居民，其中最大多數是婦女，成了這個巨大的工程。到將來時候德國城面上的這些鐵紋會成為研究救國戰爭歷史的人們最好的參考材料。可是今天人們工作着，却還沒有想到自己高尚勞動底偉大之處。

● 婦女們在那裏掘完戰壕，佈置掩蔽部，機關槍巢，反坦克砲陣地，迫擊砲陣地等等。在這條壕溝彎曲線上，有數萬把鐵錐閃閃發亮，花花綠綠的裙子，上衫，三角巾，頭巾……五光十色。這就造成了一幅擺在割去了禾苗的田野上的美麗圖畫。蜿蜒着的壕溝，像是一條長大的黑繩穿過金黃色的田野和淡綠色的山嘴。至於在那裏挖深掘寬這條黑繩的，却是列成一根長長花帶般的無數婦女，看來總有些不和諧似的。本來在這裏做工的人應當是穿着兵士衣服的人，不錯，這裏也有軍人，可是不很多。他們都是指揮工作的，有時吶喊幾聲，有時騎鐵錘鉤，有時半開玩笑的罵罵人，有時講講笑話。

● 杜斌科沿着高地邊緣駛去，尋找宛柳。車行很不方便。道路上有許多工事橫互着，常常礙着窺窺，新堆成的土阜，鐵軌，木料，成網帶刺的鐵絲，用鐵軌焊成的羊腳叉，敵人坦克履輪一碰上這種叉塊，就會立刻折斷的。

只好把汽車停在從他們工廠裏運送鐵鍬和手車來的卡車隊旁邊。波格丹請一個穿藍色制服，淡黃鬚髮的車夫照看汽車，自己就和父親步行前往了。在一個兩段工事的交界處，看見一根電線桿上釘有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列寧區」幾個字。宛柳就是由這一區派來工作的。果然找到她了。波格丹走到一堆疊層擋着的鐵軌跟前停住了，拉住父親說道：「我們來看看她工作吧……」。

宛柳在那裏鏟土拋到掩蓋部頂蓋上去。有兩個女子在她旁邊一塊工作。一個是城郊集體農莊的農婦，打赤腳，把裙子反捲起來，露出筋粗大的白腿來。另一個是長軀瘦小的女知識份子，踏着一隻橡皮底鞋，穿着一件外國絲衫。這位農婦，幾乎毫不換腳，一鏟一鏟，不不勻勻地把土拋到頂蓋上去，間或說一兩句俏皮話，說笑那穿外國絲衫的女子。那個女子沒有回答，可是每每聽到她的俏皮話而微笑時，總是把兩手叉在鐵軌上休息，望望自己的雪白手掌，大概上面已擦起許多水泡子了。有一個身體壯健，衣裝整潔，臉刮得光光的工兵中士走到宛柳跟前來了。他向宛柳說了一句什麼話，就從魁手裏拿過鐵鍬來，拿出他那迅速而熟練的手法拋着土。當他把鐵鍬交還宛柳時，在她的手上觸了一觸，大聲說道：「姑娘，你作得很好……」這工兵往旁邊走了幾步後，又轉回到宛柳跟前，點火抽着煙，把一隻腳踏在木料上，拿出那種特別愛吊膀子的眼色盯着宛柳。波格丹向宛柳跟前走去，拿着帽子向她招着。

宛柳看見他們後，聳了點頭，還是繼續工作。當他們已經走到了她跟前時，她笑了一笑，抖了抖裙子上面的泥土，帶着俏皮的姿態，頭一偏，把覆蓋頂上的一股頭髮拋到頭上去。

——你們過來幹麼？這裏可不喜愛乾淨人的。

她抬眼望着丈夫那潔淨衣服，粉紅色皮鞋，藍襯衫和他隨便拿在手裏的鐵線錘。

——噢呀，宛柳，你怎麼這樣，——波格丹驚訝地說道，——你頂了一天工，就拒絕我了。難道我要在路上先把衣服弄髒一下，再來親你嗎？

——最好在泥水裏打個滾兒，——宛柳笑還。

——宛柳，我的衣服很臟，也許是可以和你在一塊的，——老頭子說。——並且運來的工具是誰你的呢？是我！鐵錘，手車都是……沒有工具，連打狗蛋都打不死的……

那個工兵中士轉頭望着他們，當聽見老頭子說到狗蛋，就皺了一下眉頭，大概沒有聽清楚說的什麼事情。

——我們特來接你，——波格丹說，——大概很快就要下工了。

宛柳剛想瞞了一瞞那個中士，用一隻手指頭輕輕地碰了一碰夾去。底手說道：

——你們去吧，我自己走回來。

——爲什麼走路？有汽車在這裏。我們把它停在不遠的地方，因為開不到這裏來。

那個工兵中士微微一笑，把腰帶一繫，於是胸膛更挺得直直的了，帶着洋洋得意，儼然勝利者的神色走開了。波格丹和宛柳看見中士底這個行爲，不覺相視大笑的搖搖頭。

——宛柳，一塊走吧，——波格丹伸手把宛柳微微一抱。

——下行，——宛柳掙出身子，正顏說道，——這裏大半都是紅軍戰士底妻子，上了前線人們底家屬。你看，他們怎樣望着我們。

——宛柳，對不起……唔，完工好吧……

——派來了汽車接我們，——宛柳說道，——這些汽車載了第二層的人來，順便載我們轉去。可是我們都願走路回去，讓汽車把那些已用康拜因機打好了堆在趙附連田野上的麥子運往城裏去……你看，要是我不步行，却和你坐車回去，怎樣有臉見同志們呢？

「同志」這個偉大的名詞，正像「共產黨人」的名詞一樣，驟然獲得新鮮色彩而顯出了它本來的意義。波格丹無法反駁她，只好向父親說：

——爸爸，那末我們走吧。

——波格丹，走吧。到客裏去等我們的步兵。——老頭子出聲低

到媳婦底耳邊說。——穿女孩子，真不錯！我看見你擦起胭脂，梳起這般鬢兒的時候，以爲你已經變壞了。原來都是愛時的。本想吻你一下，可是怕那關中士吃醋，你看他怎樣瞪起眼睛望着。

——爸爸，我要把這個掩蔽部蓋完。

老頭子在路上對波格丹說：

——到了臨死的時候，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要不是大家通通去作戰，那就會通通都死完的。你的死法不願意與衆不同。做得很對。我自己也覺得和你坐汽車回家很害臊，對不起自己的工人。同樣作工，同樣疲勞，我回家的時候，一下子就到了家。他們却要麼花六個鐘頭。所以我總是不願意和你同車走，並不是因爲有什麼事情生氣。

——也許我也不如坐公共汽車吧？

——波格丹，你沒有懂清楚。你是另外一回事，你應該養息氣力。你只有一個，我們這樣的兵卒卒却多得很！波格丹，關於拆卸那架大組合機的事情，暫時還沒有辦法。

——還有什麼？

——這樣一個大機器，簡直無法接近它去。只好留下吧。

——留給誰？

——留給德國。

——把這個組合機炸掉。

父親嚇得一跳。

——你怎麼！把這樣的組合機炸掉！你知道付了美國人多少萬金元。

——不管怎樣，萬一不得已時，便只好把它炸掉。

——問著……老頭子目不轉睛地直視着，——真倒運，該再加把勁，把組合機運走。要是鑽井呢，怎樣辦？

——鑽井也炸掉。

——德涅泊爾水電站怎樣辦？你記得嗎？我們同去參加過開幕典禮。我們在河底下走着，忽然水沸騰起來了……木料沖走了。橋是供鐵橋，道路也沒沒了。

儲油泊爾水電塔也要炸掉。

老頭子把頭一縮，簡直縮到了肩裏，一言不發了。

——爸爸，你怎麼？——波格丹問。

——我活得太多了……不如早些進棺材。人們費了多少心力來建築，來愛護……

——我們會再建築起來的。

——我是看不見這一天……活不到這一天的。

第十五章

舍夫科普梁斯接到急電，叫他即往莫斯科去。他坐羅曼或諾克駕駛的「烏三」式飛機走了。次日午刻，舍夫科普梁斯打了電話給杜斌科。他所通知的消息，簡直出人意外。他被派到南方薩拉布茲去。舍夫科普梁斯從開戰以來所朝夕縈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他被派回到他最思念的黑海艦隊空軍中工作去了。

——他自己請求的，——拉莫且聽了杜斌科底通知後說道，——這個老東西，正像他自己說的那樣，「拆我們的台」。難怪他兩星期來，總是着急詢問，有沒有海軍人民委員部寄來的公文。

夜裏，叫了拉莫且到直接電話局去聽電話。談完電話，他就跑到杜斌科家裏來了。

——波格丹，我忍不住，定要立刻來恭賀你。你要來接收我們的工廠。

——怎麼這樣？

——簡單得很。你去謝謝舍夫科普梁斯吧。我來和你商議一件事。我想，請向人民委員部推薦杜爾加也夫做總工程師。

——真是料不到的事，——杜斌科倒上一杯汽水說道，——舍夫科普梁斯選在這個時候來害人。

——波格丹，慢一點罵他吧。

——也許用友局等，真需要像我們經理這樣的笨中老練，這裏總要

我們總可設法自己辦好的……

舍夫科普梁斯洋洋得意地轉來了。跳下飛機就往自己辦公室裏走去。取下頭上的飛機師帽抖了幾抖，向迎接他的人行了個舉手禮。

當波格丹走到他辦公室裏，舍夫科普梁斯拍着他的肩膀說。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你要請我喝喝酒才行。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你竟拆我們的台嗎？——杜斌科責備地說。

——舍夫科普梁斯哈哈大笑。

——要是你這麼說，那就算我拆了……

——你怎麼笑得像個傻子？

——我難道哭臉不成？我死掉了乾娘麼？現在我前面是黑海艦隊，並不是條狗，對嗎？——舍夫科普梁斯急步在辦公室裏踱了一週。
——暫時你要兼任總工程師。讓杜爾加也夫幹他自家的事情好了……
好像他對於新飛機開始想出些輪廓來了。製造了實驗機後，那時便叫杜爾加也夫當總構造師。

——舍夫科普梁斯，沒有你，總覺有些寂寞。

——老弟，這就是另一樣的說法了。——舍夫科普梁斯坐近到杜斌科跟前。——上面的人都很敬重你。對你的估計很高。並沒有要我舉薦你，馬上就決定了。看來，好像這裏並不需要我似的，把我留在這裏，彷彿是留我在療養所裏養養身體似的，對嗎？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用不着這樣謙虛。

——也許用不着的。因為舍夫科普梁斯總費了一些氣力。

——的確費了氣力。

——只不要戲弄我就是了。

舍夫科普梁斯同志，——杜斌科帶著責備的神情搖着頭。——我勸勸還是不能想像，沒有你，我們怎樣弄得好。

——波格丹，弄得好的！只是請你不要把現成的一切弄糟了。我在莫斯科和一些重要人物談過話。都懂得形勢嚴重，可是並不悲觀。總還在按計劃繼續滋養。一切都規定好了。當個不能說碰壁不差，還是

你知道的，可是並沒有什麼很值失措。飛機是要繼續出產的，對嗎？只要在新地方一立下腳根，就要立刻把一切發動起來。我們不是最先的，也不是最後的。此刻呢，我的親愛的經理，却要請你預備十五架飛機給某飛機廠，這是根據總條約上的規定……舍夫科普梁斯從身邊衣袋裏掏出一張飛機圖來，用手指展平擺在杜斌科面前。——老弟，你知道的，要是不尊重我這位老頭，也請你尊重黑海艦隊……艦隊真不錯，好傢伙，六月二十二日它並沒有打響砲，對嗎？

三天後，飛機場上降落了兩架「別斯」式飛機。從塗得花花綠綠的機身裏鑽出了一羣快樂的海軍飛機師，領航手，射手等等。舍夫科普梁斯站在專為黑海艦隊製造的新飛機旁邊喜形於色地歡迎他們。立刻就分頭跳進各飛機裏，眼睛中都放出飛機剛落到機場時所常有的貪婪光芒，這種貪婪，不管怎樣都只能說是好的品質，決不能說是壞的品質。

第十六章

「我們這一羣人在金門附近走過，當我望着那些古來的灰色石頭時，覺得無限的羞慚。以後赫梅爾尼茨基^①會通過這個金門，使我國底武器增光，而使敵人受辱。我們放棄了黃水城，日托米爾，諾沃格拉得—沃倫斯克，退到了基也輔。赫梅爾尼茨基呵，當你聽到你的摩爾後輩這種步履遲時，不為之骨冷心寒嗎？你是否相信我們會能容饒愛的烏克蘭增添榮譽呢？」

基也輔！我的老爹基也輔！摺澤苦淚，不禁在我粘滿砲火煙塵的面上流洗着。很想跪到地下，吻吻我這親愛的土地……營隊在不停頓走着，吉米什、特魯諾夫中尉也該隨同它一塊走着，我的親愛的老爹！在吉米什、特魯諾夫中尉臉上是決不該有淚痕的。殘酷的戰鬥使你受到多麼大的創傷，多麼深的痛苦，可是這些戰鬥也就使敵人對你的城門的圍圍了一下。我原想摸不出你的手裏面藏着什麼？

離開它們是很不久的。我的老父啊，恐怕你現在也未必會認識我的。即使認出了的話，想必也會轉臉不睬我了！

酋長給了我四十分鐘的假，我就從克勒沙吉卡跑上去，喘着氣，擦着汗，跑到森納市場，急忙趕到僻靜的歐根諾夫衛衛裏去。我們的家就在我眼前了，我和我的丹孃在這裏住得不很久，可是多麼歡樂呵，在這裏我的第一個女兒出世了，在這裏我的女兒伸出她那尚無意識的胖胖的小手抱過我，在我的鬚鬚上，臉頰上噴過口涎泡。我沿樓梯往上跑去，跑到門前站住。我知道，我的家庭不在這裏了，我的房間是空洞的，可是，大概每個人底內心裏總希望有意外的奇遇。也許他們在這裏啊呢？在我就要經受新的嚴重考驗時，降給我這樣的幸福吧！我敲着門……沒有人來開。又敲得重些。我的女房東走出來了。以前她常常和我吵架，對丹孃也很不公道，每天噓噓囁囁，可是此刻她看見了我，馬上撲在我的懷裏，抱着我的頸項。她也有兒子，她的兒子也在前線上。她靠在我的肩上大哭，我却望着我們的房門，看是否有人打開，是否會發出我聽慣了的快樂喊聲：「吉米什」！沒有聲響……房門關着，我躊躇一下，然後就很容易地扭開門鎖，走進房裏了。滿地都是紙張，棹上擱着一封信，是她親手寫的。我急忙拿着信，撕開信封，讀過了地寫給我的短短的行字。丹孃預感到我會再從基也輔經過的。於我在這塊可愛的小紙上吻了一吻，就把它藏在胸前。當我去經受那將要落到我身上的嚴重考驗時，這封信可以鼓舞我的勇氣，時間快完了。我不記得怎樣走出房間，走下樓梯的，我的脚步敲着碎石鋪成的甬道悶悶作響。有些地方，從碎石縫裏長出青草來了，丹孃最後一次抱着我們的女孩走的時候，也會經過這裏。

難道命運竟會這樣的殘酷，使我們永遠不能聚首嗎？難道我會陣亡掉而不能再把我的幸福擁抱一下嗎？我們的生活剛剛開始，就消逝了……沒有，它沒有消逝……我摸着身邊的武器，這是我的祖國命給我，去保衛基也輔，保衛古老的德涅泊爾河的……我的眼上沒有淚珠了。……手通訊乾掉了……我們營正在渡過德涅泊爾河，……停留在河的一角，……我歸我大大地驚呆了……可是禁聲法不使……這一切人看見

我的淚痕，因為他們已經非是尊敬我，幾乎把我認作老軍人。『爲什麼我們退出基也鋪，而不留下保衛它呢？』戰士們這樣問我。我回答說：『因為我們打得太久了，指揮部決定叫我們稍微休息一下。』戰士們却說：『我們並沒有疲勞』。我是瞭解他們的，他們不能拋棄他們祖先飲過的河水，他們覺得這是苟延殘喘可痛的事。

害怕德國人的心理早已消失了，疲勞也隱隱不見了，我就相信，戰士們底精神正在振奮起來，這歸根到底會引導我們走向勝利的。可是此刻却是……親愛的烏克蘭在燃燒着，房屋和田園土都沖起熊熊的火焰，土地受到鋼鐵的蹂躪，禽鳥都飛走了。只有鐵鳥和火鳥在烏黑關天空中飛翔着，尤其可嘆的是它們中間多半是黑色的。

宛柳讀着吉米什寄給丹孃的日記，不覺淚珠滾滾。在這些從學生練習簿中撕下來的格子紙上寫着的字句裏，也都傾瀉着無窮心腸所會有的痛苦和希望。

——應該給丹孃寄去——宛柳說，——難道他還沒有收到她的新通信地址麼？

——我今天就把吉米什底日記寄去。——波格丹說。——洛柏少校要運預備的零件到葉依斯克去，請他把信投在葉依斯克郵箱裏，從那裏一瞬間就遞到丹孃手裏的。——順便說說，少校可以把你帶到庫班去。

宛柳拿手帕擦乾眼睛，搖頭表示不同意。

——在這樣的時候，我決不讓一個人留在這裏。

——可是同我一塊留下是有危險的。

——危險我不害怕。既然你要担受危險，那我就要和你的分担。

波格丹，橫豎一談，沒有你，我是一天也不能過活的。

——可是你要想想兒子……想想阿哈沙。

——波格丹，不要這樣殘酷阿！

宛柳，我並不想向你說，可是你逼迫我沒有辦法……遵照命令，我應該留在城裏，直到……工廠存在的最後一秒鐘。

——我跟你一塊。

——我再说一遍，這樣，我們兩人將會受到莫大的危險。也許不是一切都會很順利的。德國人常派航空陸戰隊來截斷退路，也許我們還要突出重圍的……你在這裏，會束住我的行動。使我既不得不顧到自己的救贖，又不得不顧到你。

——要是舍夫科普梁斯沒有往北歸去，你仍舊是當總工程師，那就會是另一樣的。那你就會坐第一列火車走……

——現在我可不能坐第一列火車走了。我是工廠經理。我應該以舞作曲來鼓舞女輩。你不走，那我總得個辦法把自己的夫人留在這樓上不放似的。

——你怎麼侮辱起我來了！

他不做聲了，坐在那裏把吉米什用普通鉛筆寫的日記放在膝蓋上讀着。本來要沖口而出的反駁話，不覺囁嚅回去了。

「我們當然憐念家庭。所有我們都是負有兵士光榮稱號的男子。就只好抑住內心的苦痛而認定與我們的親人愛妻別離是公正的。祖國要求我們這樣做，我們應當神聖地執行它的告誡。丹妮，你不要以為我不想騰空飛到你跟前，擁抱着你，我的親愛的，我朝朝夕夕都是這樣渴望着……可是靜默無聲的誓詞把我們兵士束縛住了，我們也就把心勒去，要心堅狠從於誓詞。烏克蘭一定要是自由的，當着還沒有把最後的一個敵人逐出國境的時候，我該自覺地抑住我腦筋中想和你會晤的念頭。我們的會晤，也許在獲得勝利以前是不會有的。我們把一切都瞭解得很清楚，就用費爾莫諾里山峽中戰士^①底堅強精神來殺敵……自然而然的想到了這個歷史的比擬……」

——波格丹，我同意，—— 雍如說，——請原諒我，

——謝謝你。

波格丹說着就抓着她的手，拉起她來，膝上的信箋紛紛落地。波格丹把她的頭扳向後面，緊緊吻着，起初是吻的嘴脣，隨後是臉頰，額角。她閉起眼睛請接受他的熱吻。

——波格丹，和你一塊是多麼愉快呵！大概我是個大大的自私自利者。我現在以自己的幸福為可羞。恐怕將來我會因此要償付代價的。

現在這樣的時候是不可以說半條對幸福的人。我瞭解到這一時，是在挖壕的時候，那一天你想抱我，立刻就有成百青年女子放下工作望着我們，我從她們的眼光中看出了她們內心的愁鬱和責難。該把吉米什底信收檢起來。

他們彎起腰把地上信箋拾起，按頁放好，隨後併排坐下，又把這封信重讀了一遍。

——吉米什真是個好人，——波格丹說，——我常常羨慕他，他的事情是打仗。那裏瞭解事變簡單些，那裏一切都明白些。那裏雖有愁鬱驚惶，可是這都是真純潔白的，最主要的在精神上是振奮不懈的。……宛卿，寬恕我，不知怎的我說得太浮泛了。明天你搭車往莫斯科去吧。鐵路有時被轟炸，可是希望一切都平安。

——我不害怕轟炸。已經受慣了。……親愛的，離開你，我是很痛苦的。恐怕我們的家庭現在要割成四塊了。……爸爸隨同列車走嗎？

——隨同最後一輛走。

——你看，真的要割成四塊……你該走了吧。

——是的。——他握着她的手，覺得她掌上松騰了。——散壕挖完了嗎？

——差不多挖完了。昨天巴甫沙兵和尼古拉帶領的步馬步行的騎兵來到了那裏。他們運來了大砲和機關槍。掩蔽部裏熱鬧起來了。波格丹，你走吧。我今天想看一看尼古拉，和他告別。

……下着雨。灰色的天空低低地籠罩着城市。水在柏油路上流着，在汽車玻璃上流着，在走往城外去的紅軍兵士鋼盔上流着，在取下軍布套的砲身上流着，在刺刃稜角上流着。公路旁土阜上黃土窩裏有戰士們藏在油布雨篷手下躺着一，有些地方在架高射砲，對準公路，把它們當作反坦克砲使用。通行證檢查處底欄柵染成了紅色和黑色。證書檢查很嚴密。城市地帶，有敵軍航空隊轟炸的「寇克」飛機飛來過。敵軍營戰士在收割了的田野上擱起腰筒。他們在操演。機關槍座輪上積着泥。鐵路上一連開來了三列火車，幾乎頭尾銜接着，兩列運的是武器和小輛重車，另一列載着軍隊。有一組驅逐隊在列車上作個

錢飛行，很快就隱沒在精密的雨絲中去了。

唐義林在等待杜斌科來。他穿上了出差的服裝：雨衣，馬靴，雨衣上繫了一根皮帶，肩上掛着防毒面具，上面有化學鉛筆寫的「唐義林」字樣。背上背了一個不大的綠背包，背帶是天藍色的。

——你已經弄好了嗎？——杜斌科握着他的文弱的手問道。

——沒有，沒有弄好。

——爲什麼？沒有來得及裝好列車嗎？

——一切都準備好了。裝了二十輛敞車箱，此刻又送來了五輛。餘下的幾時會有，還不知道。

——怎麼不知道？我們應該開始裝第二列火車了……

——工廠設備已經卸下了，運出了工作間，堆在坪裏，被雨淋得等得事情。工人也在那裏等着。我想放他們回家去，他們也須收拾收拾行裝，可是沒有允許。

——誰不允許？

——柏蘭。

——這和他有什麼相干？

——他是運輸處長。老實說，此刻一切都依賴他。杜斌科同志，工廠既已搬到車上，運輸處長就是主要人物了。

杜斌科望了望唐義林，他臉上並沒有嘲笑的神色。唐義林真的懊惱得很，好像滿懷悲憤。波格丹打個電話叫柏蘭來。他經過十分鐘才到，態度傲慢嬉笑。他一手提着一隻塞得滿滿的軍用皮包，直垂在身邊，靴上粘滿一團團黃泥，頭上不知怎的戴着頂綠色飛機師帽耷在一旁，黑色鬚髮上有一顆顆的雨珠在顫動着。

——經理同志，你好！——他用平常一樣的輕浮放縱的態度叫道。——有一次我不是向你說過麼，應該留下柏蘭。運輸就是一切。運輸是全國的神經中樞……我雖然身體壞到極點了，還是打起精神工作……並且做得不錯。

杜斌科站着，把兩手放在褲子上，身子微微向前屈起，觀察柏蘭那溼得發亮的鞋。

——爲什麼沒有把第一列火車開走？——杜斌科濁聲問道。

——第一列火車！——柏蘭微微揚起眉頭，兩手一伸，——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們來仔細考察一下這個小小的問題，便可知道，不是這樣容易的…

——爲什麼沒有把第一列火車開走？

杜斌科眼皮顫抖了一下，氣得臉色發黑了。

——我已經說過… 不是這樣容易的事。需要車箱，可是那裏去找？

——你該在今天上午十一點三十分鐘把第一列火車開走。屠義林把一切都準備好了，工人和機器都在露天被雨打得透濕，你却耽擱你的… 你的… 飛機頭帽在那裏閃閃…

——你竟用這樣的態度和我談起話來了！——柏蘭歪起眼限在房裏踱了一圈，把靴上的污泥亂灑在地板上，然後往沙發椅上一坐。——也許你是怕惹我。那你就看錯了人了…

柏蘭從袋裏掏出一包香煙，取了一支往嘴裏一塞，露出他的雪白牙齒，緊緊把香煙咬住。

——柏蘭同志，再過一點鐘會把列車開走麼？

——杜斌科同志，不要刺激我的神經太厲害了… 萬不得已時，叫我負責好了…

——滾出去，——杜斌科咬緊牙關，狠狠地說道，——要是我看見你還在工廠裏的話，那我…

柏蘭還想辯駁，可是看見杜斌科眼中神色不妙，就站起身來，拉出口裏的香煙往手裏緊緊一捏，走出房去了。

——杜斌科同志，我們現在永遠得不到車箱了，——屠義林兩手抓住頭髮叫道，——柏蘭一走，我們都完了。

杜斌科坐到沙發椅上，忽覺到一陣難忍的痛楚。臉頰一歪，忍痛取下聽筒打電話。

——柏蘭波真敢退計劃。——杜斌科極力抑住忿怒的聲調向拉莫林說，——你懂得麼，破壞計劃。第一列火車還沒有開走… 車箱通通

毀好了。我叫他滾蛋了。什麼？誰擔任組織運輸的事情？我担任
• 過一點鐘後，第一列火車定要開出工廠去。

——可是還沒有車箱呢？

——會有車箱的。

唐義林走了。杜斌科打了一個電話給特諾夫，請他幫忙。他答應了。隨後杜斌科把杜爾加也夫找來，他們一塊摸定了一個每點鐘裝載多少機器和材料的計劃。今天杜爾加也夫應該設法開走四列火車。

杜斌科從黨力間找來四個青年團員。他們都是住在小白屋村，都有摩托腳踏車。他委派他們担任監視把車廂和車頭開到工廠支路上來的事情。此刻他們要把他寫的信送到特諾夫將軍，城市黨首和鐵路局長那裏去。這幾個青年團員都是體力強健，忠實可靠的少年。因小白屋村之被炸而憤恨萬分，他們聽了杜斌科底吩咐後，行了個舉手禮，剎停地往後一轉，不一會就有三輛摩托車駛出工廠門去了。

——你留在我這裏，——杜斌科向第四個青年團員說。——有汽油嗎？摩托車完好嗎？

——完好，——少年把手一舉回答說，顯然他非常滿意自己的辦任務。——在工作間裏幾乎沒有事情做。經理同志，我們都在準備走

——拋棄工廠，不可惜嗎？

——沒有辦法的事。不是針，這失不掉的。

——要是往前錢去呢？

——當然要去。巴克取消了我們的特別登記。聽說在烏拉爾熱力工匠多得很... ——這個少年說着，忽然略頓一下，——杜斌科同志，有件事想和你說說。

——你說。

——運載機器，材料，人員... 的辦法是不對的...

——為什麼？

——糧食怎麼辦？柏蘭想把糧食裝在最後第二部列車上運走，我覺得，最好在那部列車上掛上一輛裝載糧食的車箱。婦女們說得對

人，什麼路上每一公升水要三十個盧布，什麼在烏拉爾，連在冬天的人對點雪都辦不到的，那裏的人就是這樣呀！

——你也聽到這類的廢話嗎？

——什麼話都可聽到，不過不把它當作一回事罷了。

——關於糧食的事情，我們設法辦好，把它分車運走。至於說什麼水要三十個盧布一公升，那是胡說八道——走，得我去看看拆卸的情形吧。

——眼睛看不下去， ——青年團員說， ——像剝皮抽筋一樣，看着真難過。

——建築比這嚴重得多，當然極度憂鬱，——杜斌科低聲說。——我們就是這樣教育出來的人。可是，有時祖國也可以獎勵這類的憂鬱。對嗎，同志？不久以前，我也當過青年團員，那時我們工廠才開始要放第一座屋基。

——呵，——少年恭敬地搖長髮響說， ——杜斌科同志，你感到這，心痛得更厲害吧。

——心痛得更厲害，可是只好像俗話所說，把心一橫。我們走吧。

把機噐「挖」起來，拉到門口，再從那裏裝上汽車，運到鐵路坪裏去「挖出」機噐，裝運機噐並不怎麼困難，大家合力幹，幹得很起勁，可是工人們跟面鏡却大火差燃起來了，一昏暗起來了。在抽離休息之後，氣忿忿地把煙頭捏成一團，拋在牆裏用的一除，又去裝另一架機噐。這些忿鬱的人們破壞着他們親手築成的巢穴，所以當他們像昏夜飛人般跑近所置暗設的鳥象去消滅他的生命時，在他們的舉動中，在緊閉着的嘴角上，在下垂着的肩膀上都顯出一種悲憤的神情。工人們都睨視着杜斌科，希望從他那裏得到苦惱他們的疑難的問答。他們疑難的問題同是一樣的。現在誰也不會像以前那樣問道：「也許工廠不要搬，也許德國人夠不到這裏來吧？」波格丹從自己同志底眼睛中看出了另一種使他們深感痛苦的問題：「那裏怎樣？現在這裏究竟是什麼事情，是死，還是生命底破壞？」工人們在他們的尊

長和領導同志底面容上所看到的那種神色是全世界只有蘇聯工人才能看到的。這些有共同生活原則聯繫着的忠誠智慧的人們連一句話也不問杜斌科了。只見一羣工人走到賀明科縮起狹狹肩膊站在旁邊的那架機床跟前。

這是一架從國外運來的精巧機床，安放在特別的機座上，非常害怕歪斜傾側和生鏽的，——可是這架機床也在連根挖起了。

——小心些，——賀明科低聲說，——不然的話，我就頭上一錘打死你。

——打不死的，——一個身體壯健，鬢角斑白的花紋鐵匠一點也不發笑地說，——賀明科，你的力氣已經使完了。

這個鐵匠向手掌裏一吐，就拿把鑿子去鑿那鏽壞了的母螺絲。鑿得那機床微微發顫，除非匠師們底銳敏感覺是不會聽見的。賀明科連忙用肩膊一擠，把鐵匠擠開，自己來作完了這個工作。把鐵槓從三合土裏挖起出來了，於是大家就在一聲號令之下來移動機床。

開了電門，工作間光亮起來了。電燈很少，光力很弱，因此把拆卸機器的情景顯得更加悲慘。在畫有白綫的地板上，一天以前還是那些黑黑的自動機床，鉗床，鍛床，齒輪機床，（這些新設備都是第三個五年計劃的產兒）閃着光彩的地方，現在只剩下一些噴濺的殘柱，方方的水泥機座和零亂的土穴了。在昏暗的電燈光下顯得像那悲慘的慘狀。拆卸工人的每一動作都隨着發出一種銳利的凹聲，像啄木鳥啄木的聲音那樣刺耳討厭。

忽聽得火車頭叫了一聲，嗚了幾嗚，接着是一陣車輪緩衝器五撞的響聲。一個乘摩托車的青年團員來到了工作間，找到杜斌科後，交給他一封文件。敵車籍開到了。這個青年團員把車籍一直伴送到了工廠裏。

裝上車籍的事情是由拉莫且指揮的。他下着命令，在必要時也叱喝港聲，有時甚至低聲地對於那些把事情做錯了的同路人罵幾句壞。有一個綠載駛在那裏砍伐槐樹枝。斧子鑿，樹枝落地的嘩啦聲響成一層。將樹枝放到鐵車架上，把上層的機器捲運起來，機身孤零零地懸

在那裏，像砍掉了手臂似的；彷彿拉莫且對這並不離奇。其實這些樹是他自己栽的，有一年夏季乾旱，樹木枝葉漸漸枯黃，拉莫且組織了灌溉工作，把樹木救活了。

在敞車箱上放着的機床之間，趕忙用橫木板子搭起棚子，用瀝青紙板作天蓋。在綠綠的樹枝中豎着尖尖的黑棚頂。這是新游牧人底帳幕。

——你知道柏蘭底事情嗎？——杜斌科問拉莫且。

——知道。

——怎麼說。

——看見了結果，——拉莫且指着快要裝載完畢的敞車箱說。——現在空口說白話是幹不成的。今夜裏還要裝載一百輛車箱才行。第一列車要掛上兩車箱麥粉，白糖，米糧和其他拉雜東西。其餘各列火車也都掛上兩車箱糧食。剛剛波裏打了電話來，叫我們裝走二十噸香腸和一百噸白糖。請問放到什麼地方去？……所有的倉庫都裝滿了。今天空中客入要來才好……

細雨又再敲着倉庫底屋蓋。驕地天空中火星閃爍，遠遠有高射炮彈炸裂的紅煙。隱約聽見城市那面有令人驚惶的嗚嗚聲音。拉莫且走到管理處打了一個電話給廠裏的防空司令部。城裏傳來了空襲警報。汽笛長鳴。炸裂聲愈來愈近。已聽見飛機底摩托聲了。又是那熟練了的「容克」機聲。架在飛機場邊緣上的自動炮開火了，連連發出卡哈——卡哈！卡哈——卡哈的聲音。忽然遠射炮一響，震盪全空。砲彈嗚嗚叫着直往天上飛。摩托聲已來到頭上。裝載工作並沒有停止。工人們默不作聲地把機床拉到敞車箱上，上面塗上一層濃油。細緻的零件加裹了一層厚紙。只有那些製成品，摩托和倉庫中的零件和半製品才裝入箱子裏。此刻還在繼續工作的有機翼和機身裝置間，副翼和機尾裝置間，電氣儀器裝置間，水管裝置間，機輪裝置間。在總裝置間中有四架飛機快要最終修飾好了。熱力匠，電焊匠等也還在工作，不過不很忙碌。繼續工作的還有電氣間，杜斌科底父親，彼得老頭子就在這裏工作。

一陣陣高射炮的轟擊聲好像調集人們加緊工作似的。發發三輛車箱已經裝載完畢了，幾個鐵匠拖來幾根鐵索正要綁繫放在車箱上的機器，這時賀明科急急跑來請求把他的機床裝上去。拉莫且允諾了，他想鼓舞這個老工人底精神。機床既然移動了，就應當把它搬走。賀明科拿着半塊三夾板遮着頭，以免被爆片打傷，急忙跑走了。跑到工作間裏，把保險門打開，頓時露出了燈光。工人想起快把機床移出工作間。

——他們幹麼？——拉莫且大聲喝道，——破頭腦裝！

正空中敵機摩托聲越來越高了，發光彈急急在天空中劃上許多紅線，高射炮卡哈卡哈地響着，摩托聲忽然靜止了，可是聽到了飛機俯衝的叫聲和炸彈擊落的聲音。不一會，摩托又叫起來了。

——鎮下！——拉莫且叫道。這陣火柱深入天空，飛機庫和裝置間底頂蓋頓時明亮起來了，接着就是一陣震動身軀的轟隆聲和爆片的嗚嗚聲，炸氣浪好像一個沉重的物體直沖而來，燈光熄滅了，最後聽得的就是玻璃落地的叮噠叮噠聲。

拉莫且站在電話跟前。

——怎麼？死傷了人沒有？

——工作間裏沒有死傷人。只是玻璃打碎了。

——玻璃，那沒有關係！

夜風吹來了刺鼻的硫磺氣味。附近發出了摩托聲。「容克」飛機又來到飛機場上空了。摩托排氣管射出的陣陣紅光就在頭上閃爍着，發出了短促的一聲機關槍聲。賀明科舉起雙手站在機床前，好像用自己的身子來掩護它似的。手腳打起的泥土紛紛落地，轟炸機飛走了，鐵匠站起身來，向賀明科舉上一拳。

——你這混蛋。再近一點兒，便把你割成四塊了……鎮下！鎮下！鎮下！……

隊匠急往濕地上一扑，可是砲火停息了，有摩托艇從工廠那邊飄出，越來越高，經過他們頭上，飛向前面去了。

——我們的！鴿子！

工人們大喊大叫，鴿子在空中飛舞。鐵匠站起身來，有些懶惰似的抖了一抖身上的泥土，自言自語道：

——那能把它們分別清楚。

——鴿子或諾克飛去了，——賀明科大喜說道。——鴿子或諾克飛去了！

紅軍攻取城市。羅約聽見遠方發出的摩托艇和轟炸聲。

第十七章

頭一批四列火車已從工廠支線上開走了。每列火車上都載有糧食：麵粉，麵包，白糖，鹽，米，油，糖，蔬菜。每列火車上，都由杜斌科和拉莫瓦指定有列車長和政治委員，每節車箱，又由列車長和政治委員指定了車箱長。頭一批撤退的德領導人是杜爾加也夫。

羅曼或諾克帶着一組驅逐隊押送列車直到城市以外。列車在頭一站上就等了一整夜。有滿載軍需和軍用品的各列車陸續駛往前線去。波洛丹在早上四點鐘時接到了杜爾加也夫打來的電話。德國人轟炸了車站，可是沒有受到什麼大的損失。在唐薩林領導的第二列火車上有兩萬人受傷，可是不是很重：是被我方高射砲彈炸傷的。頭一批出發的工人連家屬將近四千人。杜斌科很着急，不知道他們能否平安地走出敵軍轟炸活動區域以外。他再三要杜爾加也夫趕緊押列車開走。杜爾加也夫說話時低低鎮靜的聲調使杜斌科稍微安心些了。杜斌科是很相信杜爾加也夫冷靜頭腦和自動能力的，但在路上可能遇到許多不測事情，當然最主要的是「容克」機，——它們有時一羣羣的飛來，有時單個個的偷襲。

工廠俱樂部裏，現在像個工人臨時宿舍，準備出走的工人家

屬也住在這裏。在演劇場裏，休息廳裏，所有這座大房的一切房間裏就擺滿了木床和輕便鐵床。小孩們在床舖間跑來跑去，吵吵鬧鬧，婦女們在走廊裏點起煤油爐子，熬麥羹，煮牛奶給嬰孩吃，大人底飲食用由食堂供給。晚上發出空襲警報時，婦女們就提着包裹，抱着小孩下到防空洞裏去。各人的悲痛歡樂，大阻和害怕的情緒，大家都看得清清楚楚。人們走出了各自的住宅，處在同樣的生活條件下，這就使他們彼此親近起來了。

拉莫且在一間房子裏佈置了一個舊標語陳列所。這些標語是從城裏十月革命博物館運來的，其中大多數都是屬於國內戰爭時期的。杜斌斗望着那些熟識的艷麗圖畫，因保存已久的關係，顯出一種令人敬仰的黃色。他還在兒童時代就已在火車站，撤退事務局，食堂裏，工廠牆壁上，籬柵上看見過這些標語。它們經受過風吹雨打和雪的掩蓋。雖然在每張標語角上都印有警告的話：「誰撕掉這張標語就是作章丘命事情」，可是還有敵人撕掉它們，狠狠的踐踏它們，以為這樣就可以踐踏人民偉大革命的真理。現在這些卓著功勳的老標語又起來號召人們堅持抗戰，為正義的勝利而犧牲一切。那時的情形也是非常之壞的。那時軍隊也需要武器，槍彈，砲彈，那時也需要大量的麵包，乾淨的衣衫，綢帶，肥皂。你看，有一個標語畫着一個身穿紅汗衫，腰繫皮帶，掛着子彈盒，手執步槍的人。他伸起一隻指頭，指着人問道：「你已經報名加入義勇軍麼？」不知有多少人是由於遵照這個嚴肅的要求而加入義勇軍了！

又有一個標語上寫着：「勝利是從工廠裏開始，沿鐵軌前進，而在戰場上的刺刀衝殺來完結的」。這樣的標語，現在也是需要的。現在人們對於這，是瞭解多麼深切呵，可是……

工廠漸漸毀壞了。卸下了電線，電門，變壓器，電話線，挖出了後遺蹟。把一切都裝進了箱子，畫上了標記，裝上了敵車箱。開來的火車箱都是彈孔密密，有些地方被炸片擊破了，顯然都是從戰場上開來的。這些英雄般的車箱在那裏卸下武器和彈藥後，現在又裝載工廠設備，準備沿着鐵軌開到任何一個危險的場地去。將來我們要把這

樣的車輛陳列到博物館裏，如像我們崇敬那草原戰鬥英雄——國內戰爭時裝載機關槍的馬車一樣。

最後四架飛機已經裝修完畢，用車從總裝置間拉出來了。駕駛員們站在飛機跟前，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拍着胸膛，催促試機師和主任工程師們趕快試飛。

老杜斌科走出手榴彈間，蹙起眉頭望着。這是他們工廠出產的最後一批飛機，他們是否還能繼續生產呢？這個老頭子現在率同也是由一些老頭子組成的工作隊製造手榴彈，鐵錘，鐵鎚等等，勉強消解愁悶。他害怕沒有工作。他的手是必需每天勞動的，不然的話，他就會悶得要死。

天空中低低的烏雲緩緩地來，不一會把飛機場通圍籠罩住；天色昏暗起來了，密密的雨點敲打着拋在近旁地上的鐵板，這塊鐵板原是用來拖運小機木的。飛機翅膀閃閃發亮，機機幹被雨打得透濕，立刻黑起來了，那些因人們要掩蓋車輛而砍去它枝子的新鮮創傷就更加顯得顯目了。這些樹木是老杜斌科親眼看着增直起來的，現在經人們摧殘得肢斷骨折，不由的使他想起烏克蘭，想起他的家庭，想起他親愛的工廠來了。到處都拆得殘破不堪，弄得光突突的了，連住別處去了，只剩下一些孤零零地豎立着，看看連它們的根都要被斧子砍起來了。

只見他的兒子走到飛機跟前，他爬進各架飛機裏面，和飛機師們工程師們說了幾句話。隨後就有一架飛機在地上疾馳到起飛地點。「難道波格丹想在這樣的天氣裏親自飛行麼？」——父親着急地想道。可是飛機停下了，尾巴一低，摩托聲漸漸息滅了，螺旋槳兀立不動了。波格丹跳上領航艙，就被人們圍住了，他顯得比所有的人都高了半個頭。老頭心裏不覺自豪起來。他把上額一擦，胸膛一挺，昂然站着。他復以有這樣的兒子自豪，雖然他常常不懂，何以他的兒子能是這樣聰明，成爲全國所需要，所愛揚的人物，他不瞭解何以原來是魯莽直率，被他多次打過脖子的小孩子阿丹竟變成了理兼通工程師的波格丹了，這個過程之謎究竟何在。

…夜間德軍飛機又來襲擊，燒燬了那個偽造的工廠。三夾板和鐵鑄很快就燒完了。可是一架俯衝轟炸機也在工廠裏的鐵路支路上拋了兩顆炸彈。

杜斌科，拉莫且和担任廠裏工會主席的那個沉靜而拘謹的克魯申斯基同到出事地來視察。接着有城裏防空司令部的人員乘坐「莫」牌小汽車來到。有一個炸彈落在那通過乾窪地的拱橋旁。鐵軌被炸得捲曲起來了。橋上長二十公尺的弓狀基樁被炸歪了，倒在地上。一個橋墩炸塌了半邊。彈窩有六公尺來深。泥土拋在四圍很遠。第二個炸彈落在鐵路淺上。被炸毀的鐵路有一百五十公尺長。鐵軌被炸成碎段，飛落在兩旁護路樹林中。有許多樹木也被炸斷，甚至被炸成碎片了。

——你看，就是這樣給你把工廠搬走了！——拉莫且坐到橋邊緣上說，——搞了這樣鬼。

——很可疑的，——防空司令部裏來的一位中校說道，——俯衝轟炸，竟擲得這麼準。天氣彷彿是很不適宜的。大概有什麼人發過信號。

——偶然的罷了，——克魯申斯基說，——有什麼人會來發信號呢？

——怎麼說沒有什麼人？壞蛋多得很。

中校丈量了一下炸毀了的鐵路，彈窩，又在戰地記事簿上記下了一些什麼，就把手一舉，行了個軍禮，坐進汽車去了。

——要把路面修理好，——他坐在汽車裏說，——把你們所有的人力通通動員起來。鐵軌，我們會送來的。

「莫」牌汽車沿着路基開走了。車上塗有污泥，作為偽裝，瞬間就隱匿不見了。

開來了一輛搖車，上面端坐着幾名營戰士。搖車停在拱橋那邊。戰士們跳下車，從路基上跑來，跑得碎石沙沙作響，很快就出現在杜斌科和拉莫且跟前了。

——防空司令部裏的中校責備我們，說我們注意不周到，——

拉莫其向職級營營長說，「有人放信說。」

杜斌科向拉莫其瞪了一眼。

他們回到了工廠裏。工人在等着他們。爆炸截斷了撤退的道路。修復鐵路的工作簡直用不着挑選人。大家都自告奮勇。只是爲了不耽擱拆卸工作起見，才只派三百人去。

第十八章

第二天徹底查明了，單靠工廠裏的人力來修理道路，至少需要三天。杜斌科決定請特魯諾夫將軍幫助一下。

當然這樣的請求是很不方便的，尼古拉自己所擔負的工作和責任本來就够忙了，可是遷移工廠也是一種有國家意義的重要事情。於是杜斌科打了一個電話給尼古拉。尼古拉不在。副官回答說，將軍剛剛到前線去了，晚上六點鐘時才回來。杜斌科決定利用這個機會闖到城內家裏去一次，他從宛柳動身之日起就沒有回過家。房屋空洞起來了。堆在樓梯平台上的破沙包漏出許多沙子，到處都有帶沙的足跡。許多窗戶上都釘了三夾板。住宅門上的收信箱裏塞滿了報紙和信件。主人們不在家。沒有打開過信箱。一所巨大的熱鬧房屋，變得死氣沉沉了。波格丹從信箱裏取出信一看，都是吉米什，丹孃和母親寫來的。宛柳還沒有信來。他走進房裏，取下帽子放在小桌上，只見桌腳都是灰塵。他眉頭一蹙，又把帽子拿起，從地上拾起一塊破布，把桌子揩拭乾淨。打開窗戶後，就躺到沙發上來閱讀信件。他慢慢的讀着，仔細思慮信中每一個字，有時一行重讀兩三遍。在庫班家裏暫時一切都平安，兒子準備進學校，母親熬了兩公斤果子醬，向日葵快要收割完了。吉米什深信充滿了戰士底悲憤，雖然他在戰綫上使盡了超人的力量，但還是不能不說到失利的情形。

在這些信件裏忽然發現一個小小的信封，封面上的筆跡是不熟識的。波格丹最後才打開它來看，誰寫來的？看語氣，他知這是誰了。

原來是他幾乎完全忘記了的那個碧眼女子寫來的。時間過得多麼快啊！她怎麼打聽到了通信地址呢？當然還是不難打聽到的。他是很著名的人……這封信是她從烏拉爾寫來的。她很感寂寞，此時在一個戲院裏担任演員，極想到索契去。她問，德國人有沒有可能開到那裏去。在這封又幼稚，又帶歎氣，隨便亂談的信裏也有一些天真動人的地方。波格丹想起了在那貼靠峭壁的小車站上與她分別時她伸來就吻的櫻唇，想起了她柔潤潤的銀髮。信尾的署名是「麗娜」。他忘記了她的名字，他看看這封信，簡直不相信很久以前在青山環襯的棕櫚樹下遇見的那個女子會有這樣一個簡單的俄國婦女名字。

忽然聽得敲門聲。波格丹意外一驚。照例他的熟人來時總是先打電話通知。並且可以按門鈴的。是的……門鈴壞了。他走去開門。

門外站着的原來是那個同屋住的金髮少女。她裝飾得很漂亮：戴着淺色帽子，幾股金黃美髮直垂到肩上，穿起一件輕飄的絲衫，腳上是很美觀的白羚羊皮鞋。她看見他綽綽的視綫，不覺有點一顫，隨後便微微一動，露出勉強抑制的笑容說：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對不起，我想見見你的夫人，宛柳。

——宛柳嗎？——波格丹驚訝地反問。

——請不要奇怪，我和她在那裏……——她指着樓下，——在防空洞裏認識了。她請我送一箇裁縫地址給她。

——宛柳不在家，——波格丹說着，又打量了這女郎一遍，——她轉身走了。

——她撤退了麼？

——是的。

——原來這樣……——她肩膀微聳說道，——那麼真對不起。她歸決地站着，顯然她不想走。

——你寫信給她麼？

——暫時沒有寫。大概她還沒有到。當然將來要寫的……

——我想寄幾個字給她，可以麼？請你把它封在你的信封裏寄去……——她打開精美的小提包，取出一枝象香墨頭的小鉛筆，——小小

的單肥褲，露到膝上處釐。

——請進來吧，這裏不方便，——杜斌科客氣地邀請說。雖然他覺得這種客氣是有些遲了的。

——要是你允許的話，那麼我就坐一會兒。

她搖擺着豐滿的臀部，輕步輕步地在前面走着。坐到桌子旁時，她還是帶着矜持神色開始來寫信，筆跡極小，間或把筆塞送到口裏咬着。波格丹坐在她的對面。她覺到他的視線，更加害羞起來了。她那小小的耳朵緋紅，頸上的血管跳動不停，乳峯也高聳起來了。

——這就是了，——她撕下寫的一頁紙說道。

她抬起眼來，兩人視線終於相遇了。她等了半晌，咬着嘴唇，把字條交給他，才羞澀地低下眼皮了。波格丹心裏不由的湧上一陣自然的男子感覺。這個女郎具有一種說不出的魅力，她舉動中微微露出一種鄙視態度，像磁力似的使波格丹不由自主地為她所吸住。

——我走了，——她說。

——再坐一會兒。

——那末請讓我取下帽子吧，我戴不慣它。

——請吧...

——她伸起胖胖的手摘下一枚藍寶石扣針，取下帽子，用輕巧敏捷的指法把頭髮理了一下。

——請把你的事情說點給我聽，——波格丹說着，同時就想到：「我真多麼厭氣」，不由的臉一紅。

她看出他臉上的紅雲，就笑了一笑。她的牙齒不甚整齊，然而就是這也使她的容貌顯得別有風趣。

——說點我自己的事情嗎？噢，本來你是一點也不知我的。連我的名字你都不知道。

——你的名字...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要白費腦力去想吧。我們只是偶然遇見過，沒有正式通過姓名。我的名字叫維克托麗雅。

——你叫維克托麗雅嗎？

——這使你覺得奇怪麼？

——波格丹是剛剛有個女子……她的名字我也忘記了，原來她叫麗嬌。其實她一點也不像麗嬌。你却比較像麗嬌些，她却像維克托麗雅。

——也許是這樣，——維克托麗雅平淡地說，——這也是常有的事。

她把兩肘支在椅上，拿手掌摸了摸臉孔說：

——發有些發癢。

——身體不好過嗎？——波格丹問。

——你摸摸我的額角看，——她說着就拉着他的手去觸了觸自己的額，——不是冷冷的嗎？——可見並沒有什麼不好過。

他覺得她手掌底溫暖，指頭底柔潤，好像全身頓時通了電流似的。她觀察了他的狀態就整理了一下衣衫，咬了咬嘴唇。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可以把我的事情通通告訴你。你願意聽嗎？

——維克托麗雅，你說吧。

——好，不過請讓我坐到沙發上來。

波格丹坐到沙發上，一隻手肘支在枕頭上，嘴角和眼睛顯出笑容，開始說着。她很樸實地敘述她簡單的生平經歷，很大真地把他一些瑣碎情形說得詳詳細細，有時使用一些很適當的譬喻，顯出她有不淺米而善於觀察的頭腦。她對自己持着多少懷疑的態度，雖然她很懂得她的艷麗嬌媚的價值。她對人們總是予以好評，甚至對於那些會使她感受不快的人們都是一樣。她還沒有為惡習所籠罩，相信人，相信生活，相信宇宙。在她的故鄉普羅斯庫洛夫城她認識了一個建築西方邊界工事的建築工程師。這個年青貌美的工程師使她迷戀，當他提議與她結婚時，她就很高興地同意了。可是她的誠實慈良的父母不甚表贊同。他們並不反對自己唯一的女兒嫁給他，不過要稍為展緩一時，因為她那時還不到十七歲。她沒有聽父母底話，偕同丈夫到了邊界上。經過了一年後，丈夫就拋棄了她，到遠東去了。她不敢回到父母那裏去，而到

了基也輔，又從基也輔被派遣到這裏來了。父母留在普羅斯庫洛夫，也許已經波羅了，因為她的父親是共產黨員。當她說到父母的時候，不覺淚珠盈眶。她掏出一塊手帕拭去眼淚，微微一笑。

——沒有趣味的，令人發愁的。你叫我說幹麼？

她取出一隻精美的粉盒，依樣地拿粉撲了撲臉，搽了搽嘴，把唇上脂紅搽得沒有半點痕跡了。

——我起初以為你的丈夫是個軍人，就是那個跟你一塊到巡防察洞裏的，記得嗎？

——呵？他不過是個熟識的朋友。他也是不久以前才當軍人的。戰前他在我們托拉斯裏當核算員。每天敲着核算器。

房裏漸漸昏暗，街上靜寂起來了。維克托麗雅把腳從沙發上放下。

——也許關上窗戶，打開燈光好嗎？我不喜歡在黑暗裏坐。看來我並不是貓。雖然我的丈夫常把我叫做「貓兒」。

他們起身關上窗戶，放下捲簾，只聽得紙簾悉悉率率地落下了。

——該先來檢查一下是否漏光。不忙開燈。

她走到了他跟前，他覺到了她呼吸的氣溫。

——好了。現在可以開燈了。不忙，不忙，我來開。這是我的專門職業。你想，有個時候，我當過電氣匠。我忘記告訴你了。喔，這兒黑，我會碰倒的。

波格丹摸到她的手肘，扶着她一同走往門邊。她往他懷裏一靠，可是馬上脫開，獨自向前走着。

——你沒有找準地方，——波格丹說。

——請你指給我吧。

他拿着她的手放到開關上。她起初躊躇了一下，隨後一扭，燈光大亮了。

——真亮得很，——她拿手掌掩住眼睛說，——我不喜愛亮得厲害的燈光。

——我們來打開棹燈吧。

——也許好些？——她同意了，——只是請你拿個甚麼東西罩一罩才好。謝謝你。這樣好得很。我不喜愛坐在黑暗裏，尤其是在房子裏，可是也討厭亮得太厲害的燈光。

他坐到她的身邊，握住她的手。她輕輕地掙出手來，抓着他的手放到枕頭上。

——你不有時感到寂寞嗎？波格丹、彼得洛維奇。

——我沒想到這上面來，——她乾脆地說，——每天忙着工作。她用她細膩的手指輕輕撫摸着他的手，嬌媚地望了一望他的眼睛。

——我知道，你爲什麼忽地生氣起來了。波格丹、彼得洛維奇，不要生氣。你是很和氣的人… 記得那一天我像個傻子，拿着抬床跑到你面前的事情嗎？——她睜起眼睛呆望着前面，好像自言自語似的。——現在大家完全忘掉女子了。而且不只是在打仗的時候是這樣。此刻當然誰也不會要求這。對待女子，不是毫不關心，便是粗暴… 真不像樣，真沒有趣味。也許我沒有遇見真正的…——她把頭一翹，轉向波格丹。——我現在很想作一次英勇出色的大事情。作一個女英雄。看看那時人們會怎樣對待我。也許還是一樣的寂寞。對嗎？我只和我的丈夫同住六個月。那個軍人，我們機關裏的核算員是個好孩子，他鍾情於我，吻過我的手。我有時生他的氣，叱喝他幾句。可是對你是不敢叱喝的，你這樣魁偉，這樣強壯，我簡直覺得你像個… 獅子，——她大笑起來，繼續撫摸着他的手，——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怎麼一切事情都這樣奇怪呵。我連想都沒有想過會同你坐在一塊。你真美貌。夫人。她是個極好的女子。她是多麼幸福啊！不過各人有各人的幸福。你對我怎樣？

波格丹已經心津搖拔，對於當前發生的事情有些惶惑不明了。他覺得是不應該毫無意思地延長這次會晤，這種愈來愈高的莫名其妙的騷擾。可是此刻連把他比做獅子的這種庸俗鄙陋的比喻——他還是懂得這一點——都引誘着他，使他馴服於這個女子——也許對於她是不自覺的——底魔力之下而聽其所欲。

——對你嗎？

——對我。只是要說些白話。

——我也很喜歡你，——波格丹羞赧地說，——你是個好姑娘。

——這就夠了。只要你覺得愉快就好了。當然宛柳走了以後，你一定很感寂寞的，自然需要女子的關切溫存。不管你怎樣說法，無論什麼工作也不能代替女子的溫存的。我想吃點東西，——她鼓動弱唇說，——想吃點東西。

——大概在我的食櫥裏還有點什麼東西。不過我最近沒有住在這裏，可是一定可以找到點東西的。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我自己會來調理

——她走到食櫥前，打開櫥門。點起脚尖，望望上一層有些什麼

不一會，棹上就擺上了一盒沙丁魚，牛奶乾，皺了皮的檸檬。乾香腸。波格丹找出了一瓶酒，碎的一擊把它打開了。

——我們可以來開個宴會了，——維克托麗雅說，——你不賜牌嗎？

——那兒話。維克托麗雅，我很高興你在我這裏作客。你是個多麼可愛的姑娘呵。

——我總算不錯吧？——她挑動似的問。

——不錯。

——我們不要去想什麼了。那怕是一分鐘，可是這一分鐘該是我們的。也許將來會很快樂地回憶到這次宴會。

她喝了一杯酒，放下杯子冥想著。隨後把頭一搖，笑道：

——我的頭已經有些打轉轉了。我不再喝了。

——也不要再喝了。

——要是我想喝呢。

——那我就允許你，——他說着，就倒酒給她。

——靠近我一些好吧。——她請求說。

他把椅子移到她跟前，觸到了她豐滿的臀部。他的手不由地撫摸

到她的背。他手掌頓時觸到了輕薄的絲衫和冷冷的肉體。她把兩肘支在棹上，眼睛直直地呆望一點，沉思着。

——波格丹、彼得洛維奇，因襲的慣習多麼厲害——她低聲說道——你不覺得麼？

——是的。

——我們兩人互相愛戀，因襲的慣習却阻礙着我們。

——你說話很像個飽嘗世故的中年婦女，——波格丹思考着她的話，低聲說，——你的年齡恐怕不過二十歲吧？

——二十一歲了。可是… 你這樣一個強大的人，却是這樣胆怯。生活是多麼暗淡，多麼悶人呵。多麼想得到溫存呵……——她掉轉頭來了。半開着的嘴，兩片誘人的濕潤潤的嘴唇，上面微微露出幾顆齒痕，顯然是由於興奮過度咬過的。波格丹忽然覺得彷彿四圍牆壁都在搖晃着。屋角，食櫃，掛着的圖畫都在一上一下，一凸一凹，畫框上的花紋綫都在掙動着。他兩手把她的頭抱向自己懷裏。她也就隨順着他了。

——好寶寶……——他說，——我的心肝……

——你說「我的心肝」。賈克、倫敦所寫的一篇小說上的主人公會這樣說過。你記得他寫的厄爾良諾爾的騷動麼？

她回答了他的接吻。用她柔軟的指頭撫摸着他的頭髮，肩膊，他也就把她抱在自己強健的手裏，覺到內心中的慾火愈燃愈熾了，他雖極力伸張意志，也不能把它抑制住……

——波格丹，什麼也不要去想，——她說着就愈加緊貼到他的懷裏。——就讓這一切會是我們過眼即忘的小說中的情景吧……

……她輕悄悄地走了，杜斌科彷彿全不覺得，祇是躺在那裏想着她。昏暗燈光照在房裏。棹上擺着沒有喝完的半瓶酒和給她倒滿了酒的高脚杯在閃閃發亮。她不在，可是房裏却剩下一種他所不知道的特別香氣。

波格丹倒了一杯酒，一飲而盡。又倒了一杯，又喝乾了。也許她並沒有來過吧？忽聽得一陣急驟的電話鈴聲。杜斌科取下鐵筒，看見鏡筒上有一層厚灰，顯出討厭的神色把它擦去了。

「獅子」，「小說」，這些半樣還在他腦海裏旋轉……他覺得非常討厭作嘔了。他拚命把持自己，不去想那些迫害他精神的情景。此刻也不去想他所禁錮不忘的宛仰，不去回憶那些最動人的，他所最寶貴的時刻和語句。這些語句此刻都顯出是愁恨難訴，對於她是更加侮辱的話……

他把聽筒拿到耳邊。

——喂……尼古拉麼？已經六點半鐘麼？你找過我？是的，我打了一會盹。馬上就來。我的嗓子有些啞麼？沒有什麼，尼古拉，我的身體很好。

第十九章

特魯諾夫接見杜斌科的房間，不像一個司令部底會客室，既沒有掛着地圖，也沒有未喝完的剩茶和未抽完的煙頭。他們坐在沙發上，燦爛了的雪白布套悉悉率率作響，在嵌了象牙銀花的花梨木棹上擺着一瓶凍過的香檳酒，上面罩着一塊漿得硬硬的飯巾。一隻沉重的水晶高脚盤子裏盛着梨子，蘋果和葡萄。地上鋪着華麗流蘇透的阿富汗地毯，沙發對面的牆上掛着「提里齊特議和」的畫。亞歷山大皇帝坐船駛往險惡的維斯拉河裏的小洲上去和也許更險惡些的歐洲霸主談判。

○ 尼古拉穿着簇新的夏季軍服和擦得光亮亮的皮靴，臉刮的乾乾淨淨，甚至噴了些香水，波格丹不覺慚愧起來。他發現自己的褲子鏽在膝頭上，鞋上滿是污泥，汗衫也不很乾淨，帽子上沾有汽車油垢。

——波格丹，有什麼好消息？——尼古拉端着香檳酒問道。

——尼古拉，好消息很少。

——從你的服裝上就看出來了。

——看出了麼？

——當然。在軍隊裏服務，養成習慣了。只有文人穿着戲服衣服才顯得他是事務忙碌。

——你不要太過了，——杜斌科說，接着就開玩笑地反諷道，
——將軍可以在松香澡盆裏來指揮，只要手邊有電話就夠了，我們
幹生產工作的人却要到處鑽洞的。

杜斌科很緩快的喝了香檳酒。特魯諾夫把他從頭到腳仔細看了一
看。

——波格丹不知怎的，你今天的樣子，我有點不大喜歡。臉色發
白，皮打癟，勞動得這樣過度是不行的。

——尼古拉，我此刻還不是你的直屬部下……——波格丹臉一紅。

——好波格丹，——他半抱着他，——你生氣麼？發生了什麼事
情？

——鐵路和拱橋被炸毀了。

——我知道。

——工廠要搬走，你知道麼？

——我也知道。

——靠我們自己的人工去幹是需要延長三天的，你知道麼？

——我不諳口，這點我却不知道的。你實際上究竟需要什麼呢？

——需要你的幫助。我把一隻蠢驢從運輸處趕走了，我自己担任
了這件事情，現在可以說是與名譽有關的了……

——波格丹，一切都很明顯。把蠢驢留在運輸處裏是不行的，
你的名譽，我們來恢復；鐵路，我們也來恢復。過點把鐘就會有鐵道
警到你們那裏發生過小小事情的地方來。你們自家的人也不要放走。
所謂衆擎易舉，衆志成城。

——尼古拉，謝謝你。我原來以為你是不能幫助我的。

——要是僅僅幫助你，也許還會考慮一下，——尼古拉隨起眼瞞
望了望他的朋友，同時觀賞着水晶酒杯稜角上一閃一閃的太陽反光。

——你的舉動不成樣子。

杜斌科驚的身子一抖，臉上又緋紅起來了。

——尼古拉，得了吧……要是你幫助我……

——不是幫助你，傻子，是幫助我們共同的事業。你幹麼紅臉啦？

——愛，你得了吧… 要是我個人的事，你就不幫助麼？

——你聽吧！爲什麼我要幫你？你把宛柳拋到什麼地方去了？

「難道他打聽出了什麼，或者猜到了什麼？——波格丹腦子裏一閃——真糟糕，怎麼忽然陷到這樣一個爛泥坑裏了」。

——我把宛柳送到莫斯科去了，——也說着，極力不去瞞着尼古拉。

——知道的很確切麼？

——你問我知道麼？——波格丹心裏一跳。——宛柳發生了什麼事情？

——你這個流氓，原來還愛她嘍。連臉色都變了。地却不放心呢。怕你靠不住，說有什麼金髮姑娘…

——金髮姑娘？！

——當然是她的胡想。娘們連什麼都可以胡想得出來的。她們覺得，時時刻刻都有什麼金髮姑娘吊她們丈夫的膀子。波格丹我們來原諒我們的娘們吧。

——當然是胡想。可是宛柳怎樣？

——你送了她的行裝？

——送了。

——安頓到火車裏了麼？

——安頓好了。

——招過手麼？

——怎麼招手？

——就是說，你看見火車開走麼？

——沒有。我急於要到工廠裏去，她就隨我走了… 火車沒有按時開動。恰恰這時有衛生火車從前線上開來了… 你怎麼還不說呢？

——一切都明白了。也許你想看看你的夫人吧？

——看看她？

——你怎麼嚇得這樣厲害？臉色變得不像樣子了。好像你聽見了

什麼慘事。優子，要高興才是呀！既然說看看，那就是說她離這裏不遠。她就在城裏。

——在城裏麼？——波格丹急不可耐。——決不會有的事。

——她在一千一百二十四號臨時軍醫院裏工作。

——這真豈有此理！——波格丹氣憤地說。——豈有此理！

——這裏說不上什麼豈有此理。她不願意拋下你罷了。

——這是你給她出的主意吧。

——波格丹我們不來討論這些詳細的情形。昨天她給我打電話，嚇得要命。工廠上火光燭天。當然是擔心她那個不忠實的丈夫。

——怎麼說不忠實？

——我說笑話。隨便說出來的。

——我馬上就到她那裏去。

——噯，沒有辦法的，你找不到的！

——第一千一百二十四號臨時軍醫院。我對於數目字的記憶力是
很好的。

——好波格丹，數目字是我故意撒的謊。此刻她的工作很忙，老實告訴你，她隨同衛生車到前綫去了…

——你發瘋了！——杜斌科氣到極點了。

——喂，喂！你不要對將軍這樣大喊大叫。現在我懂得了，宛柳真是多麼可憐。讓她作工好了…

——要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在這裏也可以發生事情的。這裏也已經是戰區了…你從空襲情形中看出來了嗎？可是你要離開城市的時候，就把宛柳帶走。叫她坐你的「杜」式飛機一同走。她不願和你分開。

——可是我應該在最後一分鐘才飛走。飛機可以被擊燬的。

——那麼就一同燒死罷了。讓她享享這樣的快樂。波格丹，她是你的好老婆，可是你常常忘記她。總不要太迷戀於…工作了。——接着他轉換話頭問道：——工人階級和工程師底情緒怎樣？

——好像以前我們的時候一樣。

——現在也是我們的時候。不過那時我和你沒有現在這樣的老練，也沒有担任抗敵領導工作。勞心的事情少些，有人替我們想。現在呢，却要我們自己來絞腦汁。所以覺得困苦些。希望你明白我說的話？

——有道理。

——當然你知道，萬不得已要放棄城市時，那就要把城市弄得使敵人無可利用的？

——我知道。

——誰負責炸毀工廠呢？你麼？

——我。

——準備了什麼東西嗎？

——從卡吉也夫卡運來了硝酸炸藥。

——今天你來領兩噸「特」式炸藥和電管炸藥去要好一些。

——尼古拉，你把這樣悲慘的事說得這樣平淡。

——只好這樣。波格丹，我負的責任是殘酷的。

——可是，也許不需要這樣吧？——波格丹帶着希望的聲調問道，——也許可以守住城市吧？

——我們要守衛城市到底的。爲了實行有計劃的戰略退却，需要守多久，便守多久。我們要在城市附近佈置一個磨坊。

——什麼磨坊？

——這是我們的新名詞。消滅敵人力量的地方就叫做磨坊。磨坊司令就是我。當然這個磨坊不像你那樣的大工廠，可是企業也不小的。特魯諾夫站起來，抱了一抱他的朋友。——也許我們不能會面了。我要動身到那裏去…

——尼古拉，當將軍的，想必不很危險吧？

——理論上是這樣。實際上呢，却總想去衝鋒陷陣。特魯諾夫家裏遺傳下來的愛走江湖的血總在我這個將軍底心房裏 跳着… 順便說說我父親的情形。老頭子在工作着，可是因爲德軍的前進，他們的情形一天似一天。昨天經過許多困難才接通了無線電。總之？

將來我們能聚合起來會鑿的人究有多少，是不知道的……

波格丹從他朋友那裏走出來時，很覺鬱悶。尼古拉以前是個機關槍手，頭頂上留了簇一長髮，衣衫領子是破的，係個頑皮的小伙子，現在却成了特魯諾夫將軍了。時間，時間！「爲什麼現在覺得考驗是更困苦些呢？難道是因爲我們比以前老些了，弱些了麼？成者是因爲像尼古拉說的那樣，以前沒有現在這樣老練，也沒有担任抗敵領導工作麼？」汽車向工廠飛駛。不一會就把那街壘重重，預備斷殺的城市拋在很遠的後面了。閃閃爍爍的太陽照着被昨天雨水浸濕的麥穗，怎麼也不能把它晒乾。可見已經交秋了。以前這個時候田野上業已佈滿一方一方預備冬種的地塊，可是現在他却沒有看見這些黑方塊。田地等待着，却沒有人去照顧它！

杜斌科想起了昨晚的事情。可羞麼？不。當時情形一幕一幕顯出在他的眼前，他忽然起了一個念頭：「再來一次吧」。不好……不行！他懷着好感地回憶維克托麗雅。可是宛柳呢？他照舊一樣愛自己妻子，又加上她留在城裏不走，好在危急的時候幫助他，這件事情更使他充滿感激和熱愛的情緒。那末，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最好不去想它。最好是坐在汽車裏睜起眼睛。從這條光滑得像玻璃一樣的柏油路上飛駛着。

杜斌科急急跑到手榴彈間去，他看見父親在那裏預備電壓機床。老頭子的手沾滿了油，他拿着一個破手榴彈筒，責斥那個管機器的工人。

——宛柳在城裏。——波格丹高興地說。

老頭子極力掩住笑容。

——怎麼？她從莫斯科轉來了麼？

——她並沒有到那裏去！——波格丹叫道。——她騙了我。

——原來這樣一回事。你剛剛聽說麼？

——難道你早已知道麼？——波格丹發覺了父親臉上的笑容發問道。

——我怎樣能通知道，——父親故意笑着說，——不過記起有

嗚嗚嗚嗚的女子聲音打過電話給我。彷彿覺得是宛抑。

——原來你們都是穿通一氣的！

——她沒有聽你的話，只是因為愛你，波格丹。——他勸解說。

——要原諒她。關於廠裏支路的事情怎樣？見過尼古拉沒有？

——他派鐵路營來。大概已經動工修理了。

——截路營？——老頭子笑道。——我知道這般鐵路營的。

老頭子底懷疑原來是無根據的。鐵路營經過八點鐘就把支路修復了。杜斌科從新枕木上走去，只見鐵軌上有些地方還保留有翠藍色的斑紋，現成了弓狀基柁沒有找到，所以找了兩個工字形鐵架來代替，在接縫的地方用大木樁撐住。橋墩上炸壞的地方，先把它拆成梯形，然後用枕木橫一層直一層架起來。杜斌科向那個鬚髮斑白，身軀健壯的鐵路營營長道謝。營長說：「同事，用不着謝」。原來他在戰前當過鐵路工程師，建築過土西鐵路和通遠東的第二條鐵路，還建築過別的東西。

晚上，又從工廠裏開走了一輛列車。共有七十三個車箱，用雙車頭把它拖走的。杜斌科除載上機器外，還把一大半超等鐵條裝走了。

……杜斌科勉強強強走回了自己的辦公室，坐到沙發上。腿又痛得厲害了。他躺著，把格子呢氈蓋在身上，咬緊牙齒忍住痛。這一向，他父親暫時與他同住在這裏，父親走進房來，扭開樟燈。看見兒子臉上底痛楚神色，就走到他跟前，揭開大衣，用粗糙的手指替他按摩脚。痛楚漸漸減輕了。老頭子脫下工作衣去洗手。

——把以前用過的藥給你擦一擦吧，——他說。

老頭子就從褲子抽屜裏掏出一隻瓶子，把袖子一挽，動手來按摩他的脚。滿房都是酒精，樟腦油阿民尼亞水等刺鼻難聞的氣味。波格丹覺得好了一些，他就表示感謝地握了握父親底手臂。

——唔，你這個經理兼總工程師！得過兩次勳章的人！——老頭子呵責說。——你這根阿丹……你記得還在我們家鄉的時候，有一次你從兩丈高的路堤上跌下的事情麼？那時想盡了辦法才把你弄鬆醒過來。你想，用的什麼藥力？就是酒精。你還記得你和尼古拉從齊爾洛

夫卡告假騎着黃馬駒回家裏的那能麼！

——那有什麼相干？那時並不需要按摩。

——我只是順便談談。有過這樣的時候罷了。

他從袖裏摸出一小塊麪子，站在洗臉架旁。波格丹看見他雙肩下垂，頸皮打皺，腦頂禿了。他心裏想道：我們又在一塊了，戰爭一來，又把我像小時候一樣和父親駢結在一塊了。

這時以前，把老頭子一天天和他就離遠來了，很少回到家裏去。好像覺得不方便到新的住宅裏來似的。「親愛的爸爸，——波格丹親熱地想道，——我的好爸爸」。

父親從以前的圖案櫃子裏拿出一種牛奶，麪包，奶油來。倒了兩杯牛奶，切了幾塊麪包，抹上一層薄薄的奶油。他們在床鋪前用了晚餐。父親默不作聲地沉思着。把食具收進櫃子裏，就抽着一捲粗烟。

——怎麼沒有空襲警報。

——也許不會有警報的。

——沒有警報是很悶人的。要是不來這裏轟炸，那末前線就更困難，敵人的飛機都集中在那裏。我們飛機却很少。——他吐出一團濃煙，用手揮開。——你想我們的工廠什麼時候再開工呢？也許永遠不會吧...

——爸爸，我們一定要使工廠開工的...

——上帝啊！保佑我們的鴿子啄死那惡魔吧。該睡覺了...

第二十章

一個德軍兵士得雷弗參加過征服比國，荷蘭，法國的戰役。他歸軍到過龐特丹，他參加過在色當降德的空軍陸戰隊，只是由於偶然的原因才沒能封過納爾維克。

在俄軍佔領以前，他受過特種的訓練。

他學過兩個月俄文，其實他是很恨俄文的，他還讀過蕭洛浩夫作的被開墾的處女地，結果竟成了一個通曉「俄文和斯拉夫風俗的專家」。德寇爲了東方軍事行動，從他們各師裏挑選了一些最大胆堅決的漢子，派來破壞俄國底交通綫。

一星期前，有一架四個摩托的「福」式飛機從高空中飛來，在城郊各處拋下一些軍事破壞者。得雷弗親眼看見農民用叉子把他的兩個親密的酒肉朋友簡直從空中叉住了。農民也趕過他，可是由於他跑得快，心臟好，才跑脫了。他跑到一個小樹林裏，鑽在連根拔出了的樹窩裏。他把最後一點保險食品吃光後，不得不走出來覓食。在一條河邊有幾個小孩子看見他，就拚命跟着追。他使了一條鬼計才逃脫了，從此以後再不敢冒險出來見人了，雖然他穿的是便衣，並且懂得「波爾什維克的習慣」，還是沒有辦法的。

殲敵營底戰士把得雷弗捉到了，解到了工廠裏的司令部中。這個俘虜兩手捏着麵包邊緣，大口大口貪饞地吃着，同時就豎起一隻賊眼瞥視周圍的人們。他知道免不了死，可是想在進地獄以前塞滿一下肚皮。他的衣褲是爛條條，臉孔是瘦黃黃的，眼睛被污泥塵土侵蝕了。

他吃飽以後，向四圍的人嘻起笑臉，用他的二五八的俄國話所禱結，他所以弄得不成一個兵士的樣子，不只是由於飢餓困苦，而且是由於莫名其妙的環境；他尋找過富農，可是所有農民都追趕他，找機會來殺死他。德國人跑到烏克蘭來，本是以「打倒波爾什維克政黨的解放者」自命，那知烏克蘭的居民通通是波爾什維克，此外什麼人也沒有了。這是得雷弗直到現在所不了解的。

拉莫且利用這個傘兵作爲在這趟列車開走前羣衆大會上的實物教材。得雷弗爬到講台上萎萎瑣瑣，縮成一團，引起全場哄笑。於是這個軍事破壞者帶着受屈的聲音說道，僅在一星期以前，他從「福」式飛機上跳下來的時候，還是個很肥胖的少爺，皮膚潤澤，威威武武的。社斌科注視着他這初次看見的敵人。「日爾曼鬼子，——他重復舍夫科普梁斯的話說，——把這樣的鬼子多陳列一些，那末關於他們的神話就會吹得乾乾淨淨的」。

• 148 •

把得雷弗解往城裏去了，過三點鐘後，拉莫其不勝驚訝地走到杜斌科那裏說：

——在我們支路上放信號的就是這個傢伙。

——那能有的事！

司令部通知說的。這個強盜自己承認了。

考 驗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一日出版
每冊定價 元

著者 畢爾文采夫

譯者 汪 浩

出版者 太行羣衆書店

發行者 太行羣衆書店

總店 涉縣七原

分店 長治、左權

